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拿破仑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拿破仑传

×××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初露锋芒.....	002
第二章	连战告捷.....	027
第三章	成为第一执政.....	038
第四章	皇袍加身.....	077
第五章	宝剑的光辉.....	096
第六章	宝剑入鞘.....	114
第七章	百日政权.....	142

第一章 初露锋芒

拿破仑·波拿巴于1776年8月15日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他是科西嘉贵族阶层代表、贵族夏尔·玛丽·德·波拿巴及其妻莱蒂齐亚·拉摩琳诺的次子。他们兄弟五人：约瑟夫、拿破仑、吕西安、路易和热罗姆，姐妹三人：埃利兹、卡罗利娜和波利娜。波拿巴童年的传闻很多，有热情颂扬他的，也有极其荒谬地责难他的。这对那些出人头地的人来说是常有的事，力图在婴儿身上找出重大罪恶或崇高美德的萌芽是荒唐的。对于那些编造者出于仰慕或痛恨之情而用种种美德装饰他或把各种罪孽堆于他一身的故事，他往往报以开怀大笑。1783年至1784年的那一冬特别令人难忘，因为大雪纷飞封闭道路，铺盖山野，积雪深达六英尺至八英尺，拿破仑无法从事他一向最喜欢的那些户外娱乐。游戏时间他别无消遣，只能混在同学群中，同他们在一间宽大的厅堂内来回散步。为摆脱这种单调乏味的踱步，他想出一种新花样：在大院子的雪里扫出通道，建立角堡，挖掘壕沟，垒起胸墙，等等。这次模拟战斗持续了15天，直到大家用掺进了砂粒和卵石的雪弹使许多学生，围攻的

和被围攻的，都受了重伤，游戏才停止。天生沉默，老是沉思科西嘉的被占领，再加少年时期获得的关于他的故国和家世不幸的印象，使得他寻求独处。他日常的举止变得不讨人喜欢，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并不如此。他热切的求知欲在他上学之初就显得超群出众。他刚进军校时只会讲科西嘉方言，但这个环境已经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当时的副校长杜布衣，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和优秀的语法学家，担任他的法文课。他这名学生充分报答了他的关切，在很短时间内还额外学完了拉丁文初级教程。但是他对拉丁文甚为嫌恶，以致15岁才上到四年级。在布里恩，波拿巴黝黑的肤色和锐利精细的目光以及对老师和同学谈话的风度，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说话几乎总是没有好气的样子，他肯定不善交际。

学生轮流应邀去同校长伯东神甫共同进膳。一天轮到波拿巴享受这项恩典，同桌有些教授知道他崇拜保利，故意在言谈中露出对保利的失敬。“保利，”波拿巴答道，“是个伟人，他爱国；我永远不能原谅我父亲，当过他的副官，竟会同意科西嘉并入法国。他应该与保利共命运，随同他倒下。”

一般说来，波拿巴不讨同学的喜欢，他们也不去奉承他。他几乎不同他们交往，极少参加他们的娱乐。他的故乡归属法国似乎使他心神不宁，他因此避开同

学们的那些兴高采烈的活动。游戏钟点他躲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籍，特别好读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的著作。他翻阅阿利安的著作兴味盎然，但对昆杜斯·克提乌斯可不感兴趣。

这位科西嘉少年饱受同学们的嘲笑，脾气丝毫未改。他们老喜欢取笑他的名字拿破仑和他的故乡。他没有兴趣学习语文、典雅文学或美术。校中那帮学究看不出他会成为学者，往往认为他是个蠢材。大家常说他在布里恩受到谨严而完善的教育。但这话失实，因为那时修道士还无力进行这种教育。

波拿巴固然没有什么理由说他的同学们好，可也不愿告发他们；每逢轮到他查看他们玩忽职守的情况时，他宁可自己投入禁闭也不去揭发犯规者。

波拿巴一生中完成的伟大业绩已经够多，无须再去夸大那些假托的童年奇迹。大约14岁时，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席间有人颂扬土仑纳，一位女士说他当然是位伟人，但如果他不曾焚烧巴勒丁纳宫，她会更喜欢他。“如果焚烧对于他胸怀的目标是必须的话，”拿破仑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的确是一句妙语，可惜只是虚构的故事。波拿巴14岁是1783年。他那时在布里恩，没有朋友，更不曾同女士们交际。

波拿巴进巴黎军校时是15岁。到巴黎军校后，

他发现整个学校富丽奢华，当即向副校长伯东呈交陈诉书。他指出这种教育制度是有害的，完全没有打算去达到每个贤明政府必定期待的目标。他埋怨生活方式对于“清寒士绅”而言过于奢华而娇养，不利于他们日后回到质朴的家庭或者适应军营的艰苦。他们仆从成群，前呼后拥，正餐两道菜，还有马匹和马夫，这一切都应取消。他建议强迫他们做些个人生活琐事如刷衣服等，让他们吃为士兵制备的粗面包。他还说，戒酒和有节制地饮酒会使他们体格壮健，经受得住四时寒暑，不怕战斗疲劳，并能促使手下的士兵尊敬和服从他们。这是拿破仑年方16时讲的道理。时间证明他自己从未背离过上述原则。设立在枫丹白露的军校便是证明。

拿破仑生性好动，眼光敏锐，有意见总是侃侃而谈，公开发表。他在巴黎军校未能久留。他的上司气恼他性格的果断，提前了他的考试期限，等到炮兵团有一名少尉出缺就把他替补上了。1792年6月20日，在罗亚尔宫附近圣奥诺莱街看到大批暴徒向市场方向逼近，波拿巴估计有5600人。这是一群无赖恶棍，携带五花八门的武器，一边迅速拥向杜伊勒里宫，一边用不堪入耳的话大声詈骂。这批暴徒似乎由郊区居民中最卑贱最放荡的人组成。他被激起的惊骇和愤慨之情难以形容。他说，这样的怯懦和忍让是

不可原谅的；等到国王头戴一名暴徒刚给他戴上的小红帽出现在面向庭院的窗口时，他再也抑制不住愤怒了：“疯了！”他大声呼喊道，“他们怎能放进那个坏蛋！他们为什么不用大炮轰掉他四五百人！那样其余马上就会逃散了。”

他颇有见识地谈论这场弹压不住的暴乱的前因后果。他预见到并且敏锐地洞察了随后发生的一切。

科西嘉内战中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在保利军麾下服役。那次内战结束后保利一直侨居英国。法国革命一爆发，他就为科西嘉有希望重获自由而高兴。他来到巴黎，作为历经考验的自由之友受到称赞和接待，被任命为他故乡科西嘉岛的长官。有一个时期他的施政颇为贤明和得体。但当革命向前推进时，保利同其他大部分聪明人一样，满足于由几名首领任意裁决一切而不是按法律和符合理性的自由行事。公开宣称他嫌恶日益增长的雅各宾主义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引起的骚动和流血景象，因而被国民议会申斥为法兰西的敌人。由拉库姆、米歇耳和萨利切蒂指挥的一支远征军被派去剥夺他的官职。保利号召他的同胞拿起武器保卫他和他们自身。

1793年，波拿巴向团里告假回科西嘉探望母亲。同他熟识的保利多方设法把他网罗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但是波拿巴深信科西嘉地方太小，难以保持独

立，势必要归法国或者英国统治，而归顺法国倒更符合地方的利益，所以他谢绝了保利的一切提议。他被临时任命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任务是攻占阿雅克修附近一个叫做托来·迪·卡比泰罗的小堡垒。他攻下了堡垒，但是随即就被围困在内。他和守军英勇抵抗了一阵，曾一度靠吃马肉活命，最后甘愿撤出小堡逃往海上。这时英国政府开始援助保利，亲法派的目的一时似乎无法实现。波拿巴一家被逐出科西嘉，母亲和姐妹们先逃难到尼斯，以后又去马赛，有一段时期他们备偿亡命和贫困之苦。拿破仑又回到团里，他已选定法国作为祖国。

如上所述，波拿巴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1793年夏季。法国国王已于那年1月21日被处死。其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公会向英国宣战。法国在地中海上的大港口和土伦的市民怀着伤感的情绪，把英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士兵请上海岸来，参加他们的抵抗并且守卫他们的城市。因此联合舰队的两国司令占领了土伦，一支由英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部队组成准备死守在港口的部队大约有25艘战列舰，市内还有海军和陆军，因此土伦的叛离被革命政府视为头等灾难。

此事发生在有“恐怖时期”之称的那个期间，虽然政府什么也没有，但抵抗外来侵略的精力却表现得十分充沛。有两支军队迅即向土伦进发，经过多次战

斗，攻取了市镇后面丘陵地带的各条通道，终于包围了该城，于是一场著名的围攻战开始了。

围攻先由不中用的纨绔子弟卡尔托指挥，他过去是画家。后来改由当过医师的懦夫多佩来指挥。波拿巴带了担任炮兵指挥委任状出现在司令部时，卡尔托还没有撤换。据说他的受任是由萨利切蒂的私人关系，但是他在军校得到的成绩优良证书可能更有作用。拿破仑在敌人炮火下构筑炮台，因事起草公文，征求能够动笔的人。一个名叫朱诺的年轻军士跳了出来，靠在胸前记录下他口授的话。刚写完，一发炮弹落在他身旁。刹时间尘土弥漫，遮住了他和周围的一切。“好啊，”这位士兵笑着说，“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下沙子了。”这种冷静的乐观很讨波拿巴的喜欢，他两眼注视这个人。朱诺日后成了法兰西元帅，即阿布朗公爵。

在土伦围攻战中拿破仑在博瑟找到了司令部，大家正忙着准备火烧土伦碇泊场的联军舰队。第二天这位炮兵司令就随同总司令一起去各处巡视炮台，使他吃惊的是，一座配备六门二十四磅炮的炮台设置在距奥利乌尔谷山口1 / 4里格处，离英舰还有三个射程，离海岸还有两个射程，谷特多尔的志愿兵和勃艮第团的士兵正在全力炮轰这一带所有的乡间农舍！他对此惊异不已。

炮兵司令宣称完全不必向土伦推进，只须占领他提出的阵地，即巴拉聂和厄吉利特的顶点。这个阵地是他一个月以前发现的，他已向总司令指出并保证，如能用三个营攻下来，四天之内准可拿下土伦。英军似已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于是派出4000人登岸驻守。他们砍掉了控制整个阵地的克尔岬上的全部树木，征用了土伦的一切人力来保卫他们。于是，一个月前可以不遇任何抵抗轻易攻取的那个阵地，如今必须用重兵进攻。冒险强攻是不明智的，只有构筑炮台，架设二十四磅炮和臼炮轰毁木构肩墙，破坏栅栏，再以密集炮弹猛击要塞内部，用强有力的炮火轰击48小时，然后派精兵冲击这座要塞。

法军按照他提出的计划建立了五六座针对小直布罗陀的炮台，为十五门臼炮修筑了台座。还建造了一座配备八门二十四磅炮和四门臼炮的炮台，用以对付马尔博斯克要塞。这项工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投入的人工完全被橄榄园遮蔽住了，敌人一点没有察觉。

12月18日下午四时，部队开出营地向塞纳进发：计划于午夜进袭以避免要塞和中间各据点的火力。法军炮兵占领要塞后，马上把炮口转向敌人。

拂晓，法军向巴拉吉耶和厄吉利特进发。

入夜，要塞被英军炸毁，一小时后部分法国舰只着火，九艘七十四门炮的舰只和四艘巡洋舰及海防舰

葬身烈焰。

在此期间，厄吉利特和巴拉吉耶两炮台向碇泊处的舰只持续开火，重创英舰多艘，使大批载有士兵的运输舰沉没。各炮台火力彻夜不停，拂晓时见到英舰已经出海。上午九点，英舰被迫避入耶尔河。

攻克土伦的捷报轰动了普罗旺斯和整个法国。这样的胜利原是意想不到的，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因而格外激动人心。拿破仑因这次战役而闻名，晋升炮兵准将，奉命前去指挥意大利方面军的炮兵部队。

1794年7月13日，人民代表以及意大利方面通过决议：委派波拿巴将军前往热那亚，会同法兰西共和国代办就指令内开列的各事与热那亚政府谈判。除这项指令外，还密令他调查热那亚和萨沃纳以及邻近各邦所有要塞的状况，并尽可能了解法国大使提利在民事和政治两方面的行为；还要搜集可以显现热那亚政府对于反法联盟的意图的一切事实。

未满25岁的波拿巴已受到信任。

他前往热那亚，完成了指令中的各项使命。热月9日，称做恐怖分子的各代表为阿尔比特和萨利切蒂所取代。在当时存在的混乱状态下，他们不是不知道授给波拿巴将军的各项命令，但仍对这位青年炮兵将领的声名日噪怀抱妒意。这两名人民代表授意下令逮捕波拿巴将军，停止他的职务，把他送交公安委员会

受审。这项决定是在波拿巴为执行人民代表的命令而奔波的路程上作出的。

被捕以后，他向阿尔比特和萨利切蒂递交了一份非常有力的意见书，结果是又受到一次特别审讯。1794年8月20日，两人发布公告，宣称并未发现他的行为有可疑之处，下令暂予开释。他被捕共15天。

当时的政府想派他去旺代郡任步兵准将。两个原因使这位青年将领辞谢了这项任命。他认为那里的行动场面不足以施展他的才能；他还认为，把他从骑兵调到步兵的打算是对他的侮辱。后一条经他正式提出作为拒不从命的理由。公安委员会鉴于他拒不接受任命，下令从现役将官名册上勾销他的名字。

这次意想不到的打击深深挫伤了波拿巴的情绪。他又恢复私人生活，但很快发现，强加于他的这种闲散生活是他热忱的性情和青春的精力忍受不了的。他寄居在迈勒路上距胜利广场不远的一所房屋。他痛苦地决定耐心等候当局消除对他怀有的种种偏见。他期望在局势变化中权力落入对他抱有好感的那些人手中。他和萨利切蒂经常无话不谈，并且很愿意同他单独相处。有一次他迫于贫困，不得不卖掉他的马车，萨利切蒂交付他3000法郎作为车价。他那时变得心事重重，老是抑郁不快而且心绪烦躁，显然每天都迫不

及待地等候萨利切蒂上门，而后者因为牵连在 1795 年 5 月 20 日的叛乱运动中而被迫去了威尼斯。有时他也会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念头。他羡慕他哥哥约瑟夫的红运，约瑟夫刚同一个富裕而有身份的马赛商人的女儿克勒里小姐结婚。他时常说：“约瑟夫那家伙真走运！”

时光流逝而一事无成。他的计划连遭失败，他的申请无人领会。这种不公使他心里难受，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愿望苦苦折磨他。他再也不能在芸芸众生中混下去了。他决意离开法国，他此后从未抛弃过这个心爱念头，即东方是最牢靠的求荣途径，促使他决定前往君士坦丁堡去请求为土耳其大君效劳。

他起草了一道致奥伯和可尼的呈文，请求把他和另外几名不同兵种的军官在法国政府赞助下派往土耳其。几人合在一起具备完整的军事技艺知识，足以把大君的军队编练得适应当时的局势，因为土耳其政府极可能同法国结盟并因此遭到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这次呈请未得到批复，土耳其依然没得到援助，而波拿巴照样无所事事。

后来波拿巴终于被任命为驻荷兰的一个炮兵旅的旅长。但是由于危机逼迫，他又要被指派到较近的更加重要的战地上去效命。

动荡的局面延续到1795年10月5日风暴的爆发。这是巴黎各区进攻国民公会的一天。这一天对波拿巴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尽管当时理解不透，却是日后震撼全欧的动乱局面的本源。当时抛洒的鲜血浇灌了他年轻的野心的幼芽。

13日清晨五时，人民代表巴拉斯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波拿巴将军为副司令。

巴拉斯将军命令率领后备部队在革命广场的蒙肖西组成一个纵队，随带两门十二磅炮，沿林荫大道前进，绕过樊多姆广场，在总部设置通往前哨的连接点，然后返回；布律纳将军带两门榴弹炮在圣尼开斯街和对奥诺莱街展开；卡尔将军率领本师两百名士兵和一门四磅炮开赴平等广场。接连有两匹坐骑被击毙的波拿巴将军也赶往广场。各纵队开始行动，夺取了叛众业已退出的圣罗歇教堂和共和国剧院。叛众退往拉罗街地势高的部分并构筑了街垒。夜间派出巡逻小队，并不时开几炮控制他们。拂晓，巴拉斯将军获悉，一批圣热内微学院的学生带了两门炮出发去参加叛众。他派出一队龙骑兵把炮夺来运到杜伊勒里宫。

波拿巴指责叛众挑动流血事件时是多么于心不忍。他力图证明他的敌人是那帮侵略者，但可以肯定，他对那天一直感到悔恨。他时常说，他宁愿减寿数年来撕掉个人经历上的这一页。他毫不怀疑巴黎市民对

他十分恼怒。巴拉斯将军的一番话在当时他听了非常得意，现在却宁愿没有这回事，“多亏波拿巴将军得力及时的部署以及他配置部队的的能力，我们才保全了杜伊勒里宫室”。

这次国内斗争的结果是把波拿巴推到了斗争前列，不久便被提拔指挥了一支屡战屡胜的军队。

波拿巴的婚礼于1796年3月9日举行。婚后他在巴黎只住了12天。这次与年青寡妇的结合，可说是情投意合的。波拿巴从来没有把烦恼的真正原因透露给妻室。除美貌外，波拿巴夫人还具备许多优秀品质。熟识她的人多数都有理由道她好，但也确曾给少数人提供了抱怨的口实。仁慈在她是天生的本能，她对熟人和善可亲。但是她选择自己信任的人不够审慎，有时她赏赐与保护人很不得当。她过份爱好漫无节制的铺张浪费，而且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时常引起她与丈夫产生不愉快的纠纷。每到付账的日子，她报的账总是不到账单上的半数，一旦真相大白，她只得听从人家公允的规劝。

1796年3月21日波拿巴离开巴黎，去马塞匆匆探望他母亲后，兼程赶到尼斯的司令部。他在26岁担任了意大利方面军的司令。得知只要打胜仗，荣誉可以独享，不免大喜过望，心情振奋。他在土伦、在柯耳·迪·坦特、甚至在巴黎各区的事件中，他都

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司令正职名义上是巴拉斯。这回他热情满怀，决心大显身手。有一名督政对任命他为司令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太年轻了。”拿破仑笑道：“一年之内我不变老便当战死。”这位督政对拿破仑年纪过轻还有些放心不下，在五月初提议任命阿尔卑斯方面军的司令克勒曼为意大利方面军副司令。波拿巴对此甚为不满，5月24日他写信给卡尔诺说：“在何处任职对我都一样，我的雄心壮志不过是为祖国效劳。使后世子孙认为我值得载入我国史册而已。如果你要克勒曼和我共同指挥意大利方面军，就会弄糟一切。他比我有经验，比我懂得如何指挥作战，可是把我们两人搁在一起却干不好。我不愿同一个自诩为欧洲头号将领的人共事。”

这次远征目标有三个：第一，迫使已经丧失萨伏衣和尼斯，但仍在皮蒙特边界上保持一支强劲军队的撒丁国王背弃同奥地利的联盟；其次，大胆侵入伦巴第，迫使奥地利皇帝在那个地区疲于奔命，以便削弱一直徘徊在莱茵河一带的各军。如果可能，还要鼓动奥皇的意大利籍臣民采取革命，摆脱枷锁，永远解放自己；第三个目标虽然比较遥远，却是同样重要的。督政府认为罗马教会的影响是法国保王主义事业的主要支柱，尽管这是秘密的。所以要迫使梵蒂冈变得无能为力，至少迫使屈服并默不作声，看来这是使法国

国内保持平静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攻入意大利繁华区域的计划与古来所有入侵者都不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得从阿尔卑斯山脉翻过。他则认为，沿着山障和地中海之间的狭窄平坦的地带推进，在阿尔卑斯山脉尽头亦即亚平宁山脉开端的最低处强行通过，达到同样目的要容易得多。他刚着手向这个地区集中兵力，奥地利将领博利厄就采取各项措施以保卫热那亚和意大利的门户。他带领军队坐镇距热那亚不足十英里的沃尔特里镇，派阿根陶率领另一支奥军驻诺泰山，又命科利带领的撒西军进占切瓦——这样就构成联军全线的极右翼。

波拿巴要初显身手来教训那些妄自以为战争不会有什么新花样的人。4月10日阿根陶兵临诺泰山，在蒙特列则诺袭击诺泰山和诺泰村前的法军堡垒。同时，塞沃尼将军和法军前锋在沃尔特里附近受到博利厄的攻击，被迫后撤。全靠在蒙特列则诺指挥作战的朗蓬上校坚毅勇武，使阿根陶从10日到11日一直陷于困境。波拿巴对监视住博利厄感到放心，决定把有实效的一击对准敌军阵线的中央。11日夜晩，各路队伍一齐向蒙特列则诺进发，塞沃尼和拉加尔普的队伍来自法军阵线的前卫，奥热罗和马塞纳的队伍来自法军阵线的后卫。12日拂晓阿根陶正准备再次进攻蒙特列则诺时，发现他要对付的已不仅是朗蓬的队

伍了，法军队伍已开到他的背后、他的侧翼，并集结在蒙特列则诺工事的后面：一句话，他已陷入重围。他被迫在山岭间撤退，丢弃了军旗和大炮，1000人战死，2000人被俘。联军阵线的科利将军甚至还意识不到战斗正在进行时，阵线中央已彻底溃败了——这就是诺泰山战役，拿破仑的首次战役。

首战告捷的第二天，他下令对奥军阵线发动总攻。奥热罗带领一师队伍在左翼进攻米列西莫；马塞纳率领中军朝向迭戈；指挥法军右翼的拉加尔普则按计划包抄博利厄的左翼。

波拿巴乘胜追击，分隔了奥军和撒丁军，再次击败这两支敌军，撒丁军可说是在悲惨的败退中遭到歼灭的。他们丧失了全部大炮和辎重以及最精锐的部队。

战胜的法军进占距都灵不足10英里的凯拉斯科，在该地提出允许撒丁国王保留少许君主权力等条款。

拿破仑在不到一个月就打开了意大利的大门。他击败了人数远远超出己方的敌军，使其伤亡和被俘达21.5万人，缴获80门炮和21面军旗，打得奥军一蹶不振，撒丁国王的军队全部覆没，从撒丁国王手中夺取了号称‘阿尔卑斯锁钥’的两大要塞科尼和托尔托那——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版图以内除都灵外的重要地点。那位不幸的君主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他是路易十六两名兄弟的岳父，感到女婿的事业和他本

人的尊严同样扫地荡尽，在签署凯拉斯科和约之后不数日即不胜抑郁地死去。

这次短暂战斗表现的绝顶天才是不容争辩的。这位年轻的司令上报督政府的呈文用语谦逊，更于盛誉之外增添了美德。

波拿巴于侵入伦巴第之前略事停留以整顿军队。他向打了胜仗的军队指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富饶广阔的平原，他在一份传阅的文告里提醒他们说：“汉尼拔曾经强行翻越阿尔卑斯山，我们也绕过来了，你们以前要啥没啥，可是现在你们已经补充了所短缺的一切。你们缺少大炮而打了胜仗，不靠桥梁渡过了河渠，没有靴子鞋子完成了强行军，得不到烈酒就野营露宿，还经常接不上面包。惟有共和国的同志们，为自由而战的士兵，才忍受得了这一切。感谢你们的坚忍意志！但是，士兵们，你们大功尚未告成——因为要做的还很多：我们还没有拿下米兰。攻占搭尔克维尼的烈士骨灰还在被刺杀巴斯维尔的那帮凶手践踏。”

奥军主将在波河对岸集中兵力以阻拦敌军渡过这条大河直趋伦巴第首府。

拿破仑千方百计要博利厄相信他打算在瓦兰察试渡波河，而那位冥顽不灵的奥地利将领，由于自己曾在瓦兰察渡过波河，竟轻易相信这种种表现都是真实的。这时拿破仑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急行军到波河下游

50英里的皮亚琴察，5月7日出现在该地，使刚巧在那一带侦察的两连奥地利骑兵惊惶失措。拿破仑只能用普通渡船载运士兵渡过那条大河。只要当地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对付他，他决不能渡过。安德烈奥西是先锋队指挥官，蒙特贝洛公爵元帅拉纳率领数名掷弹兵首先登上对岸，不折损一兵一卒便渡过了这条大河。德国轻骑兵当即被逐出阵地。

波拿巴的首要措施是尽可能搜罗大炮直接对付这里的奥军炮兵阵地。这时他从这边河岸上也开始了猛烈炮击。司令亲手指挥两门炮切断奥军前去破坏木桥必须通过的唯一小道。就在这一次，士兵们为拿破仑这种大无畏精神欢欣鼓舞，奉送他一个“小班长”的光荣绰号。

罗韦雷托之战(9月4日)是拿破仑最光辉的日子之一。敌军在罗韦雷托镇前设有强固的营垒。而在镇市背后，阿迪杰河流经巨大的岩石和山岭，座落在临河悬崖上的卡利阿诺城堡倒是万一镇前有失时的一条保险的退路。法军热情高涨，所向无敌。奥军虽凭非凡的韧劲固守营垒，可还是挡不住杜布阿及其轻骑兵的冲锋而败下阵来。杜布阿在他光荣的一刻受了致命重伤而倒下。他挥动马刀，用最后一口气激励手下士兵前进。他说：“我为共和国战死，只盼在生命离开我之前听到胜利属于我军的消息。”法国骑兵在这样

的鼓舞下追逐德军，使他们无法集合，只能被逐出该镇，甚至卡利阿诺的庞大防御工事也显得毫不中用。一座座山头凭刺刀尖攻占下来。战胜的军队俘虏了 7 0 0 0 敌人，缴获 1 5 门炮。

维尔姆泽听说达维多维奇全军覆没，惊得目瞪口呆，毫不怀疑现在拿破仑将长驱直入德境，会合儒尔当和莫罗，实现进攻维也纳的伟大计划。他看到了除了把他的残军用于留守伦巴第，别无其他选择。他以为在这里不难唤起人民对奥皇的拥护，一举消灭波拿巴留下的薄弱守军。只待法军在提罗耳或者德国遭到惨败，就可任何情况下截断他们经过意大利的退路。拿破仑则以维尔姆泽为目标，以两天走完 6 0 多英里的强行军，自兰托回师普里莫拉诺。奥军对此惊骇不已，前锋于瞬息间被歼。法军势如破竹，当晚在契斯莫涅歇夜——拿破仑分得半份士兵口粮作晚餐而很高兴。次日他进抵巴萨诺，老元帅又在会战中惨败。9 月 8 日巴萨诺之战恰是以前多次战役的悲惨重复，缴械的达 6 0 0 0 人。科斯达诺维奇率领 4 0 0 0 人的队伍逃往弗里乌尔，而维尔姆泽本人退到维琴察，好不容易才搜到 1 1 6 万名溃败的残兵败卒。他同奥地利的联络全部截断，他的大炮和辎重荡然无存，全军精华损失殆尽。看来只有退入曼图亚死守到最后关头，以待希望渺茫的维也纳的部分援军。这位经常上当而从

不气馁的老将军就这样决定了。

波拿巴收拾了没能跟上维尔姆泽的散兵残部，又一次来到曼图亚。在9月13日的圣乔治战中，法军大事杀戮，重占全部堤道，从此该城及要塞四面被围。维尔姆泽退入该城时，全部守军只有21600名。因当地的污浊空气及军粮缺乏，不到10月中旬他的医院挤满了伤员，还能作战的士兵不到一半。

科西嘉的亲法派注视拿破仑的节节胜利，无不感到自豪和狂喜。波拿巴断绝英国供应品，占领里窝那，使岛上的亲英派大为沮丧。现在他又从托斯卡纳派出一支科西嘉流亡者远征队，终于规复了全岛。这本是拿破仑所预期的，督政府也并非认识不到其价值。但这时拿破仑另有目标。

波拿巴于10月初获悉，阿尔文齐的各路纵队已开始行动。他早已部署伏布阿防守特兰托，并派马塞纳驻在巴萨诺遏制奥地利陆军元帅的推进，不料两将都守不住阵地。伏布阿的部队被逐出卡利阿诺，拿破仑认为那种弃守是法军的耻辱。马塞纳避免了战斗，但迫于阿尔文齐的压倒优势而退出巴萨诺阵地。拿破仑本人赶紧前去接应马塞纳，在维琴察发生激烈遭遇战，双方各自声称获胜，然而退却的是法军。波拿巴把司令部设在维罗纳。布兰塔河至阿迪杰河之间全境都陷入敌手，拿破仑的后方曼图亚的守军依然强大，

又使他不得不分散兵力，处境岌岌可危。

他的第一要事是巡视伏布阿的败军。他说：“你们让我大为生气。你们居然让人从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阵地上赶了出来。你们不配当法国兵士！你们不属于意大利方面军。”几句话说得那些掷弹兵热泪纵横。他们呼喊：“只要再让我们打一次冲锋，您就能看出我像不像意大利方面军了。”司令愤怒的语调缓和下来了。

波拿巴这样重新鼓起军队的热忱之后，各路队伍都集中到阿迪杰河右岸，而阿尔文齐则在左岸建立非常坚固的阵地。波拿巴重施制敌于死命的故伎，目标是猛攻阿尔文齐，在达维多维奇还来不及同他会合时击溃他的部队。因此他不失时机地进攻卡列迪耶罗高地，但是尽管领头冲锋的马塞纳使出浑身解数，人数众多、阵地坚固的奥军还是击退了进攻的一方，使他们伤亡惨重。

第二天早晨拿破仑确悉达维多维奇并没有同伏布阿交锋，就又向阿尔科拉村进攻。那里经过奋勇抵抗后但被占领。但是阿尔科拉村这第二战似乎不如第一战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阿尔文齐仍然力图在背后的难行地带保持主力的完整。

第三天是决定性的。这次拿破仑攻占了阿尔科拉。埋伏在柳树丛里的一队伏兵突然向一队克罗地亚兵开

火，乘后者陷于混乱之际冲出隐藏地点，把他们压到沼泽中，使他们大部分陷入灭顶之灾。

在阿尔科拉战中，从冲击小直布罗陀以来一直同拿破仑情同手足、关系亲密的米隆，眼看一颗榴弹即将爆炸，立即扑向前去掩护他的司令，牺牲自己而保全了拿破仑的生命。拿破仑终身不忘并悼念这位英勇的朋友。

三天里波拿巴折损 8 0 0 0 人。拿破仑的神速使奥地利内阁的一切努力归于无效。阿尔科拉之战后两个月，他依然是无可动摇的伦巴第之主。敌人方面，足以抵消阿尔文齐在此战中的伤亡和败绩的，不过是保住了巴萨诸和特兰塔，以此阻挠波拿巴进入提罗耳和德国。

第四次征集的军队被打垮了，但是帝国朝廷的决心毫不动摇，再一次征集兵员兼程驰援阿尔文齐。1797年1月7日老元帅手下又有了6万人，同拿破仑相比，数量又大占优势，他再次指望救出维尔姆泽并攻占伦巴第。

这时期波拿巴极力争取意大利人的好感。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把他看作本国同胞而非法国人，认为他们美妙的意大利语就是他的母语，他懂得他们的礼仪和文学，甚至对他趁胜大事劫掠也当做是他对他们的艺术评价高的表现。

这时阿尔文齐的准备工作也在迅速展开。奥地利人惟恐见到攻占意大利的将军兵临维也纳城下，已大大激发了他们自己的热忱，到处组成志愿军开赴前线。英武的提罗耳农民已经表现过他们的热忱，阿尔文齐虽然屡遭挫败，农民还是踊跃投到他的旗帜下。拿破仑宣布，凡是武装的提罗耳人，一抓住就当作盗匪处决。阿尔文齐答复：每杀一个农民，他就吊死一个法军战俘作为报复。波拿巴回答说：这种恐吓一经执行，他一定立即绞死在他掌握中的阿尔文齐的亲侄子。几经深思熟虑之后，彼此间凶相毕露的恫吓还是收敛了，双方将领都打算按照旧有规则继续作战。

普罗韦拉发现自己陷入法军重围，同阿尔文齐完全隔绝了。1月16日他率领5000士兵放下武器。溃散在阿迪杰河到布兰塔河一带的奥军零星部队也照此办理。勇敢的维尔姆泽至此粮秣已尽，终于不得不提出投降。

2月2日维尔姆泽率守军开出曼图亚。这位年迈的主将即将缴出佩剑时，发现只有塞律里埃在场准备受剑。这是拿破仑的宽容大度，不愿当场目睹这位杰出的老将受辱。这是他平生事迹中最感人的特色之一。而督政府责成他的是迥然相异的做法。他根本不理睬他们的旨意，上报说：“对奥军提出的条款，我私自以为，既对得起勇敢而又可敬的人，也无损于法兰西

共和国的尊严。”

继阿尔文齐的彻底溃败，普罗韦拉和维尔姆泽先后投降，整个伦巴第落入拿破仑之手。至此，他可以腾出手来报复他隐忍至今的教皇的敌对举动了。梵蒂冈教廷获知奥地利全军覆没，所向无敌的战胜者向南进军，教皇军队采取了若干措施保卫圣座的领土。维克多将军率领法军和伦巴第军各4000名经伊莫拉前进。人数约略相当、教皇部队在伊莫拉镇前的谢尼奥河上扎营。手捧基督受难像的教皇部队在伊莫拉镇前的谢尼奥河上扎营。手捧基督受难像的教士奔忙阵间，鼓励将士为祖国为信仰而奋勇战斗。法将行动神速，派骑兵在上游一二里格处渡河，再以步兵迎面渡过谢尼奥河冲锋。教皇军队多半是新兵，没有抵抗多久便仓皇败退。法恩扎在拼刺中被攻占，科利率领3000多人缴械，坚固的安科纳镇被占领。2月10日法军开入罗烈托，把那个宗教圣地仅有的财宝洗劫一空，最贵重的珍品早已装运罗马保管。然后维克多从安纳转而向西进发，意在同经由佩鲁贾进入教皇领地的另一路法军会师。

这回法军的推进使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教皇别无指望，只得投降。新近当兵的农民在各地抛掉武器，三五成地群逃回本村。

波拿巴的行为可说是理智健全的，这是他一再成

功的根本基础。5月19日傍晚，好运轮到他了。一阵强烈的飓风把英舰刮离海岸，有些舰只受创甚重。法军司令下令全军火速登船。最末一名士兵登上船以后，太阳升起在这支强大陆海军的上空。士兵们高兴地称之为“拿破仑的太阳”。

第二章 连战告捷

1798年5月3日，在波拿巴启程攻打埃及和叙利亚之前十天，坦普里监狱的囚犯悉尼·斯密士爵士越狱逃跑。这次越狱孕育了此后一连串的事件，一纸伪造的警务部长命令阻止了东方的革命。波拿巴的舰队于5月8日抵达土伦。逆风耽误了十天时间，这十天他都用于检查远征军，连细枝末节都未放过。舰队于5月19日再次启航。地中海岸难得看见更加盛大的奇观了。灿烂的太阳升起在排列成半圆形的船舰上空，舰队延伸不下六里格，包括13艘战列舰、14艘巡洋舰和400艘运输船，由布律埃斯海军司令指挥。舰队总共载运了4万名精选的士兵，官兵中绝大部分都久已追随拿破仑，认为有他在就是胜利的保证。

6月10日抵达马耳他岛，并且和平占领了这个岛。波拿巴自己声称，他在曼图亚时就已拿下马耳他了。熟悉马耳他的人谁也想不到，这个四周都是难以攻破的坚固堡垒的岛屿，竟会在两天内归降一支被敌舰尾追的舰队。

拿破仑以他特有的预见，为建立马耳他岛的政府

和防务作了准备，接着便于6月19日离开该岛。许多武士追随他并担任了文武官职。

7月1日上午远征舰队到达非洲海岸，他们根据塞维琉斯纪念柱认出了亚历山大港。波拿巴决定立即登陆。海军司令根据天气状况提出反对，主张再等几小时，而且断言几天内纳尔逊不会回转。但是总司令严词拒绝，并说：“时间紧迫，命运只给我三天时间，如果我不充分利用，我们就失败了。”于是海军司令发出讯号：全体登陆。由于波涛汹涌，克服了很大困难才得以完成登陆，还有许多人溺死海中。

攻陷亚历山大港用了几小时。他们并没有放手劫掠。波拿巴利用他在亚历山大港停留的6天时间，以他那使人无限崇敬的活动能力和才能来建立城市秩序，同时为军队越过波希哈列省的行军作准备。逗留期间他发布了一项宣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埃及人！有人会对你们说，我是来毁灭你们的宗教的——切勿听信那种话。你们要坚信，我是来恢复你们的各项权利、惩办那帮放高利贷的家伙的。我比马木留克兵还要崇敬上帝和上帝派在人间的先知以及古兰经。告诉他们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只有智慧、才能和品德的差别。”

他派德塞率领4500名步兵和20名骑兵去攻打通往德曼胡尔道路上的贝达。这位将军第一个尝到

了此战的艰难困苦，不久全军也备尝了这种艰辛。他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拿破仑的爱戴似乎都敌不住周围的种种阻碍。7月15日他从博哈希列写信说：“我求求你们，别再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士兵们已经灰心丧气、窃声抱怨了，命令我们前进或者后撤吧。各个村落尽是小茅屋，一点财源也没有。”

7月7日波拿巴离开亚历山大港去德曼胡尔，行军途中不断受到阿拉伯人的袭击。沙漠中本已稀少的水塘和泉眼不是被他们堵塞便是下了毒，士兵们感到渴得难受。

7月10日波拿巴在拉马哈涅设立司令部，11日和12日他们继续留在该地。亚历山大开凿的运河从这里开始，向他新建的城市输水，并且便利了欧洲和东方的商业来往。

波拿巴把那些不能用来作战的非军事人员安置在塞夫号的其他船舰上，腾出马匹来驮运部分士兵。

7月13日夜间沿尼罗河左岸向南进发，分舰队沿河行驶。与军队左翼并行途中遇到从开罗驶来的七艘土耳其炮艇和两岸布列的马木留克兵、费拉和荷短枪骑骆驼的阿拉伯人的炮火射击。

两军交战后直到7月23日，同陆军没有联络。7月22日士兵们望见了金字塔，并且估计距金字塔所在的要塞仅有10里格左右。前方正在激战，尼罗

河岸上抛下了成堆死尸，时时刻刻被波浪冲刷到海里去。这种可怖景象说明，这里发生了一场对于马木留克兵致命的战斗。

法军排成方阵等候马木留克兵来攻。马木留克兵发出狂野的呼喊，以猛不可挡之势袭来，千方百计要突破对手的密集行列。他们让战马往法军士兵身上扑去。他们被法军的坚定不移激怒了，那些负伤跌下马的也在沙漠上爬行，用弯刀斫敌人的腿，但什么也动摇不了法军。刺刀和不断轰鸣的步枪射击逐步扫除了周围的敌军，最后波拿巴前进了。他逼近敌营时，敌人惊惶万分。他们抛弃工事，成百地纵身跳入尼罗河，又有大批人溺死。拿破仑的威名传播到了东方，使人胆战心惊。被人称为“炮火之王”的拿破仑被认为是命定的上帝之鞭，是无法抵抗的。

法军向开罗进军途中不断作战并取得胜利，他们赢了拉马哈涅之战、歇勃雷思之战和金字塔之战。马木留克兵被击败了，他们的头目穆拉德巴依被迫逃往埃及。经过20天战斗后，波拿巴进入首都便全无障碍了。

波拿巴一到开罗就投身于埃及的民政和军事组织工作。只有在这时，即在他精力充沛的青春时期见过他的那些人，才能估计出他非凡的活动能力。埃及是他多年研究的对象，几天之内便熟悉得像在此地已旅居了多年一样。他发布多道命令，号召遵守最严格的

纪律。清真寺、民政和宗教机构、闺房、妇女和当地风俗习惯都得到尊重。

他在开罗呆了四天，这期间他考察一切，并同能够打听到情况的任何人交谈。

10月22日发生了开罗暴动。波拿巴灵活的头脑虽已用于这么多方面，但还有使不完的劲。

举行这次暴乱的信号是10月20日夜间在各清真寺发出的。到21日早晨，司令部宣称开罗城已发生公开暴乱。总司令不在劳达岛，他没有听到信号枪的响声。消息传到时他已起身，那时是五点钟。他得知所有店铺全关了门，法国人受到袭击。不多一会他获悉驻军司令官杜布依将军的死讯，他是在街上被长枪刺杀的。波拿巴当即跨上马，只带3000名亲兵，到所有受到威胁的据点去恢复信心，并以极大的镇静采取了各种防务措施。

波拿巴回到司令部大约是上午八点半，早餐时他得到报告说，有些骑马的贝都因阿拉伯人正试图强行进入开罗。他命令副官苏耳考夫斯基骑上马，带领15名亲兵前往暴乱人数最多的据点胜利门。克鲁阿泽提醒总司令，苏耳考夫斯基在沙赫勒耶负伤还没有复原，提出由自己代替他。波拿巴同意了，但是苏耳考夫斯基早已出发。不到一小时，15名亲兵中有一个满身血污地回来了，宣称苏耳考夫斯基以及其他伙伴

都已被砍成碎块。

这次暴动以后不久，为了保障安全，而发生了一次可怕的残忍行为。阿拉伯人突袭并屠杀了一队法军，波拿巴命令侍从武官克鲁阿泽赶赴出事地点，包围了那个部落，毁掉他们的茅屋，杀死所有男子，把妇孺带往开罗，并命令砍下那些牺牲者的头装入口袋带往开罗示众。

8月份以来，波拿巴同时盯住了叙利亚，并且预料到土耳其军队要登陆，此事果然不久便发生了。他以自己固有的智力理解到从苏伊士海峡方面威胁他的危险，想出了避免这种危险的办法。

1799年2月11日，波拿巴率领大约11.2万人向叙利亚进军。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于17日进抵艾耳—阿利什。沙漠行军的疲劳以及饮水的缺乏使得士兵们怨声载道，他们看到骑马的便咒骂——他们放肆地用最粗鄙的言词攻击共和国、学者、以及他们认为是发起这次远征的人。士兵们不时渴得筋疲力尽，等不及分配饮水使用刺刀戮自己的皮肤。这样做的结果，更加感到水的恐慌。几天之内艾耳—阿利什投降了。28日第一次遥遥望见叙利亚青葱肥沃的田野，使人想起了法国的田园。

3月4日他们包围了美丽的城镇雅法，即古约帕，该城据守到6月才由猛攻夺取。接下来的大屠杀十分

恐怖。波拿巴派出侍从武官博阿尔内和克鲁阿泽去平息士兵的狂怒，并报告经过情况。他们获知大部分守军退入一座大建筑物，一种有围墙的院落。他们去那里出示了标明各自级别的肩章。这些难民是阿瑙特人和阿尔巴亚人，他们在窗口呼喊，如能饶命他们就投降，否则——他们吓唬说，要向这两名侍从武官开火并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两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便分两队开进营房，总计约4 0 0 0人。

第二天傍晚，各师长的常规日报送到。各师长没说别的，尽是诉说口粮的不足和士兵的怨言——他们窃窃私议，不满意眼看他们的面包发给敌人。这些敌人根据陆战法规逃过了对他们报复，也免于判处死刑，已经解往雅法。所有这些报告都是触目惊心的，特别是蓬恩将军直言不讳的报告。他说的不外乎是害怕发生哗变。从事情的严重性质看，这种顾虑是不无理由的。

第三天，军营中的怨言越来越大了，祸患有增无减，似已无法平息，危险千真万确而且迫在眉睫。

3月10日下令枪决这帮俘虏，当天执行。

攻占雅法之后，瘟疫开始流行，情况甚为严重。这次叙利亚远征军因传染病折损了7 0 0 0至8 0 0 0人。3月18日来到阿克，得知杰扎尔砍下了法军使者迈耳·雷诺的头，把他的身子装在口袋里抛入大

海。这个残酷的帕夏犯下了大量这类罪行。士兵在海里洗澡时，时常遇到被海浪冲上岸来的无头尸体。

围攻战于5月20日结束。法军损失将近3000人，包括在阿克伤亡和瘟疫死者。如果不是匆促进攻，或者围攻是按照战争常规进行的，这个镇市连三天都守不住。像5月8日那样的猛攻，一次已足够了。

5月20日，法军趁夜间离开圣让得阿克以避免围城敌军的出击。他们必须沿岸跋涉三里格完全暴露在炮火之下的路程。病号和伤员已先期两天送走。这次灾难性的远征就这样告终了。

5月22日他们在凯撒城遗迹稍事停留，当天晚上通宵行军。黎明时分，有人躲在路边灌木丛中向骑在马上打盹的拿破仑开枪，差点击中头部。他们立即搜索了树丛，没费事就抓住了那个那普洛西安人，并下令就地处决。4名士兵用马枪顶住他的背部，把他推向海边，临近水边对他扣动板机，不料四枝枪全不着火，这是因为夜晚太潮湿的原故。那个叙利亚人跳入水中，迅速游到远处一列礁石上，敏捷无比，以至他游动时，全军发射的子弹一颗也没有打中他。

6月14日，军队回到开罗。越过沙漠时，温度达华氏100—110度。这一带，虚妄的海市蜃楼比博哈希勒的平原更加烦人。在万分干渴之中遥遥望见那完整的幻景，尽管有过亲身体会，还是诱使他们

驱使疲乏的战马奔向那些空幻的湖泊，但是没多久，那些湖泊便化为荒芜的盐碱沙漠。

波拿巴还没有到开罗就得到报告说，勇敢的百折不挠的穆拉德巴依，已取道法尤姆去会合在博哈希勒征召的援军。这次行动多半同预料中的土耳其军队登陆有些关系，他早已知道此事。穆拉德选定纳特龙湖为会合地点，缪拉奉派前去那里，但巴依听说他要来就取道基萨沙漠和各个大金字塔退去了。

波拿巴认为消灭这个活跃的头目事关重大。在他看来这是他在埃及的许多敌人中最勇敢最危险的一个，他经常逡巡在沙漠的边缘。7月14日波拿巴离开开罗前往金字塔。他在这个死人的废墟中逗留了三四天。这次金字塔之行，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消灭穆拉德巴依。

7月15日傍晚，波拿巴朝亚历山大港散步时，瞥见一名阿拉伯使者全速向他奔来。他呈交了当时派驻亚历山大港的马尔蒙的一份报告，波拿巴大为满意。土耳其军已在英国舰队护航和保护下在阿布基尔登陆。15000至16000名敌军上岸的消息并没有惊动波拿巴，他已期待多时了。他读完报告就退入帐篷，口授调动部队的命令。他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踌躇。7月16日凌晨四时，他已在马上，军队全速开拔。他们23日抵达亚历山大港，那里已为那次可纪念的战役准备好一切，那一仗是永远让法国人回想的最辉

煌的成功之一。

25日那一仗以后，波拿巴给英国海军司令的座舰送去休战旗帜。他们的交往是谦恭有礼的。这是文明国家之间交往应有的标志。海军司令送给法军使节一点小小的礼物以作为回敬，还赠送一份1799年6月10日的法文《法兰克福报》。波拿巴浏览这张报纸的急切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啊！”他说，“我的预见没有欺骗我，那帮蠢才丢失了意大利。我们历次胜利的全部果实都断送了，我们必须离开埃及。”

他吩咐召见贝尔蒂埃，要他读过消息。“法国的事情糟了，”他说，“我得去看看那里是怎么回事，你一定要随我来。”他告诫贝尔蒂埃要谨慎，不要显出高兴的样子，也不要改变他平素的习惯，不要买任何东西。他最后对贝尔蒂埃说，一切仰仗他了。他说：“我自己是可以保证的，我也信得过布里昂。”贝尔蒂埃允诺决不声张，他果然信守诺言。他在埃及已呆够了，一心只想回法国去，只怕自己不小心而破坏了一切。冈托姆来到了，波拿巴命令他备妥两艘快速三桅舰米隆号和加利埃号以及两艘小船雷望契号和福通号，外加四五百人两个月的粮食。他把自己的秘密意图通知冈托姆，并叮嘱他严守秘密，以免做准备工作的消息走漏给任何英国巡洋舰。后来他同冈托姆商定了他将行驶的航线。

波拿巴于8月5日离开亚历山大港，10日到达开罗，目的为离去作安排。他在开罗叫人重新扬言他要去埃及。这消息看来非常可能，因为事实上这是他去金字塔之前的决定，军队和开罗居民都知道。他同时宣布了他要考察尼罗河三角洲的意图。为使人更加相信，他于18日写信给政务会议，要他们按时向他报告他不在开罗期间的情况。他用这些办法使得军中谁也没有怀疑他是在策划离去。

20日他们到达曼努夫时，当地驻军司令拉努斯将军猜测到了他的目的。8月22日他们回到亚历山大港，拿破仑通知随同他从开罗来的全体官兵，他们的目的地是法国。听到这个消息，人人脸上显出喜悦的表情。

波拿巴邀请继任全军司令的克莱贝尔将军从达米埃塔到罗塞达来，同他会商极为重要的事。波拿巴安排这场明知自己不能守约的约会时，希望逃避克莱贝尔的责备和避免面对他那倔强憨直的脾气。他给克莱贝尔写了所有非说不可的话，提出不守信约的原因是惟恐被英国巡洋舰发觉，因此比预定日期提前三天启程。但是波拿巴写信时明明知道，信到时他已在海上了。克莱贝尔向督政府痛诉了这种骗局。

第三章 成为第一执政

8月23日法军登上了三桅舰米隆号和加利埃号，人数只有四五百。他们很快到达撒丁岛，沿西岸航行，与陆地保持适当距离。波拿巴怕碰上英国舰队，打算登岸，再去科西嘉，等待有利时机再回法国。

波拿巴失去了四名侍从武官：克鲁阿泽、苏耳考夫斯基、于连和圭贝。卡法雷里、布律埃斯、加撒比安卡也没有了。海上满布敌人的船舰，时刻都有被俘的危险，波拿巴不断在甲板上踱步，监督他的每道命令的执行情况。出现一片再小的帆影也会使他陷入不安。他一直担心成为英国人的俘虏。

10月8日，在逃脱了英国舰队的追逐之后，上午八时进入弗雷儒斯湾。海员中没有人熟悉这段海岸，他们不知道身在何处。岸上事先不知道他们要来，而讯号在他们出国期间又更换了，他们无法回复。炮台向他们开了几炮，但是他们胸有成竹，驶入港口，甲板上人群簇拥以及他们的欢乐表现，很快解除了岸上的疑惑。没等他们抛锚，已在谣传有一艘舰上载有波拿巴将军。刹时间海面布满了小船。他们每个人都被举着抬到岸上。他们向挤在四周的男女群众解释他们

所冒的危险时，他们全都喊道：“我们宁可染上疫病也不要奥地利人。”

宣布波拿巴回来一事在法国和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被指责破坏了卫生条例。他本想绝对服从通常的隔离手续，但是弗雷儒斯的民众不答应。他们是完全被抬上岸来的。他们一想到从疫病猖獗的亚历山大港来的这500人和一批货物的上陆，就觉得法国和欧洲从这样的天灾中保全下来真是出奇的幸运。

他渴望得到消息，一到弗雷儒斯就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他在那里第一个得知法军在意大利败绩的详情。“祸事太大了，”他说，“什么也办不成了。”他决定在登陆的当天晚上就回巴黎去。途经各地，无论城镇乡村，他都同在弗雷儒斯一样受到难以形容的热情欢迎。

饱受无政府状态和内战之苦的外省又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作为派系斗争的广大舞台，几乎整个南方都呈现痛苦景象。国家呻吟在暴虐法律的重压下，缺乏道德力量、不正义、沦为派系和阴谋的玩物的五头政治遭到普遍反对。公路上盗贼充斥。督政府的代理人实行最无耻的掠夺，到处陷于无政府状态，一切都似将瓦解。任何变革都要比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强，大多数法国人切盼脱离这样一种无法忍受的局面。无政府状态和来自波旁王室的危险同时构成威胁。人人

感到迫切需把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同时保持那些适应时代精神和才智的制度。为此法国已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目前又濒临永远丧失这些制度的危险。国家正在期待一个能够恢复安静的人，但是迄今还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

波拿巴，作为一个遍身荣耀的幸运军人站出来了。他曾把法国国旗插上罗马神殿和金字塔。他的伟大活动，他的辉煌事业，他的屡次成功，他对法兰西的忠诚献身精神，他的种种观念的正义性，一切条件都适合举他作为最能使法国国家伟大、幸福并建立公众自由的人选。波拿巴并不缺少高瞻远瞩的目光，也不缺少学识和必需的才能，他只是缺乏意志。因为，事实上谁能料到他一朝最高权力到手后，便会把他宣扬了多年并赖以擢升的那些原则全部踩在脚下？谁能相信他竟会以不折不扣的专制政治取代法兰西向往了多年的自由？为和平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法兰西做出过多么重大的牺牲啊！但事实是：当他的野心得到满足，当他牺牲了一切以达到他的目的时，人们眼看他重建了那些他曾为之战斗的原则，并以同等的精力护卫这些原则。

波拿巴头脑里不断思考的计划中，无疑有了升任法国政府首脑的计划。但是如果认为他从埃及回来时已想好任何固定的计划，那就错了。事态的进程符合

他的愿望，整个法兰西为波拿巴铺平了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在二百多里格的路途上，到处是异口同声的喝彩和万众欢腾的景象，使他把最初仅为插手共和国事务的愿望变成了民族的使命。

民众感情自发地迸发出来，响亮地宣告人民的疾苦，希望凯旋的将军解救他们。攻占埃及的将军的归来所激起的普遍热忱，使他高兴到无法表达的程度。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促使他走向似乎是法兰西的愿望在引导他前去的目标。

杂乱无序的时候，一切权力都已搅乱而没有东西能够建立平衡的时候，最能干、最坚强、最大胆的人往往容易压制他人。波拿巴在军事上比同时代人更胜一筹，他的好运和荣誉的优胜地位，他的名声的影响，此时帮助了他，正如在他三分之二的历程中帮助过他一样。

当他成为法国权力的主人时，如果他遵行原先宣扬过、至此一直为之战斗并获胜的那些原则，如果他运用他的全部影响来捍卫他的民族主张和他的时代要求——法国人民不至于不把他排在伟人的第一位，但是他为人类福利所做的没有为他一己的荣誉干的那么多。他将因历次胜利而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不是为他的攻城掠地，因为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他没能保住任何一处地方。他要求尊他为古今最伟大的将领之

一，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留给法国的比法国托付给他的要少，比路易十四留下的也要少。他的光辉的意大利战役把威尼斯给了奥地利，把爱奥尼亚群岛给了英国，他远征埃及把马耳他给了英国人，毁灭了法国的海军，牺牲了法国32000人。在波拿巴的民法典中，在哲学和理性上，能够批准的只有一部民法。他其余的法令全是无效的，只有他存在时站得住。不论是作为执政还是皇帝，他对法兰西的幸福有何贡献！子孙后代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如果在天平的一边搁上法军所有的胜仗和全部荣耀，另一边搁上全欧列强攻入巴黎的后果，称上一称，就可看出天平倾向哪边。

10月16日他们抵达巴黎，他在弗雷儒斯登陆的消息早已由快讯传到。到达的第二天，他拜会了督政府，晤谈很冷淡。24日他说：“昨天我在戈伊埃那里吃饭，西哀耶斯也在座，但我装作没看见他。我看得出他为此生气。但是他属于我不喜欢的那个体制。”他当时正在考虑怎样把西哀耶斯排挤出去，取代他担任一名督政。

莫罗享有很高的军事声誉，莱茵方面军收容了许多勇士入伍，可并不减少他们对攻占意大利将军的赞许之辞。他们对弥补了舍雷尔在德国的惨祸的将军表示钦佩因为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热心的共和党人贝尔纳多特于波拿巴在埃及征战期间担任陆军部长，但

已于波拿巴返回法国前三星期辞职，这两名将领都受到他们统率的军队的信任。波拿巴有意大利的光荣的伙伴，有他后来称之为“他在埃及的伙伴”作忠实信徒。军队是清一色的共和派，而苦恼的督政府似乎是为了给阴谋家当工具而设置的机关。有种难以置信的热情一路伴随波拿巴到巴黎。但是仅凭群众的呼喊还不足以得到选票，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这时，贝尔纳多特一派希望贝尔纳多特重任陆军部长。制止这个计谋实现对于波拿巴事关重大。波拿巴回到巴黎两天后说：“我认为贝尔纳多特和莫罗会反对我。但是我不怕莫罗——他缺少精力，他要的是军事而非政治权力，我可以许诺他当司令官，把他拉过来。可是贝尔纳多特有摩尔人的血统。他大胆而有冒险心；他不喜欢我，我可以肯定他反对我。他如果怀有野心，会不顾一切。何况这家伙不受引诱，他不为感情所动，而且精明强悍。不过，我们终究是刚到，我们得看看。”

波拿巴的首要意图是在督政府中取得一个席位。但是这一点，他的年龄是无法超越的障碍，无论他怎样努力克服也是徒然。当他的意向被人知道后，那些认为他就是自己寻觅已久的对象的人，立即聚集在他周围。这些人在各自范围里都是有能力有势力的，都尽力实现波拿巴同西哀耶斯的和解，把他们之间的不

和变为友谊。

但是经过得力的朋友居间调解，一切都改变了。他们使波拿巴相信，取代西哀耶斯是没有希望的，还是同他合伙推翻两人都不喜欢的政体为好。有人对波拿巴说：“去那些把共和国的朋友当雅各宾党人对待的人中间寻求支持，而且，相信我，西哀耶斯就是那一派人的首领。”西哀耶斯一同波拿巴取得谅解，就泄露出巴拉斯说过的话：“小班长在意大利发了财，他没有理由再去。”波拿巴特意去督政府驳斥这种说法。他在各督政面前痛诉，毫不畏惧地断言，猜想他的财富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即使他发了财，也不是以损害共和国为代价的。

波拿巴信任的只有少数人，他的计划只告知那些为成事所必需的人。其余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他们的领头人，消极等待为收买他们而许下的诺言的兑现。

即将演出的这出伟大戏剧的各个角色都已分派停当。11月9日之前的三天间，人人俱已到位。吕西安灵活而机智地在两院推进这个阴谋；西哀耶斯负责督政府；雷阿尔在富歇的影响下同各部门谈判。根据他主子的指示，在不累及富歇的情况下，巧妙地设法毁掉那些授权给那位部长的人。

11月9日(雾月18日)上午，所有忠于波拿巴的将领都会集到他家。除贝尔纳多特外，人人都全副

武装。他身穿便服很是令人吃惊。

波拿巴把贝尔纳多特领到隔壁房里。他们谈话历时不长，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攻占意大利的将军的朴素住宅太小，挤不下这么一大群人，他们站满了院落和通道。

那天元老院早在上午七时就在杜伊勒里宫集会了。共谋者之一当即宣布，救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提出两项法令要他们接受：其一是立法机关的会议应立即迁移到距巴黎数英里的圣克卢庄园去举行；另一是把包括国民自卫军在内的首都内外所有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授予拿破仑。两项提案当即通过了，几分钟之内，波拿巴在他的武装伙伴的簇拥下接受了授予他的新职，随后立即上马离去。元老院通过法令用的是可以称为虚假多数的办法，因为议员是在不同的时刻召集的，而且故意使吕西安和他的朋友拉拢不过来的议员没能及时接到通知。

元老院的信息一到，波拿巴要求所有的军官追随他。有几个拿不定主意，没有跟随他，其中有贝尔纳多特。波拿巴迅即回来请他服从，但是他拒绝了。数达万人左右的一支庞大部队早已集合在杜伊勒里宫园林里，由布农维依、莫罗和麦克唐纳等将领率领。波拿巴检阅了这些军队，向他们宣读元老院任命他统率一切武装部队、责成他维持公众安宁的法令。

当天上午十时，敌对的500人院也举行集会，听说他们的会址已从巴黎迁往圣克卢，感到惊奇而愤怒。但是他们无法争辩，得高呼“共和国万岁！宪法万岁！”而离去，并煽动他们的盟友于次日早晨集合。显然，这次军事革命不是被击退就是推进到圆满的结局。那天拿破仑留在杜伊勒里宫，部队武装待命，大家期待决定性的一天的来临，焦急得透不过气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奉缪拉的命令开赴圣克卢。

勒默西哀主持的元老院会议于一时开始。结局似的热烈的讨论使两院都陷于混乱。督政府已不存在。西哀耶斯和迪科投入了波拿巴一派；戈伊埃和穆兰做了卢森堡宫的囚徒，处在莫罗将军监护之下；巴拉斯先是宣布，他觊觎督政一职的唯一目的是他爱好自由，继而提出辞职。这时波拿巴在一队掷弹兵护卫下进入大厅，兵士们就留在大厅门外。他想在会上讲话，但是他的话音淹没在“共和国万岁！宪法万岁！打倒独裁者！”的呼声中。波拿巴退到掷弹兵那里，他的兄弟、议会主席吕西安也在场，士兵们迟迟不敢行动。吕西安拔剑高呼：“要是我哥哥胆敢损害法国人的各项自由，我誓把这剑插进他的胸膛。”这个戏剧性举动完全成功。士兵们听了这句话，犹豫顿时消失，波拿巴发出讯号，缪拉带领掷弹兵冲入大厅，逐出所有的代表。一切都被迫拜倒在刺刀的逻辑下，这著名的

一天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到此为止。

夜晚十时，一片纷乱喧闹的圣克卢宫已是一片沉寂。全体代表还在那里，他们在厅堂、走廊和庭院中踱步。绝大多数似已饱受惊骇，有的装作满意，不过全都万分焦急地想回巴黎去。

推翻一个政府的白天过去了，有必要利用当晚组成一个新政府。元老院开会了，吕西安四处寻找五百人院中他认为可以倚靠的那些人。他只找来30多人，包括他们的议长在内，可这批人就算那人数众多的议会的代表了，虽然他们只是其中一小撮。有这么一个代议机关的幻影很重要，因为，虽然波拿巴白天干的尽是非法的事，却要做出像是依据法律行事的样子。会议结束时发布公告宣布督政府已不存在，列举了61个人的姓名，宣称他们由于不断进行不法活动并且积极参与近日的动乱，已不能再任国民代表。他们颁布法令，政府权力由3名执政行使，任命西哀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3人为执政。凌晨三时，一切都安排妥当，圣克卢宫恢复了一向的宁静，呈现一片空旷无人的外观。

波拿巴乘坐马车去巴黎。他因几经考验和忧患而疲惫不堪。新的局面展开在他眼前，他全然陷入沉思，沿途一语不发，到家时他说：“我说了许多贻笑大方的话。我宁愿对士兵而不喜欢对律师讲话。那些家伙

使我害怕。我不习惯公众集会，但集会总是要来的。”

雾月20日(11月11日)上午，第一执政派他兄弟路易去通知前督政说，他已获释。此事这么迅速并非没有波拿巴的动机，因为波拿巴急于迁入卢森堡宫。结果第二天晚上就搬进去了。

波拿巴几乎掌握全部军队，那是他可以依靠的。但是光有军队还不够，他还想合法地取得较大的民政权力。他立即着手建立参议院、保民院、国务会议以及新的立法机构——事实上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他建立了一个执政府，波拿巴为第一执政，任期10年；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任期也是10年；第三执政勒布伦，任期5年。除此以外还设有一个稳健保守的参议院、一个300人的立法院以及100人的保民院。保民院后来在1807年撤销了。

11月17日三执政发出命令，逮捕并拘禁那61名代表，命令把其中38人送往法属圭亚那瘟疫流行的海岸。其余的获准在警察监视下留居法国。这次放逐产生了坏效果。因为这种严厉手段不合时宜，违背了9日圣克卢保证的温和措施。康巴塞雷斯草拟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这类措施对于维持安宁并不起作用，因此驱逐出境令被撤回，这批人都置于警察监视下。几天后西哀耶斯进入波拿巴的内阁。

波拿巴在卢森堡宫的主要工作是策划筹款的方式。

虽然马基雅弗利用一章的篇幅证明金钱在当今世界的事务中用途极小，但是波拿巴的见解可不相同。他在这里占用一楼右面的一套房间，从伏吉拉斯街出入。他的起居室靠近通向二楼约瑟芬的一道专用楼梯。十点钟吃早餐，餐后波拿巴总是同他的日常客人，即几名侍从武官、他邀请的人以及从不离开他的人，交谈一会。他也接待一些私人朋友，——其中有他的弟兄约瑟夫和吕西安。他见到他们总是很高兴，同他们亲切谈话。康巴塞雷斯约在中午时来，一般在他这里逗留一小时左右。勒布伦很少来访。他虽身任执政，德行却未变。在波拿巴看来他过分保守，因为他一直反对波拿巴富有雄心的意图和攫取最高权力的计划。一周中他去国务会议两三次。晚餐在五点。餐后他上楼去约瑟芬房里。他通常在那里接见来访的各部部长，其中尤以外交部长来访让他高兴，特别是外长一职由塔列朗担任以后。快到午夜时，他往往匆忙地说：“来吧，我们该睡觉了。”这是就寝的讯号。

在卢森堡宫，在可敬的约瑟芬仪态万方地主持的客厅里，夫人一词重新使用了。这是法国古来礼仪的第一次恢复，某些热心的共和人士甚为惊异。但是不久事情在杜伊勒里宫走得更远了，在国家典礼上采用殿下一词，在家庭圈子里采用阁下一词。

第一执政就职之初，虽然一贯把搜集到的材料同

人商议，还是注意接受一些熟人的推荐。波拿巴刚把政府抓到自己的手里时，对于革命和担任民政职务的那些人了解甚少，因而必须搜集各地情况。但是当一时的纷争变得越平静，党派精神就越加谨慎，迄今为止，混乱状态不堪收拾的地方，经过他的严格调查恢复秩序之后，他在授人官职上就逐步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论是新设的机关或是各部门常有的一些日常更动，都是如此。

一个新政府在被推翻的政府的废墟上兴起时，如果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笼络人心的最好机会，就是提出和平的前景，因为和平总是民众向往的目标。波拿巴深知这点，即使他内心愿意战争，他也知道表现和平倾向及和平对于他有多么重要。因此，他在卢森堡宫就职以后，急于照会各国，他已进入执政府，同时致函法国政府所有的驻外代表。他也急于同伦敦的宫廷展开谈判。当时法国几乎在同整个欧洲交战。法国已失去了意大利。德意志皇帝受制于他的朝臣，朝臣又受制于英国，法国国内又没有军队。对于第一执政甚为重要的是，各国应明白，指望波旁王室复辟是不可能的，本届政府的目标是采取一种有秩序的和革新的体制，并能够同各国保持友好关系。为此目的，波拿巴命令塔列朗首先向英国内阁提出和平建议。

照会来往没有立即产生结果，然而第一执政达到

了他的部分目标。如果英国政府不愿进入和平谈判，至少有理由假定执政府随后的提议会得到同意。无论如何，这次交往向波拿巴提供了宣布他的各项原则的机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能断定，波旁王室回返法国不至成为两国间恢复和平的必要条件。

德·塔列朗先生担任外交部长以来，外交部的业务开展得极为活跃。在共和派人士中找出这样一个旧政权的贵族来对于波拿巴大有好处。选中德·塔列朗先生对于各国朝廷来说，是一种谦恭之举。为了同他们打交道而向欧洲外交界人士介绍这样一个人，他的等级至少同他们不相上下，又被公认为仪态温文尔雅，具有优良品质和真正才能，也是对欧洲外交界一种细心的关照。

波拿巴寻求建立友好关系的不仅是英国，执政府也向奥地利皇室提出和议，不过是分别进行的。不料这几方面的谈判都没有成功。欧洲各国无一承认以波拿巴为首的新政府。

但是因为波旁王朝幸福地复辟了，他们重登宝座的问题便具有更加崇高的性质。路易十八的来函在第一执政收到后甚为激动，他虽然每天宣称他同王公一类人不打交道，但还是在考虑他要不要答复这次倡议。当时吸引他注意的各种事物的压力使他犹豫了，他不急于作复。约瑟芬和奥坦丝恳求他让那位王孙抱有希

望，她们的恳求非常急切。一天他说：“女人这种魔鬼真是疯了。圣日尔曼郊区改变了他们的脑筋，被她们当作守护神了。但那没有关系，我同他们不相干。”波拿巴夫人催促他采取这一步骤，免得他想自立为国王。想到此事她头脑里便引起痛苦的不祥之兆而无法克服。

第一执政以过人的英明探讨了路易十八的提议及其后果。事情搁置于此，国王的来函丢置桌上。他的权力日益增长，地位日益巩固，在他看来波旁王室的机会也日益减少。从收到国王第一封信到收到第二封信后使第一执政作复，其间相隔七个月。

波拿巴同保罗一世的初步关系是在执政府就任以后不久开始的。然而事态看来不那么不利了：从瑞士和莱茵河两岸已经传来含糊的报道，指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存在冷淡状态；而且，与此同时，伦敦和圣彼得堡两个朝廷之间有隔阂的征兆开始被察觉到了。这时第一执政也已发觉保罗一世性格豪爽而且有些怪僻，认为这是设法击破俄英联盟的有利时机。他没有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时机。不久以前，英国人拒绝参加交换7000名在荷兰被俘的俄国士兵的条约。波拿巴下令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穿上同他们过去所属部队相称的新军服遣返俄国，不要赎金，不要交换，也没有任何其他交换条件。这种明智的宽宏大量并没有

白费，保罗深为感动，虽然近来同英国紧密联盟，可是现在，立即宣布与英国为敌。第一执政对这次政策上的胜利感到高兴。

从那以后，这位执政同那位沙皇成了要多好有多好的朋友。两人争相表白友情，可以相信，波拿巴不会不把这种谦恭有礼的竞赛替自己谋利，他深深打动了保罗的心，竟能对圣彼得堡内阁产生直接影响。

当时英国驻俄大使惠特窝斯勋爵奉命立即离开俄京前往里加，到保罗死时为止，那里一直是北方的阴谋中心。各港口的英国船只被扣，一支普鲁士军队应沙皇的紧急要求威逼汉诺威，波拿巴抓紧时机，并且利用叶卡捷琳娜政权的即位人向他表示的友谊，决定使这种友谊为他执行构想已久的计划效劳：他打算经由陆路对英国的东印度殖民地发动远征。

波拿巴毕生历程中再没有比体验到保罗对他的热忱更为满意的了。在他看来，一位君主的友谊是他自己成为君主的一个步骤。另一方面，旺代郡的事态开始呈现好转的局面，他希望不久实现他所热切希望的国内和平。

这期间第一执政继续把俄国皇帝的友谊转变到牢固的根基上。实际上，用英国的海上霸权来激起各个次要海上强国的愤怒和嫉妒之情向来不是难事。英国声称有权搜查中立国船只，并宣告，对于封锁问题的

主张，确实曾由俄国和欧洲每个海上国家加以承诺。无奈宿怨尚存，波拿巴最机灵不过地利用了每一部外交机器来挑起对英国的同仇敌忾。首先是沙皇，然后是普鲁士、丹麦和瑞典诸国的内阁，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波拿巴为法国国内的安宁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还必须结束法国两处边境激烈进行许久的战争才算圆满。奥军收复了意大利北部，已经威胁到萨伏依边境，图谋攻入普罗旺斯以支持当地王党的叛乱。在那里抵抗奥军的部队人数远远不够，屡次败于苏伏洛夫的残军。莱因边境的奥军和法军势均力敌，但也大有忧虑的余地。波拿巴上船去埃及时留给共和国的宏大气派已变成可怜的姿态。事实上，由那次败绩造成的全国性沮丧对于抑制拿破仑的野心是大有用处的。如果说国内需要强有力的手腕，那么也同样需要一位将领能在战场上为三色旗重获胜利，因此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雾月革命。

奥地利盟国中实际上已有一个离开了。俄皇保罗由于对苏伏洛夫麾下的俄军受到那种方式的支援感到愤慨，从获胜的战场上撤出全部俄军。波拿巴凭他担任第一执政的身份，决定在同奥地利开战之前取得同英国议和的声誉。他亲自致书英王乔治三世，英方拒绝谈判。

波拿巴确定5月6日离开巴黎，并作了一切安排，也发出了命令。但他还不愿人知道他前去指挥军队。启程前夕，他当另外两名执政和各部门的面对吕西安说：“明天写出致各省长的通报，你和富歇送给各报去发表。只说我已出发去第戎视察后备军。你还可以说，我或许最远要去日内瓦，但是肯定说我离开巴黎不超出15天。康巴塞雷斯主持国务会议。我不在时你是政府首脑，对国务会议也这么说：你可以说我离开是短期的，但是别讲定任何事。让国务会议确信我完全满意，他们已经作了很大的贡献，我希望他们继续下去。等着，我还忘了，你同时还可宣布我已任命约瑟夫为国务会议成员。出什么事的话我会像雷电一样赶回来的。我把法国的一切重大利益全托付给你了。我希望不久维也纳和伦敦就会谈起这事。”

5月7日到达第戎，他以盛大的仪式检阅了约7000至8000名未经训练的衣着不整的部队，把他们交付布律纳管理。那些奥地利间谍对这次执政检阅再次感到满意。这次拿破仑在第戎只停留了两小时，通宵赶路后于次日到达日内瓦。第一执政已决定，他们要冒阿尔卑斯大山的一切危险和困难突入意大利。向瓦尔河和热那亚军行进起来要比较容易些，也多半会取得胜利，可是仅仅取得胜利还不够。最亟需的是，波拿巴要克奇制胜。他的计划是不顾千险万难从阿尔

卑斯山下来，疾趋梅拉斯后背，切断他同奥地利的一切联系，而后迫使他应战，这一战有马塞纳和絮歇在他另一侧，回师必遭覆没。

为了比较容易搜集行军所需粮秣储备，使进军能更迅速地完成，以及使敌人摸不清行军目的何在，拿破仑决定他的军队要采取不同路线分四路前进：蒙塞率领的左翼是莫罗军中分出的15000人，奉令经由圣哥塔出山；杜劳的5000军取道切尼山方向；同等兵力的沙白朗军经小圣伯纳德前进；第一执政亲自率领35000人的主力，让他们完成携带大炮翻越大圣伯纳德巨大天然屏障的宏大任务。

从5月5日到18日，他的队伍都出动了。拉纳带领先锋部队在前开路，贝尔蒂埃将军和第一执政亲自指挥后卫，因后卫有炮兵随行，是最重要的目标。到了圣彼埃，道路消失了。这支军队从这里起不得不载负了战斗所需的全部军火，包括四十门野炮的辎重在内，攀登高空怪石嶙峋和永久积雪的山脊前行，那是只有羊倌、羚羊猎人以及歹徒私贩才敢来去的地方。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一失足就没命了。头顶的冰川只须射上一枪便足以引起崩落。所跨越的无底深渊里凝结了冰块。大炮和弹药的运输是最困难的，因此第一执政亲自监督搬运。

5月16日拿破仑在圣莫里斯修女院宿夜。其后

4 天间，全军通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5 月 20 日波拿巴在这座高山顶上的十字军救护团修女院驻停了一小时，修女院的善良神甫事前已接到通知，他们在每个士兵路过时供给面包、奶酪和一怀酒做午餐。他们因为这种适时的善举受到首脑的热烈感谢。在这里，他同一个青年农民分手，这个青年作为向导，从圣莫里斯修女院一路陪同他行走到此。拿破仑同这个青年人无拘无束地聊天，对他的纯朴感到极大的兴趣。道别时，他问到这名向导家境的一些详情，给了他钱币和一张致圣莫里斯修女院院长的便条。这农民照交了便条，惊异地发现，靠了他不认识的一张字条，他的物质福利有了固定的增加。然而这个被慷慨奖赏的对象后来不记得他同执政的谈话了。他形容拿破仑是个“黝黑的人”，虽然和蔼可亲，目光相遇时总免不了令人产生恐惧之感。这位英雄的话他留在记忆里的仅有一句：“我在你们的山里淋坏了这顶帽子；也罢，我要在山那边找顶新的。”然而，当士兵沿那个称为“荒芜谷”的荒野推进受到障碍时，那向导把波拿巴的出现和话音的效果描述得非常有趣。通常只须望一眼或者说一个字就足以使全体人员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路上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执政下令击鼓吹号一如发起冲锋，这样做也从没有失败过。拿破仑手下的官兵有这样英武的性情，他调动他们的手腕就这样高明！

17日拉纳抵达夏蒂荣，在那里袭击并打败了5000人的奥地利军，奥军在那里遭法军的攻击时，惊慌失措，好似敌军是从云端落到他们面前的。

23日望见了控制大路的炮台，它右临多拉巴耳蒂亚小河，左傍阿尔卑斯山，波拿巴来到俯瞰炮台的一处高地，把望远镜平放在草地上，自己伏在掩护他的灌木丛后，以躲避被围炮台的射击，仔细观察炮台。他向几个前来提供消息的人提出问题之后，以不快的口气指出了所犯的一些错误，凭绝少受骗的军事眼光下令构筑一座新炮台轰击标出的一点。他说，从那里几发炮火就可迫使炮台投降。发布命令后他就下山去伊夫里亚宿夜。6月2日他获知炮台于前一天投降了。

同日到达米兰，那天波拿巴获悉圣巴德炮台已经拿下。他们在那里停留6天，这时决定全局胜负的一天正在临近。波拿巴作出安排，分派大军各部去占领指定的地点。缪拉被责成去进占皮亚琴察，他刚占领该镇便截住梅拉斯将军的一名信使。消息宣告坚守日久的热那亚已于6月4日投降。这时经过长久守卫之后，守方因此闻名，马塞纳更是获得盛誉。

13日拂晓，波拿巴渡过斯克里维亚河，开向广阔的马伦哥平原中央的圣朱里安诺村。轻骑兵没有发现敌军。无疑，梅拉斯正以全速行军，因为如果他认为等候法军合适，他不至于忽视马伦哥平原这个有利

于展开他的大量骑兵的战场：看来敌军很可能正向日内瓦进发。根据这种想法，波拿巴派德赛的部队为先锋，火速开往左翼末端，命令他们监视从诺维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大路。他又命令维克多师进入马伦哥村，并派出侦察组到博米达河上察看敌人是否在河上架了桥。维克多来到马伦哥，在那里发现奥军后卫三四千人，他进攻并击溃了他们，占领了该村。他的侦察兵于薄暮时分来到博米达河，他们报道说敌人在河上设桥，亚历山大里亚只有一支平常的守军。他们没有提供梅拉斯军队的消息。14日拂晓，奥军成单行开过博米达河上的三座桥猛攻马伦哥村。顽强抵抗持续了许久。波拿巴从激烈的炮声中发现奥军已开始进攻，便立即发出命令，要半日前已向左方进发的德赛将军率部回圣朱里安诺村。波拿巴于上午十时来到圣朱里安诺和马伦哥之间的战地。敌军到底攻下了马伦哥村，维克多师在坚强抵抗之后被迫退出。左方平原上布满了法军，他们到处散布惊恐情绪，许多人甚至恐慌地呼喊：“一切全失败了。”

拉纳将军的部队在马伦哥右侧不远处同敌军交战。敌军攻占该村之后，向左展开，在法军右翼的对面摆开战线。波拿巴当即派他的骑兵卫队营占领右边的一处优良阵地遏止敌军。卫队营包括800名掷弹兵，是全军最精锐的部队。拿破仑亲自率领第七十二旅半

个旅赶去支持拉纳，并指挥卡拉·圣西尔的后备师。这时，全军战士在广大的平原中央发现了第一执政，他们都是参谋人员和200名头戴皮帽的掷弹骑兵。这一景象唤起部队胜利的欲望，他们恢复了信心。

奥地利军队溃不成军。一面有博米达河对岸的法军指望在拂晓渡河；另一面，他们的右后方又有絮歇将军的部队。

梅拉斯将军决定利用博米达河为屏障并倚靠亚历山大里亚城堡的保护，让部队在整个夜间集结休息，以后视需要重渡塔那罗河，保住那个阵地，争取到谈判，以投降来挽救他的军队。

马伦哥之战决定了意大利的命运，奥地利军一败涂地，总司令无力伺机再同拿破仑一决胜负，就在次日提出了议和。

梅拉斯提出放弃热那亚和皮蒙特、伦巴第以及教皇领地的一切强固地点，条件是波拿巴让他所剩下的军队平安地开到曼图亚后方。拿破仑接受了这项建议，马上休战。这一战就几乎收复了法国人在1799年意大利战役中失去的全部领土。他的功勋已足够给他的名字增添无比的光辉。并且表明，在他的指挥下，法国军队仍不失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他以梅拉斯将军的提议收场还有别的动机。他知道英国军队已在开赴热那亚的海路上，万分紧要的是，要在他们到达

目的地以前重占该港。

停战协定一签字，波拿巴就在托来·迪·加利佛罗口授了一个函件：

执政公民，马伦哥战役的次日，梅拉斯将军带讯给我军前哨，请求准许他派斯卡耳将军来我处。当天草拟协定，副本附上，夜间由贝尔蒂埃将军和梅拉斯将军签字。我希望法国人民对他们军队的作为感到满意。

波拿巴

函中末尾一句话表明第一执政仍然承认人民的主权。战斗已取胜，哪怕在这样一件琐事上也要另外两名执政感到他们不是第一执政的同僚而是他的下属。他们在6月17日回到米兰。再次占领此城后，波拿巴不论在何处出现，欢呼喝彩声都不绝于耳。

在6月15日到11月10日的休战期间，流亡在外的波旁王室的王公，又几次竭力诱使第一执政成为法国的蒙克。阿图瓦伯爵使用了巧妙的谈判方法，他派了非常美貌的贵妇基歇公爵夫人去巴黎。她毫不费事地结交上约瑟芬，一时成为执政座上光彩夺目的人物。但是一旦拿破仑发觉了这位美人的目的，就勒令她在数小时内离开巴黎。

马伦哥战役后的休战最初破裂过，后来又恢复了。但是奥地利受到200万英镑津贴的贿赂，不肯谈判缔和。这同奥国的一贯政策是相符的——奥国在战场上被击败后，总会随时许下一些诺言，可是得到些许利益就赖掉了。这一次奥国得了英国的金钱援助，对于再次挑起战端并未断念。

英国和奥地利不仅没有对波拿巴表现的种种克制表示领情，两国联合起来的傲慢态度看来有增无减。于是他立即下令在德国和意大利恢复进攻，战火又起。

驻意大利的法军渡过了明乔河，德国境内的法军渡过了多瑙河。著名的霍亨林登战役使法军前哨推进到距维也纳不足10里格处。这次胜利带来了和平，因为第一执政接受了过去的经验，在奥地利同意单独缔结和约之前不允许休战。奥地利已被逐往最后的壕堑，被迫投降并抛开英国。英国内阁虽已付出200万英镑也无法阻止这次分裂。他大喜过望。1800年12月3日，莫罗在全然不利的情况下赢得了那次著名的战役，结束了维也纳内阁举棋不定的状态。第一执政于12月6日接到消息。那是个星期日，他刚从歌剧院回来，高兴得跳起来了。这次胜利给和平谈判开了新生面。

奥地利的种种希望因致命的霍亨林登之战而破灭，现在别无办法，只是在能争得的最好条件下缔和。最

后和约于1801年2月9日在吕内维尔签字。根据和约，奥皇不仅作为奥地利王国元首，而且以德意志帝国首脑身份，保证以莱茵河为法国国界，因此牺牲了一部分普鲁士领土以及帝国其他附属王公的领土。奥地利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托斯卡纳，波拿巴决定将它转交给巴马王室的一位王公，以报答西班牙在战争期间的支持。奥皇承认巴达维亚共和国同法兰西共和国合并，并承认在内阿尔卑斯和利古里亚两共和国两省区，建立第一执政的持久权力。

只有英国继续坚持同法国对抗。第一执政利用他的全部影响促使北欧联合反对英国。俄国皇帝崇拜波拿巴，在崇敬之情的影响下，事实上在马伦哥战役之前已抛弃了奥地利。第一执政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位专制君王并保护他的利益。

事实上形成了针对海上女王的联合。十九世纪的开始，英国不得不单枪匹马地面对法国的巨大军力及全欧的舰队。

1801年3月初，海军司令海德·帕克爵士指挥一支舰队进入波罗的海，目的在于进攻北方列强各自的港口，不让这几国实现同法国及荷兰舰队相联合的计划。英舰于3月13日通过波罗的海海峡，窥伺哥本哈根海面的碇泊处，丹麦王太子兼摄政已在那里作好迎敌准备。纳尔逊自告奋勇指挥突击。终于在4

月2日等到顺风，率领12艘战列舰，还有巡洋舰和纵火船，扑向丹麦舰队。丹麦舰队包括六艘战列舰，11艘水面炮船以及很大一列小船，彼此连锁并同陆地联系，还有架设88门炮的王家炮台和阿巴克岛上的要塞予以掩护。战斗历时四小时，以英舰大获全胜告终。除了少数三桅舰和炮舰早早逃脱外，全部丹麦舰队不是被击沉、焚毁，便是被俘。摄政太子为挽救首都免遭毁灭，被迫进入谈判，结局是丹麦放弃与法国的同盟。纳尔逊勋爵然后侦察斯德哥尔摩，发现瑞典舰队已经出海，因为不愿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便没有去伤害该城。这时消息传来，保罗在圣彼得堡的宫中遇刺。他奉行的政策为俄国贵族所不满，也不合嗣皇的心意。北方联盟的感人精神事实上已荡然无存，一次短暂的谈判以完全破裂结束。

保罗一世于1801年3月24日夜在宫廷革命中倒下，死于刺客之手。这事使第一执政大为恼火，这次意外事件对他的情绪及对他的政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他指示布里昂把下述声明刊登在《箴言报》上：

“保罗一世于3月24日夜逝世；英国分舰队于30日夜通过波罗的海海峡。历史将指出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的联系。”

保罗同波拿巴的友好关系曾一天比一天密切。波拿巴对布里昂说：“我配合沙皇一定能对英国在印度的霸权给以致命的打击。这次宫廷政变推翻了我的一切计划。”这个决定以及这位专制君王对法兰西共和国首脑的钦佩，无疑成了他致死的原因。这时候那些对更换皇帝怀有兴趣的人成了指控的对象。但是必须承认，保罗的行为和个性，他的暴虐行为，他的粗暴、变幻无常，还有他那经常漫无节制的专制，都使他成了普遍憎恨的对象，因为忍耐是有限度的。这些怨恨给剥夺这位沙皇的宝座和生命的阴谋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保罗去世以后，亚历山大登上皇位。第一执政又回到波兰的肢解和瓜分问题上，这个念头一直在他头脑里盘旋。他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和在埃及时已多次对苏耳科夫斯基说过，他的首要愿望是重建波兰，报复瓜分波兰的不义之举，以这种伟大的正义行为恢复欧洲的平衡。他时常向布里昂口授给《箴言报》的文章就倾向于证明，除非这类掠夺得到赔偿和报复，欧洲永远不能安享太平。可是他又往往不等送往报刊便把这些稿件毁掉。保罗死后不久，他的对俄政策就改变了。对这个帝国作战的想法经常出现在他的脑际，无疑这时他已形成了11年后才发生的那次致命的战役的设想。那次战役别有种种原因，重建波兰不过是

个借口。这个国家曾三次被其强大邻邦的贪婪政策撕成碎片。

一派有势力的人开始向波拿巴建议同教皇决裂，建立一个独立的法国天主教会，其首脑应驻在法国。他们指出，这样做他的权力可以大大增加，他就可以同最初几代罗马皇帝媲美了。可是在这方面，他的愿望同他们的不一致。“我相信，”他说，“法国的一部分是要成为新教徒的，尤其是我要是赞助那个倾向的话。我也确信，法国的大部分人仍将信天主教，他们会热情百倍地反对同胞分化。我只须恢复法国原来盛行的宗教，再给少数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就能使每个人满意了。”

波拿巴考虑在法国重建宗教，他的政府就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从马伦哥战场归来后就设法去完成这个目标。1801年7月15日，关于重建法国的天主教信仰一事同教皇的协议签字，1802年4月间又制定了一条国家法律。

4月11日星期日，庄严的《赞美上帝颂》在巴黎圣母院演唱。听众十分拥挤，到场人大部分在华丽壮观的典礼期间始终站立。毫无疑问的是：到场的人中大部分的脸色和姿态都表示出不耐烦和不高兴，而不是对他们所处的地方表示满意或尊敬。

为说服第一执政当众履行宗教的义务作了许多努

力。他们需要一个有影响的人做个范例。他告诉布里昂，他以下述声明回绝了那种请求：“这已经够了，再别要求我了。你们达不到目的，你们永远别想把我变成伪君子，让我们到此为止吧。”

然而波拿巴终于同意去望弥撒了。圣克卢教堂是第一个恢复这项古老习俗的地方。他命令仪式比宣告的钟点提前开始，使弥撒在人们来到之前便告结束。

1801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份英文报纸送到马尔梅松，宣告艾伯克隆比指挥的英军于3月13日登陆埃及成功，又记述了同月21日的战斗：法军战败，而那位英军将领阵亡。波拿巴起先不相信这则消息，当众声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晚间独处时，他表白了他的担心并深信报纸的记载确凿无疑。这似乎使他极为懊丧，因为他在所有的征战中，对使他名震东方的远征埃及估价最高。因此他竭尽全力保持那处殖民地。

第一执政久已想到撤出埃及在所不免。他接到的埃及方面的最后消息确是令人沮丧的，造成了一种可怕的预感。在亚眠和约之前举行的谈判中，法军放弃对埃及的攻占，这是一大功劳。但是如果在10月1日的草约签字以前，伦敦知道了8月末发生的事件，这种牺牲不能认为很大。第一执政深怕发生这样的事，亲自答复了奥托先生的最后来文，其中包括英国政府

打算采纳的草约。来文和答复都不曾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先生过目。第一执政催促尽可能以全速批准草约，他忧心忡忡到这般程度倒是好事，被迫撤离埃及的信息于草约签字的次日便传到伦敦。奥托先生来函告知第一执政，霍克斯伯里勋爵向他传达此消息时告诉他，他很高兴各事早已解决，因为得到这一消息后，他便不能在同样的基础上处理此事了。实际上，法国在巴黎同意自愿撤出埃及，而根据当时的协议撤离埃及，这点对英国是重要的。撤出埃及是在1801年8月30日，于是付出高昂代价攻占埃及之举化为乌有。

英国根据这项条约交出战争期间攻占的除锡兰和特立尼达以外的一切地方。另一方面，法国交还从葡萄牙夺的各地并保证爱奥尼亚群岛的独立。马耳他则归还给圣约翰骑士团，宣布为自由港。英国或法国都不得在骑士团中派驻代表，守军由中立国部队组成。这条注定要成为不久便战端重起的借口。

正式协定于1802年3月25日签字。这时，不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所展示的欢乐情绪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执政从不指望同英国长久和平，但是他愿意和平，因为百姓渴求和平，和平能提高他的威望，使他能为他的政府奠定基础来。和平是波拿巴攫取法兰

西皇位必须的，恰如战争是为巩固法国皇位并以牺牲欧洲他国王位为代价来扩张法国边界一样。这就是亚眠和议以及突如其来的破裂的秘密。可是必须承认，战端重开比第一执政希望的要早得多。在和战大计上，波拿巴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商讨这个问题时他老是宣称赞成战争，并把只要英国对于欧洲各国政府保持巨大影响，战争即将招致祸患这点置之度外。英国显然在寻求战争，而拿破仑着急的是不能让英国先下手。

他说：“怎么能让英国占尽先发制人的好处！我们必须惊动欧洲！我们必须出其不意地予以重大打击！”第一执政就是这么辩解的。

英国不履行条约激起了他的好战情绪，并在法兰西举国眼中证明立即宣战是完全合理的，他还要向国民解释，和平如果破裂是违背他意愿的。这种举棋不定状态并未延续多久，因为英国国王致书国会，阐述法国各港口正在准备武器弹药，他们必须对筹划中的入侵采取预防措施。这一不守信义的事例激恼了第一执政，致使有一天他在一次公开接见会上当着所有外国大使的面以非常粗鲁的态度质问英国大使惠特窝斯勋爵。

“这一切全是什么意思！”波拿巴说，“你们厌烦和平了吗！难道欧洲必须再次淹没在血泊之中！你们在做战争准备，正是这样！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压倒

我们！你们会看到，法兰西只能被打倒，却永远不会被吓倒，永远不会！”

英国大使对这突然的一击瞠目结舌，无以对答，只能允诺把这次谒见的情况转报本国政府。第一执政的这种做法成了英国召回惠特窝斯勋爵和重启战端的口实，若非英国有意寻求战争，这种小事哪能引起战争。

英国和法国交恶时，两国都可以谴责对方不守信义，但是法国显然是有理的。英国拒绝按照亚眠和约规定交出马耳他，这明明是破坏和约的罪行。而法国可受指摘的不过是有不遵守条约的明显倾向。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皮蒙特以及巴马和皮亚察并入法国，扩张领土的倾向昭然若揭。那是波拿巴倚仗权势干的。可以料想，法国国内的繁荣和法国统治者的野心是英国感到不安的原因，但这不能作为英国公然不守信义，拒绝从条约签字时起三个月内撤出驻马耳他部队的借口。现在已时过一年有余，部队还驻在该岛。马耳他要恢复原有秩序，设置统治者和独立的骑士团，受教廷保护。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三方政府保证条约的履行。

1803年5月12日惠特窝斯勋爵离开巴黎时，波拿巴已在圣克卢。15天内曾经试图恢复谈判，但是没能成功，因此只能选择战争。第一执政在作最后

准备之前，向参议院、立法院和保民院递送咨文。他在咨文中谈到英国召回大使，又出现敌对状态，英王致国会的出乎意外的照会，以及紧接着英国各港口的武装。他说：“法国千方百计促使英国恪守和约，可是无效。英方拒绝了每一次提议，其要求越来越蛮横——可是法国决不屈服于威胁，并将为信守和约和法兰西的荣誉而战斗，而且确信，因为法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民是勇敢的，她有权期望得到应有的结果。”

这份咨文是庄严的，没有波拿巴经常流露的那种吹嘘劲头，参议院除复文外还通过投票决定建造一艘战列舰，费用由参议院津贴支付。波拿巴自己行事时通常在文告中用人民的名义，如同他在终身执政问题上的做法。但是，他为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都便宜了波旁王族。波拿巴虽然还不是君主，却坚决要求英国国王放弃法兰西国王这个空洞尊号。这个尊号之保持至今，似乎暗示旧日的权利还没有放弃。这项提议被接受了。因此，波旁王室返回时，在巴黎条约上，法国国王这个尊号才从英国国王的许多尊号中取消了。

英国怨恨的理由首先是英国的货物被查禁，这在缔和以后反而比战争时期更加严格了。英国方面有了这方面声明，已无须再提出任何别的理由抱怨了。但真相是，英国对法国的繁荣局面以及法国制造业受到的推动感到惊骇。英国政府希望获得一纸能给法国兴

旺的贸易以致命打击的商约。但是波拿巴表示反对，因此，他可能早已预见到同英国破裂，他是故作吃惊罢了。

英国政府的敌意显然出于对商约的失望，英国国王的声明曾提到这一点。声明中埋怨法国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各口岸派驻了大批人员，身分为商务代办，而这种身分及其享有的各种特权只有凭商约才能得到。这就是英国政府怨恨的真正原因。不过以此作为宣战的理由未免荒唐，因此英国才历数了其他的怨诉理由，如皮蒙特和巴马及皮亚琴察两邦同法国合并，法军继续留驻荷兰等。

同英国重开战端时，波拿巴的多数兵种都毫无准备——官兵大批休假在外，骑兵处于散落境地，炮兵因有重铸全部野炮的计划而暂时缺乏战斗力。但这种种困难，都似有魔力地一一克服了。他靠征兵补足兵员，撤消重铸大炮计划，从各大城镇筹募钱款，不久即被占领的汉诺威提供了大批良马供骑兵乘用。

入侵英国是1803年秋季和冬季全欧注意的重大目标。但是次年年初巴黎本身一时成了一连串吸引公众注意的事件的舞台。

有个福舍·波勒被派往巴黎去劝说莫罗和皮什格鲁。莫罗在巴黎，可是从未在第一执政的接见或招待会上露过面。两位将军敌视波拿巴已是尽人皆知的事，

不过皮什格鲁是公开的，而莫罗则是隐蔽的。但第一执政事事顺利，对这两位将军表示的是轻蔑而不是害怕。莫罗这个名字在军队中的影响比皮什格鲁大，策划推翻执政政府的那些人知道，没有莫罗的帮助就成不了事。

时机并不有利，但是他们既已参与英国内阁的部分机密，知道和议仅仅是一次休战，他们还是很想利用这种情况实现和解，以便能够确保日后利害的一致。莫罗和皮什格鲁关系很坏，因为莫罗曾把在德·克林先生马卒中收缴的文件呈交督政府，使得皮什格鲁的叛国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此后皮什格鲁的名字在军队中便失去了影响，而莫罗的名字对于在他指挥下打过胜仗的人则是亲切的。

福舍·波勒的计划是不对任何事情作出决定便同莫罗妥协。莫罗生性疏懒或许再加上他的良知，使他奉行这句格言：人和事都以顺其自然为好，因为拖延在政治上同在战争中一样有用。况且莫罗是真正的共和派，如果他犹豫不决因而没有参与，那他显然不会帮助重立波旁王室，而这恰是皮什格鲁所企求的。

1804年初接连迅速发生了一些大事件。乔治、莫罗和皮什格鲁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企图恢复波旁王朝的阴谋案若非警方纵容默许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莫罗从不希望波旁王室复辟。他的观点与乔治、波力奈、

里维埃以及别的一些人决不相同。当甘公爵之死成了大审讯中可怖的插曲。多数阴谋分子被关押在坦普里监狱和拉福斯监狱。拘禁在坦普里监狱的一个叫布维·特·洛齐厄的企图上吊自杀，他用自己的围巾上吊，正要气绝时狱卒进入，被救活以后他供认，他不怕死，但受不了审讯的考验，与其因恐惧而招供，不如决意自杀。事实上他供认了。正是在他供认的那天上午，莫罗从他在格罗波阿的乡间别墅去巴黎途中被捕了。富歇通过他的密探使皮什格鲁、乔治和其他一些保王分子相信，他们可以指靠莫罗，据说他十分同情他们。莫罗确曾告诉皮什格鲁他受骗了。他们从皮什格鲁那儿了解了莫罗的声明以后，全体阴谋分子准备离开巴黎。正在这时，他们几乎同时全被捕了。乔治于去旺代途中被人出卖。那人在警方默许下从他离开伦敦起一直尾随他，并且不管他在何处和打算干什么都不去惊动他。

阴谋分子几乎同时全部被捕说明，警方十分明了他们的行踪。皮什格鲁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他怕警方会用某种化学方法复制他的笔迹，再填到不是他的供词上去。他害怕泄露出他同莫罗的关系，因为现在正在设法毁灭莫罗，也怕泄露警方教唆阴谋分子采用的手段。

波拿巴的一切图谋无不趋向一个目标——创建有

利于他的法兰西帝国。第一执政对和平破裂后逃亡分子的状况有何变化也很关注。波拿巴同各政府处于和平状态时，波旁王族的事业得不到各国政府的支持，逃亡分子除了顺从情势外也别无选择。但战争的复起改变了一切。这时波旁王族的目标与对法作战的列强的目标一致起来，战争还促成了国外的和已经归国的逃亡分子的联合。

这就是1804年初乔治阴谋案的各首要分子和同谋分子被捕时的事态。3月21日当甘公爵在文森被处决。4月30日保民院有了在法国建立一个由个人主宰政府的议案。5月18日参议院尊奉拿破仑·波拿巴为皇帝。最后，6月10日乔治和他的同谋分子被判刑。于是波旁王族中一人的流血和法兰西王冠加到了一个幸运的军人头上成了乔治阴谋惨案的两个插曲。

3月15日当甘公爵被捕，当即解往斯特拉斯堡城，在那里停留到18日以等候巴黎的命令。命令很快下达，并迅即执行，载着那位不幸的王孙的马车于20日上午11时抵达关卡，停留五小时，然后经外林荫道驰上通往文森的道路，入夜到达文森。这一可怖事件的每一场景都在夜间发生——太阳甚至都没有照到其悲惨的结局。士兵奉命星夜开赴文森；法庭连夜开庭审讯。3月21日凌晨六时，当甘公爵被处死

的消息迅速传遍外省和外国，到处引起了惊恐和忧伤。

第四章 皇袍加身

法国驻外的政府代理人早已奉命以人民的名义谋求人民所不乐意而波拿巴在内心向往的君主权力。民政、军政和教会等机构无不急切地抓住时机呈上请愿书、祝贺函件和感恩书。上书人大部分并不限于庆贺，而是恳请波拿巴巩固他的事业，其真实含义是要他攫取世袭的帝制权力。

在这出壮观的戏剧场景中，波拿巴以他惯有的才能扮演自己的角色，小心翼翼地藏身幕后，让他人为他的处置作准备。

参议院在庆贺第一执政逃脱所谓“英国匕首”的同时，没忘记恳请他切勿迟误完成他的大业。波拿巴把参议院的这份请愿书搁置不复近一个月，到答复时仅仅请求把请愿书的目的表达得更清楚些，参议院和波拿巴之间的这种书面协商是秘密的，没有立即发表，到他想要传达结果时才予公开。为得到他希望的结果，必须让他正在深思熟虑的计划在保民院提出，保民院议员居雷荣幸地正式提出把执政制共和国转变为帝国，波拿巴称皇帝尊号，拥有世袭权。

居雷在4月30日的会议上复述他向保民院提出

的议案，开头他历数了制宪议会以来的历届政府的种种弊端，末后说：“因此我提议，把我们的愿望其实是全国的愿望转达给参议院，其目标：第一，宣布目前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为皇帝，在帝号下继续担任法兰西共和国元首；第二，宣布皇帝尊位由他的家族世袭；第三，我国各项制度中至今仅具轮廓的，应予明确规定。”这就是居雷的解释性的演说辞。一群保民院议员拥向保民院去报名对这个问题发言——个个都补充了原提案人的话，原案本由他授意，而最后还要回到他那里。演说者无不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一个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保民院通过了居雷的提案，再无需隐瞒参议院的首倡提案了。参议院的请愿书于原来日期之后40天发表。

为使他们的行动更加隆重，参议院全体前往杜伊勒里宫，由议长康巴塞雷斯宣读请愿书。他以参议院名义致词，他在发言中说：“一看到危险——上帝已从中救出定要实现自己意图的英雄，自然而然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图谋消灭第一执政就是图谋消灭法兰西。那么，赐给我们紧密结合的各项制度吧，这种体制当会比您久远。您将开创一个新纪元，但您要使其传之久远。荣耀只有经久才不是虚空的。传人啊，完成您的大业，并使它同您的荣耀一样永垂不朽吧！您

已从过去的混乱中解脱了我们，您使我们能够安享今日的幸福，又为我们保证了未来。”

参议院有此答复，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典礼的规定。安排这种种杂事耽搁了15天。到5月18日，拿破仑终于第一次受到他原先的同事康巴塞雷斯用皇上的称号对他祝贺。康巴塞雷斯身居参议院首脑。拿破仑在圣克卢，参议院也在圣克卢正式隆重复会。从康巴塞雷斯的演说中，大家首次听到采用陛下这个尊称。然后皇帝答道：

“凡能增进国家福利的一切，都是我的幸福所系。你们认为这个称号对于国家的光荣有作用，我接受。关于世袭继承法，我听任人民的批准。我希望法国永远不会为加于我的家族的荣耀感到后悔。不论如何，如果我的子孙再不值得这个伟大的国家爱戴和信任的话，我的心灵也就不再护佑他们了。”

然后康巴塞雷斯上前向皇后庆贺。波拿巴晋升帝位的当日以皇帝身份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约瑟夫以大选侯外加殿下称号；路易擢升警长，也加殿下称号；康巴塞雷斯和劳布仑分别封为帝国宰相和财政大臣。

第二天皇帝驾临巴黎，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朝见。聚会的辉煌壮丽和人数之众都是空前未有的。禁卫军司令贝西埃尔以禁卫军的名义致词，皇帝答道：“我知道禁卫军对我怀有的感情，我充分信任他们的勇敢

和忠诚。我经常注视袍泽弟兄们，他们逃脱了这么多次危险，满身光荣的创伤，使我越看越高兴。我看到禁卫军，想到15年来无论哪一仗都有他们的人参加就感到满意。”

同一天，在巴黎的全体将官和校官都由路易以警长身份引见。几天里一切都呈现新面貌，但是巴黎人私下里在嘲笑那批新朝臣举止笨拙，这使波拿巴大不高兴。为使他的登基典礼尽可能庄严隆重，波拿巴下令参议院亲自在巴黎宣布完全更改了国家宪法的关于组织法的参议院敕令，这个仪式定于花月30日举行。

波拿巴登基以后的日子，旧有的程式都恢复了。皇帝决定赐予法国王子和公主以帝国殿下称号，他的姐妹也赐给同样称号。帝国的高官大臣称为尊贵的殿下；大臣的子弟和有衔的人都称为阁下，各国务大臣具有阁下头衔，向他们有所呈请时外加阁下敬称；参议院议长亦赐给阁下衔。

与此同时，拿破仑任命了第一批帝国元帅，并决定对他们口头称呼为元帅大人，书面尊称为阁下。这些共和国子弟由于一个袍泽弟兄的愿望而转变为帝国栋梁，他们的姓名如下：贝尔蒂埃、缪拉、蒙塞、儒尔当、马塞纳、奥热罗、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布律纳、拉纳、莫蒂埃、内伊、达武、贝西埃尔。元帅衔已授与参议员克勒曼、勒费弗尔、佩里农和塞律里埃。

波拿巴巧妙地避开了执政府宪法的规定，那部宪法禁止他在共和国领土以外担任总司令，他就颁给马伦哥方面军以后备军番号。他晋升帝位以后这部宪法不再保留了。

他的嗜战欲望继续膨胀。他很想在新的尊号下大显身手。他试图以不甚正当的手段在大陆上挑起战争。他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条件，他既不为自爱所约束，也不害怕开罪任何强国，他要全国都顺从他，使自己一直保持至尊地位。波拿巴从未认真考虑过进犯英国，只不过以此为借口聚集了一支大军以迷惑大陆各强国，使英国因害怕入侵而告警，借以鼓舞本国军队的士气。这些计划波拿巴对谁也没说过，连他的大臣也不曾告知。惟有他才能制定这项计划。拿破仑在位的第一年保留了7月14日的节庆，唤起了人民对两大胜利的回忆——攻占巴士底监狱和第一次联盟。那一年的这一天是星期六，但是皇帝下诏于星期日举行庆典。这是符合他对于国家教会协议的情绪的。他说：“使我坚决反对重建天主教信仰的就是从前有那么多节日要纪念。一个圣徒纪念日就是一个偷懒日，我不喜欢那样，因为百姓必须干活才能活命。我同意一年四个节日，不能再多，如果罗马的大人老爷对此不满，他们尽可以离开。”丧失时间在他看来是极大的灾难，所以他总是把少不了的庆典合并到已经奉献给宗教的日

子去举行。

7月15日，星期日，皇帝在盛大的帝王仪仗簇拥中首次在巴黎市民前露面。当时在巴黎的荣誉勋章荣获人员遵照新的程式宣誓，这时皇帝皇后由人数众多的一队扈从随驾。他们前往荣誉军人院，受到身任典礼大臣之职、已在指挥典礼的塞居尔先生的接待。他把皇后引到为接待她而准备的座位上，她的座位在祭坛右面拿破仑的宝座对面。

皇帝在庆典上宣布，他将亲自去给集结在布伦的军队颁赐荣誉勋位，不久他就实践了诺言。他于18日离开圣克卢，兼程前往，第二天上午大家还都忙于准备接驾时，他已在他们中间视察工事了。

他离开时，巴黎普遍认为颁发荣誉勋位只不过是借口，重大的目标是突袭英国。这的确只是借口，皇帝想要激起军队更高的士气，他要以新的尊位在军队前露面，参加一些大规模的演习，使军队服从他可能发出的第一声号令。确实，谁能相信，做了这么广泛的准备工作——有这么多的运输船，全军准备随时登船——竟从未真正打算突袭英国！但就是这样，打击朝向了另一方向。

距离凯撒塔不远处，布伦和蒙特累耳军营的8万人在苏尔特元帅指挥下，聚集在一片广大的平原上，参加颁发铸有御像的十字形荣誉勋章仪式。波拿巴去

埃及以前的第一次海岸之行时曾见过的这片平野，是一片圆形凹地，中央有座小山，现在成了波拿巴在士兵中间的御座。他同显赫的臣下驻驾小山上，各团队围绕这个光荣的中心排列成行，看似四射的光芒。波拿巴在这个假大自然之手布置的御座上高声宣读几天前在荣誉军人院宣读过的同一份誓言。这是呼唤全军鼓起士气的信号。这灿烂的一天起了一阵风暴，报告说他的舰队有部分折损之虞。波拿巴离开他颁发十字勋章的小山，前往港口指挥，看看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他一到达，风暴就魔术似地停止了。小型舰队平安进港，完整无损。他返回军营。为士兵准备的体育和娱乐节目开始了；入夜，灿烂辉煌的烟火直冲云霄，从英国海岸清晰可见。

他检阅部队时，总是向军官也时常向士兵问起他们参加过哪次战役，给重伤员颁发十字勋章。皇帝采用的一种奇特的小骗术，对激励部队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会有一名副官说：“找团长打听一下，他的部队里有没有参加过意大利或者埃及各次战役的人。问明他的姓名、家乡、家庭情况，以及他干过什么。还要问他的军号，属于哪个连队，报告我一切情况。”

到检阅那天，波拿巴一眼即可找出给他描述过的那个人。他走到那人前面，仿佛认识他似的，称呼他的姓名，说道：“哦！原来你在这里！你是个勇敢的

人，我在阿布基尔见过你。你的老父亲怎样了！怎么！你没有获得十字勋章！等等，我发给你。”于是这个高兴的士兵就会逢人便说：“你们看，皇上认识我们大家，他知道我们的家庭，他知道我们在那里服军役。”这对士兵该是多大的鼓舞。他还说，他相信大家迟早都会当上帝国元帅！

洛里斯顿雷告诉布里昂一些拿破仑在布伦军营驻驾期间的逸闻，其中一则是两名英国水手英勇无畏的杰出事例。两人是亚眠和约破裂后法国最大的英军战俘营的俘虏。虽然对一切英国人都严加监视，但他们从凡尔登逃出，来到布伦，沿途却没被发觉。他们在布伦停留数日，因不名一文而无法再逃。他们没有登船希望，因为对各种船只都监视甚严。两名水手用小块木板尽量并合，制成一条小船，他们除了小刀之外没有其他工具。他们用帆布盖上小船。小船只有三四英尺宽，长度也相仿；轻巧到一人就能容易地背在肩头。对家园和自由的热爱是多么强大的激情！他们如被发觉，准要枪毙；如果逃脱，同样也难免要溺死。然而他们还是决意乘坐他们脆弱的小船试渡英吉利海峡。他们从海岸上看到一艘英国快舰，就推出小船，竭力追赶。他们离岸不及100特瓦兹就被海关官员察觉，追出去抓了回来。这个冒险事件的消息传遍军营，两名水手的非凡勇气成为大伙谈论的主题。事情

传到皇帝耳中。他想看看这两个人，他们连同小船被带到他面前。凡是不平常的事物都能触发拿破仑的想象力，他对于这么大胆的计划竟用这么软弱的工具去执行感到异常惊异。皇帝问他们道：“你们真的想用这个渡海吗！”“陛下，”他们答道，“如果您不信，放我们走，您将看我们离开。”“我放你们走。你们是勇敢而大胆的冒险家。你们已经获释；还不止此，我还要把你们送上英国船。你们回到伦敦，要告诉别人我如何敬重勇敢的人，哪怕他们是我的敌人。”拉普同洛里斯顿、迪罗克以及其他许多当时在场的人，对于皇帝的宽宏大度都感到十分惊奇。这两人如果不是被带到他面前，会被当作间谍枪决，现在反而获得自由，拿破仑还赏给每人若干金币。这是拿破仑获得最强烈印象的事件之一，他在圣赫勒拿岛同拉斯·卡萨斯先生的一次谈话中还曾回想起这件事。

拿破仑在布伦军营下诏创设十年奖金，他打算于五年后的雾月18日周年纪念日第一次颁发，这是对创建执政共和国的纪念的无害的庆祝。这个办法又似允诺延长共和国的寿命，后来并未达到。所有这些小事儿都没引起注意就过去了。但是拿破仑曾屡次发挥他欺骗世人的伎俩，而且获得成功。人们想象不出皇帝日理万机的情形。他的驾临激起了军队多高的热情，但是他对承包商的怒气比从前大，他对待有些承包商

非常严厉。拿破仑讨厌承包商和所有同军队有买卖关系的人。他认为他们是国家祸害的痼疾；他无论获得多大权力，都决不给他们任何人一点荣誉。还有全体贵族阶层的荣誉，也是他最受不了的。承包商在督政府时期，甚至在执政府最初两年，都是重要人物。但在他建立帝政以后就再不是红人了。波拿巴有时同他们打交道也如同他以前对埃及的巴依那样，强行向他们勒索军饷。

已经约定约瑟芬和皇帝在比利时相会。他从布伦军营地前去比利时，这使那些以为入侵英国的时候终于来到的人很是吃惊。他在拉肯志愿堡同皇后会合。城堡事先已由皇帝下令修葺，新近更是装饰得富丽堂皇。

皇帝沿莱茵河畔的城镇进行他的旅程。他首先停留的是亚琛城，穿越三个主教区，沿途视察了科隆和因逃亡分子而闻名于世的科布伦茨，最后抵达麦茨。他在这里留驻的特殊意义是首次试探同教廷谈判，以便劝诱教皇前来法国为新皇帝加冕，以教会的批准和支持来巩固他的权力。拿破仑这次旅程历时3个月，10月间才回到圣克卢。

他回来后，派了戈发雷利出使罗马，使命是试探教廷，劝说教皇圣上驾临巴黎在拿破仑加冕时封以帝号。其实，宗教在他似乎仅仅是一种虚伪的感觉，而

非基于深思熟虑的信仰。虽然如此，他对教会的威力还是相信——不是说对他的政府有危险，而是对大多数人民有影响。拿破仑不能理解，佩剑戴冠的君主怎么能向教皇下跪，或者让他的王杖屈从于圣彼得的任何一位代表。他的心灵非常伟大，不能容忍这种想法。相反地，他认为教会和他的权力相结合是影响人民舆论的恰当手段，是使人民束缚于一个因教皇庄严核准而合法化的政府的附加纽带。在这件事上，同许多别的事一样，以他的天才睿智，能够理解教皇封他的帝号所含的全部重要意义。

戈发雷利出使成功，奏明皇帝，教皇俯允他的心愿，并即将驰往巴黎亲手确立查理大帝的王杖，满心想的尽是为那件大事作准备。在此之前，除了英国，欧洲各国都已承认拿破仑为法国皇帝。

缔结国家教会协议时波拿巴曾对布里昂说：“我让那些共和派将领对群众爱怎么叫嚷就怎么叫嚷吧。我知道我干的是什麼，我是为子孙后代工作。”现在他该收获国家教会协议的果实了。他下令，教皇在其途经法国领土的旅程中，各地都须以最隆重的礼仪接驾，他则前往枫丹白露宫迎候圣父。这是波拿巴重建旧日宫廷出巡惯例的机会，出巡时旧日正式朝臣将被更换。现在已成皇宫的枫丹白露宫同所有旧日王宫一样，新近经过整修，其豪华和情调堪同近世进步的工

艺相配。皇帝在尼慕尔的道路上行进时，信使禀报庇护七世已临近。波拿巴的目的是躲避原已商定的仪式，因此他想以率领一伙人出猎作为借口，教皇车驾到达时他好像恰巧在途中。他跳下马背，教皇跨出马车。皇帝和教皇拥抱够了之后，跨上同一辆车，为使他俩处于平等地位，他们要同时各从一门进入。那全是事先决定了的。但进早餐时皇帝却在算计如何设法表面上不露痕迹地赶坐到教皇右侧，结果一切如愿。

教皇和皇帝在枫丹白露宫晤谈后，庇护七世首先启程前往巴黎，沿途对他表示的敬意不亚于对皇帝的敬意。他下榻在杜伊勒里宫的花神殿。由于悉心照料，使教皇寝殿的布置和陈设同他在罗马的常驻地蒙特卡罗宫一模一样。

教皇驾临巴黎真是异乎寻常的事件，虽然早有议论，还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这个首都，4年之前，所有圣坛都被推翻，少数虔诚者不得不秘密祈祷，的确，哪有比在这里看到教会的首脑更令人感到出奇的事呢。教皇成了公众致敬和普遍好感的对象。

教皇莅临巴黎引起伦敦的轰动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虽然英格兰教会已经脱离了罗马教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激怒英国人民，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那些可能造成君王愤激并使他们变得不孚众望的目标上引开。那时皇帝对英国的怒气达到了极点，这种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确是法国的民族感情。

拿破仑的野心已有了第一个目标，但是他的野心的扩展是没有限度的。加冕典礼不久就要举行。这项活动推动了各行各业，对巴黎各职业阶级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有利的效果。大批外国人和外省人观光首都，豪奢之风和旧时习俗的恢复，使各行各业的大批工匠诸如马具工、马车工、花边工、制绣工等都有活可干了。他们在督政府下是无人雇用的。这些现实的利益在巴黎造成支持者比想象和传说的还要多。这种百业俱兴的景象也是12年来从未有过的。1804年12月26日举行加冕典礼，闪闪的金宝摇曳的羽饰，皇帝仪仗行列中披着华丽马衣的骏马以及按照罗马习俗，在教皇仪仗前充任前导的骡子，引得巴黎市民兴高采烈。

加冕典礼的次日，当时在巴黎的部队全部集合在马斯广场，发给他们鹰旗以替换共和国旗帜。拿破仑身穿禁卫军军官制服站在他的士兵中间。

军校前面建立了一座巨大的检阅台。台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的宝座。一声令下，各路纵队都向宝座靠拢。然后拿破仑起立下令分发鹰旗，并向各军团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士兵们，看看你们的旗帜吧！这些鹰旗永远是你们的集合地点。鹰旗永远在你们的皇帝认为保卫他的宝座和他的子民所必需的地方，誓为保

卫鹰旗而牺牲性命吧，誓为能够永远把鹰旗保持在胜利的道路上而鼓起勇气吧——你们宣誓。”这番演说之后的欢声雷动简直无法形容。万众的热情有强烈的吸引力，甚至使冷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拿破仑加冕使欧洲政局发生了两起相当重要的事。第一是加冕典礼以后的1804年12月3日，英国和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英国向瑞典交付巨额津贴；第二是西班牙和英国相互宣战。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很想利用宗教观念的影响和天主教会首脑驾临为他加冕增添的重要意义。圣职授任之前，他装作只以半个帝王的身分出现，但这时他认为已经得到所谓合法圣职的批准，因此他在加冕以后约一个月致书英国国王，其性质类似雾月18日之后随即向英王致函，表示要英王承认他为法国人的皇帝。此函开头数语说：“陛下，我的兄弟，我应上帝的召唤并经参院、子民和军队的同意，登上法国的皇位，我的首要愿望就是和平。”这实在是欺诈的杰作，因为确凿无疑的是，皇帝极不愿意看到英法之间重建和平，尤其在西班牙宣战使他得以掌握格拉维纳海军司令所指挥的西班牙舰队之时。

英国为竭尽全力对付法国未见效而恼怒，设法以不能原谅的方式报复。

穆尔海军司令未经事先宣战就强制搜查从墨西哥

载运财宝驶回加的斯的四艘西班牙快速舰。西班牙舰队司令拒绝服从要求。于是开战，西班牙人寡不敌众，被迫投降。三艘快速舰被击中，第四艘炸毁。英国巡洋舰对他们的损害还不止此，英方不顾查理四世的大使道瓜达先生还在伦敦，竟焚毁伊比利亚半岛各港口的西班牙商船，并拦截和俘获了护航舰只多艘。这些违反国际法的侵犯行为使得西班牙国王怒不可遏，或者认真说来是大大激怒了他的大臣、举世闻名的和平亲王，以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了。

这回英国的行为不仅理亏，而且失策；如果英国政府消息灵通一些，探听到拿破仑的秘密意图，无论如何不至于犯下逼得西班牙去同拿破仑共命运的错误。上述函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臻送英国国王的，目的是诱使英王相信他愿意和平。但是函件在伦敦产生的效果瞒不过他，当他收到的不是他称为兄弟的乔治三世的复信，而是英国大臣致外交大臣的函件时，他并不感到奇怪。

皇帝对英国大臣的函件并不在意，因为来函正当他处于荣华的绝顶，祝贺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参议院和巴黎城举办盛大节庆，皇帝和皇后驾临。总而言之，处处都在庆贺他的圣职受任。年终以前他召集立法院开会，12月27日他亲自为会议揭幕，帝国的这次新的庆典极为豪华。

1804年对于欧洲来说，可谓是个多事年头。构成上半年悲惨景像的是警方的计谋，那位青年王孙被残酷处死，罪案的审讯以及随后的处决和赦免。下半年的标志是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他巡视新入法国版图的新置各省，最后，教皇的法国之行，以教会名义处置了一个无人占有可又并未出缺的宝座。这个多事之年以皇帝亲临主持立法院开会告终，他在开幕式上的演讲词给予全欧以最为有力的印象。他说：

“在此庄严集会之时看到世界普遍和平使我高兴；但是我们的敌人的政治原则，如近来他们对待西班牙的行为，足够表明实现和平的愿望有多么困难。我无意扩大法国领土，只是要保持其完整。对于欧洲其余部分，我没有扩大影响的野心，但我已有的影响也一点不愿丧失。帝国不欲合并任何邦国，但我不愿牺牲我的权利或者联系我所创立的各个邦国的纽带。”

不等教皇回到意大利，就有消息说皇帝有意赴米兰一行，目的是把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并入意大利王国。这不过是执政制共和国化为法兰西帝国的必然后果。这一来拿破仑完全可以媲美查理大帝了。

拿破仑于4月1日离开巴黎去取得米兰那面铁制王冠，教皇则在巴黎多留了一些日子，这对百姓的宗

教情绪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晌，教皇的慈爱容颜和温厚仪态博得了极大的尊敬。后来拿破仑迫害教皇时教皇不曾来巴黎对拿破仑是好事，因为一个看去温顺得像真正福音般的人，只能被人看成牺牲者，不会有其他看法的。

波拿巴对于攫取意大利王冠并未显得迫不及待，因为他知道反正逃不出他手。他在都灵停驻甚久，占用优雅的斯都皮尼宫，那可称之为撒丁尼亚诸王的圣克卢，距离皮蒙特首都同圣克卢距巴黎一样。皇帝哄骗皮蒙特人，委派梅努将军任他们的总督。博尔盖泽亲王为罗马王公。教皇返回罗马途经都灵时，拿破仑还在都灵，他在当地最后一次会晤圣父，表示了最大的个人尊敬。拿破仑经从都灵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动工兴建那些耗费了巨额金钱的庞大工事。这是他考虑多年的得意计划之一。

皇帝距离马伦哥战场极近，他重访了那个著名的战地。为使此事更加庄严隆重，他在战地检阅了驻意大利的全部法军。他为此目的特意从巴黎带来了曾在那个可纪念的日子穿戴的军服和帽子。事后，他取道加萨赴米兰。

皇帝在米兰占用蒙萨宫，尘封的伦巴第诸王的古老王冠被取出。新的加冕典礼在米兰大教堂举行，那是除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之外意大利最大的教堂。拿

破仑从米兰大主教手中双手接过王冠戴在自己头上，高声说：“上帝赐我此冠，慎勿触犯。”这话成了后来皇帝为纪念他加冕意大利国王而创建的铁王冠勋章用的格言。

皇帝留驻米兰期间初次接获奥地利和俄罗斯不满意的消息，柏林政府也并非不知情，但是普鲁士慑于法军驻在汉诺威而不得不隐瞒自己的不满情绪。

从米兰回来时，皇帝下诏在大圣伯纳德山隘立碑纪念马伦哥之捷。波拿巴想找到马伦哥战役中牺牲的德赛的尸体埋在纪念碑下，但是未能找到。后来还是让萨瓦里将军找着了，因此英勇的德赛的骨灰确实安息在阿尔卑斯山之巅。

皇帝回到巴黎约在6月末，随即出发去布伦军营。这回又被认为入侵英国的计划将付诸执行，多数人都相信这种看法，因为波拿巴几次亲临观看登船试验。然而那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出结果。此时一件惨事有力地加深了认为法国海军处于劣势的意见，包括15艘船舰的一支法国舰队遭遇到由考尔德海军司令指挥、只有9艘船舰的英国舰队。本来满可期望法军获胜，却不幸折损两舰。此次布伦之行同前几次一样，目标不在入侵英，拿破仑的意图不外是激发部队的士气并保持对英国的多方面威胁，他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把注意力从他作战准备的真正动机——入侵德国并击退已

经开始向奥地利进发的俄国部队上引开。这就是拿破仑最后一次布伦之行的真正目标。人们即将看到他攻入德国，并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之日成为奥地利君主国的主人，一如在马伦哥会战之日成为意大利的主人。

北欧列强的敌对意图已疑，拿破仑必须及时领悟，否则将被压倒。因此他下令各个方面军司令集中于几个据点，作好准备，当奥地利方面一有敌对行动时立即前进。

这时由贝尔纳多特元帅指挥并占有广大地域的汉诺威方面军已经集中，以便接近显然不久即将开始军事行动的战线。贝尔纳多特为此不得不放弃属于汉堡的库克斯港，为了利用这次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他借口说撤退是表示对市政当局的尊重而向该港索取援助，该军不久便兼程向德国南部开拔。他奉命取最短路线进发，因而途经安斯巴赫领土，使得普鲁士国王甚为恼怒，但当时还不打算与法国争吵。

第五章 宝剑的光辉

波拿巴有一种好战的天性，也有一种善战的天才。他籍此一种天性与天才，获得了许多战功，这些战功又为他成为第一执政与进一步的皇袍加身铺平了道路，实现了在法国国内的目标。紧接着，他把驰骋其战争天性与天才、继续挥舞其寒剑的舞台扩大到了欧洲。于是残酷的战争并没有因其实现了皇袍加身的目标而休止，战争还得延续下去。

1805年9月23日，波拿巴皇帝启程去了军中，此前于8月初，俄国与英国正在谈判缔结盟约，但是没有结果。亚历山大皇帝坚持要请著名的莫罗将军为他效劳，统率俄国步兵。莫罗接受了，但是又不幸死在敌人的队伍中。在皇帝启程赴军中之前，他废除了共和国仅存的一点残余，即共和历法。他让“参议院敕令”提出一项组建国民自卫军的计划。他让外交大臣宣读了一份阐述“吕内维和约”以后法国和奥地利双方行为的“陈述书”，历数了奥地利的违约行为，而把法国的违约行为以令人惊叹的词掩盖起来。随后皇帝向参议员致词，说他即将离开帝都去统率军队援助他的盟国，用以保卫他的子民最宝贵的利益。

这篇演说词在汉堡引起了巨大轰动。波拿巴即将在德国开始一场大战。法军中的将士们得知要开赴德国，热情出现了惊人的高涨。他们用两万辆马车魔术般地将法国军队从布伦运到了莱茵河畔。

战斗于10月2日开始，6日和7日法军渡过多瑙河包抄了敌军侧翼。8日缪拉将军在多瑙河上的韦尔建根一战中俘获奥军将士2000名。法军乘胜进击，10日进入奥格斯堡，12日到达慕尼黑。14日一支6000人的奥军部队在梅明根向苏尔特元帅投降。10月17日有名的乌尔姆城投降。同一天，驻扎在意大利的法军向奥军开战。波拿巴在奥格斯堡稍事停留，然后以惊人的速度趋向奥军，致使菲迪南大公为能重渡多瑙河而庆幸。但是其他奥军已全被驱赶到乌尔姆城。

包括列支敦士登亲王在内的乌尔姆守城军投降后，波拿巴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宣言称“在十五天内结束了我们的战役，我们打算做的已经做成了。我们已把奥地利部队赶出了巴伐利亚，恢复了我们的盟邦在其领土上的主权”。“组成敌军的10万人中，6万已经成为俘虏。他们将在农业服役中补充我们应征士兵的缺额”。“2万门大炮，90面军旗，以及他们的全部将领都落到我们手中。逃脱的不足1、5万人”。拿破仑继续说：“但是我们决不到此止步。你们跃跃欲

试地要开始第二战役。”拿破仑一面赞扬他的士兵，一面暗示第二战役很快开始，并且受到热烈的欢呼。乌尔姆投降以后两天，缪拉迫使瓦奈克将军投降，俘获上万人。27日法军渡过莱茵河，进入奥地利领土，随即占领了萨尔斯堡和布劳瑙。奥地利皇帝试图以谈判来延缓拿破仑的进展。但是拿破仑总是表面装作爱好和平，内心很想继续这一场旗开得胜的战争。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开始莫蒂埃指挥的一个师在多瑙河左岸的遭遇战中受挫，丢掉了三面法军鹰旗，拿破仑大为恼火，深以为耻。在其后不同寻常的战斗中，法军捷报频传。缪拉和拉纳的两个师一经占领维也纳，波拿巴就命令全军其他各师都开赴首都。拿破仑把大本营设在肖恩布鲁恩，计划迫使卡尔大公退往匈牙利，同时率领法军迎击俄国军队。俄国大军的第一路纵队于11月1日途经华沙，2日康斯坦丁大公率领卫队经过。约在11月初，波拿巴把大本营推进到布劳瑙。波拿巴急切想与贝尔纳多特会师，这项命令不得不使这位将军倍道兼程。决战前夕的九月间波拿巴同菲迪南四世缔结了中立条约，同那不勒斯之间一直是和平的。这项条约使圣西尔得以撤出该城。不料刚一撤离，国王就在大臣并卡罗琳王后影响下破坏中立条约准备向法国宣战。拿破仑得知后，发表了措词激烈的公告斥责卡罗琳王后。并在随后的奥斯特里茨大捷后决定

了那不勒斯的命运，不久约瑟夫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

奥斯特里茨战役很快以法国取胜而结束。12月4日拿破仑骑马到距奥斯特里茨三里格的一座磨坊与奥地利皇帝会晤。拿破仑与弗兰西斯二世互相拥抱，会谈持续了两小时。两皇帝会晤以后，缔结了普莱斯堡条约。其中有关俄罗斯的条款，拿破仑派瓦萨里副官分别面见了奥皇和俄皇，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法国与奥地利的大法官在普莱斯堡会面时，双方中一方有权要求一切，而另一方一点不敢拒绝，所以谈判历时甚短。12月25日，在拿破仑离开巴黎后三个月那天，一切都已谈妥。俄罗斯参与了战争，但未参加谈判。俄法之间停止了交战，但没有订立任何和约。

1806年1月，波拿巴返回巴黎。他已在德国封了许多国王，这时又册立缪拉为克累弗和尔格的大公，贝尔纳多特为本特科尔诺公爵，塔列朗为贝涅维特公爵，他以前的同事康巴塞雷斯为巴马公爵、勒布伦为皮亚琴察公爵。他的妹妹波利娜同样赐给瓜斯塔拉女公爵。一个法国人建议福克斯首相刺杀拿破仑。这位首相没有那么做，并且就此致函塔列朗，从而使拿破仑大为感动。并且释放了拘禁在凡尔登的亚尔默斯勋爵，委托他向英国政府建议进入谈判，提出法国这方面承认英国占有好望角和马耳他。

拿破仑同亚历山大在巴黎签订了一项条约而重建了两国和平，然而俄国迟迟不愿履约撤出卡塔洛河口。1806年9月，法国同普鲁士开战，不久俄国便同普鲁士结成了同盟。战争的恐怖在德国重现的时期临近了。10月10日，法国同普鲁士开战，10月14日拿破仑大胜普鲁士军。法军处处捷报频传。拿破仑在为时一周的战争中把普鲁士君国打得威信扫地。但是法军还不能停下来休整。拿破仑在柏林发布了著名的《柏林敕令》，他希望藉此削弱英国威力的基础。这时，英国成了唯一能够抗拒法国而且武力无法突袭的强国。拿破仑宣布英国各岛处于封锁状态。此后同英国的任何交往都被视为犯罪。同法国结盟的任何国家发现英国公民都要予以囚禁，英国出产或制造的任何物品，不论在何处发现，都要予以没收。

拿破仑在柏林接见了他的参议院从巴黎派来庆贺他旗开得胜的一个代表团。他对他们宣布了下述命令：他要他们带回他最近几次胜利的战利品，他还要求他们立即征集8万人，这是1808年度的第一次预征。1807年度的已经预征完了。恭顺的参议院记下了拿破仑吩咐的一切。但是拿破仑的野心这时已开始被法国认真地感觉到了。他同时也准备迅速扑灭在奥得河以东的一些普鲁士君主国驻军中的抵抗之火。并在其能达到德国土地以前迎击俄国军团。俄军正在前进

以援助腓德烈·威廉，那位不幸的君王派遣卢格西尼支去柏林，试图同占领他首都和宫殿的胜利者开始谈判。但是波拿巴索要但泽和别的两个要塞镇市作为休战的代价。这位意大利籍使者回来报告国王，他除了等候俄军到达之外不存其他希望。

在拿破仑的敌人卷入一连串新的、或许是无穷无尽的困难中的情况下，拿破仑手中有对普鲁士的各盟国展开战斗的手段。瓜分波兰——参与这个重大政治罪行的国家都因此受到严厉但还不足的惩罚，使得这个一度强大有力的王国处于不满和动乱状态。只要拿破仑情愿充分利用这种状态，其后果对于沙皇来说可能比对付任何外敌的任何战役都更危险。只要法国皇帝明确宣告他的目的是恢复波兰成为独立国家，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就会立即响应他的号召而奋起。但是波拿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没有采取这项最有效的刺激手段。其中主要的是：解放波兰就剥夺了奥地利一个富庶而重要的省区，因而将驱使奥国重上战场。他也预见到对俄国皇帝如果以毁灭波兰领土和权力相威胁，俄国将不惜以完全不同的态度作殊死战斗，与它仅仅作为普鲁士的盟国行事时的态度大不相同。

重新展开大战以前，波拿巴接受了萨克森选帝的归顺和解释，他真心地诉说，是普鲁士强迫他参战的。辩解被接受了，从这时起这位选帝依附莱茵同盟，成

了拿破仑的忠实盟友。

波拿巴不仅是举世无双的当代最伟大的统帅，还可以说改变了整个战争艺术。从前，哪怕最干练的将领也要根据历书选择适当季节打仗；欧洲的固定习惯是只有从春季最初的佳日到秋季最末的佳日才能发出战斗号令。雨雪冰冻的几个月是在所谓冬令营房度过的。皮什格鲁在荷兰树立了无视气候的先例。波拿巴在奥斯特里茨也敢蔑视严寒季节。他大获全胜，因此他决心在1806年冬季开始时采取同样的行动过程。他的军事天才和难以置信的活动能力似乎增加了。他信任他的部队，执意在以往作战中从未经历过的严酷气候下发起一场冬季战役。同他共命运的人员现在要面临北国的疾风，犹如他们从前面对埃及的灼热骄阳那样。他选择战场的精明赛过任何其他将领，他不愿静待俄国军队来到已被攻占的普鲁士平原上同他较量。他决定出发迎击，在俄军渡过维斯都拉河之前与之相遇。但是他在离开柏林以战胜者身份探测波兰领土和俄国疆界之前，向部队发表了宣言，列举他们过去的战功，宣布他今后的意图。现在向前开拔已不可避免，因为他若坐待俄军渡过维斯都拉河，冬季作战就失去了意义，他必须或者在维斯都拉河与奥得河之间找到简陋的冬令营房，或者回师重渡奥得河在普鲁士鏖战敌军。当此关头，他的军事天才和不知疲劳的

活动能力对他起了了不起的作用，他前往夏洛顿堡之前在柏林发布的前述宣言证明，他没有凭一时冲动行事，而是经过周密算计的。由一个人的意志加给广大人群的迅速而大规模的冲击会发出刹那间的光彩，如同电光一闪那样一时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但在离光荣的现场稍远处，人们眼看到的惟有悲惨的结局，战无不胜的天才只能被视为毁灭的天才。当时皇帝的大本营驻在波森，四面八方都派代表团来恳求他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接见华沙的代表团以后皇帝说：“我喜欢波兰人，他们的热忱性格令我高兴，我愿意使他们成为独立的民族，但那是谈何容易的事。这蛋糕分到的人太多了，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各得一块。而且，火头一经点燃，谁知道大火烧到何处为止！我首要的责任是对法国的，我不能为了波兰而牺牲法国的利益。总之，我们得把这事交给宇宙的主宰，不久会指示我们该怎么办。”皇帝于1806年1月1日进入华沙。他以前接到的报告说他的部队已在道路崎岖、天气恶劣和各种必需品奇缺的状况中挣扎了好些时候，因而士兵们感到不满，口出怨言、士气沮丧。不久他就向士兵朗读了一篇最能激励人心的宣言。他的宣言可以大致归结为清楚明白的三点：赞扬他的士兵以往的功绩；给他们指出今后的任务；诋毁敌人。这篇宣言在整个德国广泛流传，若非亲眼看到，简直

无法想象他对全军产生的效果。后方驻守部队振奋起来，要以强行军通过他们同大本营之间的地带，而贴近皇帝的卫队忘记了他们的疲劳、苦难和匮乏，渴望对敌人一战。他们也往往理解不了拿破仑这些宣言的用意。但并不碍事，那是皇帝的宣言，他们不顾饥饿和赤脚，毫无怨言地向前挺进，互相细叙各自曾经流血战斗的历次战役。皇帝在波森驻留期间因为同萨克森选帝侯缔结了一项条约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新建的萨克森王国并入莱茵同盟而扩展了他在德国的势力。条约有一款规定：以骑兵闻名的萨克森要向皇帝提供一支两万人马的部队。这个联盟显得非常有利，不在于其人员而在于萨克森大量供应法军的马匹。

德国的王公全都习惯于古老的礼仪习俗，眼看到一个新兴君主拿他们当臣属，甚至凭拿破仑的豪勇强迫使他们甘居臣属的人还是曾使查理大帝颤抖的著名的萨克森人。萨克森王室的首脑寻求同他结盟，在波拿巴也不是等闲事情；因为新封的国王因其年龄、趣味和性格，要比其他任何德国王公都更受到尊敬。

从皇帝到达华沙时起直至对俄军的战斗开始，接连不断地有人恳求他重设波兰王位，恢复古代牙格龙朝的帝国。皇帝把一月份用来为即将出击俄军作军事准备工作，但同时没有忽视政府事务。他从不拖延任何工作。拿破仑在华沙时手头的事务不止是即将的战

斗，事情比维也纳战役期间复杂得多。必须一面监视已占领的普鲁士，另一方面要提防俄军。俄军的全部行动显示，他们竭力要先行出击。

普鲁士战役期间，奥地利玩的正是普鲁士在奥地利战役期间玩的那套把戏。前一回是普鲁士犹豫不决，这一回是奥方犹豫不决。正如普鲁士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前坐待法军的胜败来决定是保持中立还是向法国宣战。奥地利无疑地认为俄国作为普鲁士的盟国要比做奥国的盟国幸运些，因此在波希米亚结集了一支4万人的军队。那个军团称为观望军，但这些观望军的性质是无人不知的，他们属于武装中立一类，属于后备军一类。皇帝约于1月末离开华沙，随即于2月初下令攻击俄罗斯军队。但是他虽想先发制人，却让敌方领了先。俄军方面在2月8日早晨7时在雪片大如鹅毛的暴风雪中发动进攻。俄军逼近皇帝所在的普略西什——埃劳，御林禁卫遏制了俄军的推进。法军几乎全部投入会战，那是欧洲最惨烈的战争之一。贝尔纳多特指挥的军团没有参加战斗，它驻守在左侧的莫龙根以威胁但泽。如果贝尔纳多特的军团所辖的四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能及时赶到，会战当大不相同。但是，贝尔纳多特火速派向普略西什——埃劳进发的军官被一支哥萨克部队俘去，因此他没能前来。事情未能如愿以偿时总是想方设法怪罪他人的波拿巴，把那

天的胜负不决归咎于贝尔纳多特没及时赶到。这事本身诚然是原因，但以未能赶到一事责怪那位元帅未免欠公允。贝尔纳多特被控：道保将军虽已通知他相助，他还是不愿开赴普略西什——埃劳。但是道保将军已经阵亡了。

埃劳会战是可怕的，法军一直挺住以待贝尔纳多特来临，但是没有等到。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夜幕降临，法军不得不在战场上度过那悲惨的时光，最后贝尔纳多特赶到，但已太迟，敌军已悄然撤往普鲁士的最末一个首府哥尼斯堡去了。

埃劳会战以后双方按兵不动，几天之内没有什么要事，皇帝提出和议，虽然真的没有几分诚意，却被轻蔑地拒绝了，对方似乎已把同拿破仑有争议的胜利看作凯旋。埃劳会战已改变当时高唱上帝颂歌的俄国人的头脑。但是皇帝正为再次前进作准备时，他的外交在一个遥远的角落取得成功，为俄国树立了一个劲敌。土耳其对俄国宣战了。这是个强有力的转折，迫使俄国削弱西部战线以组成南部防线。不久加尔达内将军的著名使团出发赴波斯了。

埃劳会战以后，战胜者比战败者更加悲惨。亚历山大皇帝请求休战。6月25日法俄两国皇帝各带少数随从在涅曼河上的一排木筏上会晤。两位君主互相拥抱，退到帐篷下屏退左右举行长谈。会谈结束时彼

此都显出互相亲善和信任的表情。紧接着提尔西特镇中立了，两国皇帝在那里设立了行宫，在新近还敌对的两军中间比邻而居，倒像是在游乐会上相聚的老朋友，而不是多年来把欧洲沉浸在血泊中的敌人和对手。

提尔西特会晤是近代史的顶点之一，涅曼河水映出的是拿破仑在其荣华顶峰时的形象。

1807年末西班牙开始动乱了，戈多伊亲王无疑是西班牙遭受许多祸害的主要缘由之一。西班牙人对这位和平亲王的憎恨是普遍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也恨他，公然宣称自己是戈多伊的敌人。戈多伊同法国结成联盟，希望获得强有力的援助来对付他众多的仇敌。可是这样的联盟却是西班牙极不情愿的，使得西班牙对法国白眼相看。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得到西班牙人民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希望推翻戈多伊。查理四世则认为凡是反对和平亲王的企图都是针对他自己的，在1807年11月他指控他的儿子想要废黜他。和平亲王假借国王的名义行事，下令逮捕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的党羽。王子深知父王的情绪，上书拿破仑请求支持。于是父子两人在公开的斗争中都请求拿破仑的支持以对付另一方，而拿破仑只想把两人都除掉，将他兄弟中的一个安插在他们的王位上，以便在欧洲国王的学院中又可以多一名新生。但是这项新的野心计划并不是早有预谋的，如果说他把西班牙王位给了

他哥哥约瑟夫，那只是因为他弟弟路易拒绝接受这个王位。

皇帝允诺支持查理四世对付他的儿子，为了不置身在家庭纠纷中，他没有回复阿斯图里亚斯王子的头几封来信。但是眼看马德里的阴谋活动渐趋严重，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部队开入西班牙。这事激怒了西班牙人，他们没有参与戈多伊的阴谋或者国王同王子之间的，对法国的干涉是不能容忍的。法国部队途经各省都受到质问：这次入侵借口何在！有些人归咎和平亲王，另一些人责怪阿斯图里亚斯王子，不管怎样都激起了同样的愤慨。马德里发生了骚动，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人的暴行。在这些告警下，戈多伊向查理四世提议迁移到塞维尔，他在该地有更大力量惩处乱党。戈多伊对其君上的提议不像建议而不啻是命令，国王因之决意移驾。但从那时起百姓都把戈多伊看作卖国贼。叛乱发生了：王宫被包围，和平亲王躲避在楼上一间房里险些被杀，亏得一个起事人为庇护他而说出了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姓名，才起了救他一命的作用，不然准定被杀。

查理四世没有保住王冠，他很容易被吓倒，趁危难之机要求他退位，他不敢拒绝。他把各项权利移交给王子，于是结束了和平亲王的专横权力。和平亲王被囚禁了，西班牙人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易于激动，

对此以野蛮的热情表现他们的喜悦。不幸的国王由于极度懦弱才逃避了毕竟是想象而非现实的危险，他起先似乎对以王冠交换生存特权感到满意。后来看到自己已安全就改变了主意，他致书皇帝抗议他的退位，吁请皇帝作为他未来命运的仲裁者。

在这些内部的激烈纷争中法军继续向比利牛斯山脉进发，不久便越过了这重重大山，缪拉1808年4月初进入马德里。

在这种情势下，拿破仑来到巴荣纳，以调解西班牙国王父子间存在的分歧为借口邀请菲迪南前来会晤。菲迪南过了些时日才决定赴会；最后是他那些受了骗的顾问的意见说服了他，他出发去巴荣纳了。他抵达维多利亚时，想到他若进入巴荣纳或将不许离开，就迟疑不敢前行。但是他收到皇帝一封满纸谎言和一口肯定保证的函件，说什么西班牙的王冠一定要加在他头上，巴荣纳已为此目的安排了一切，于是他便受引诱而继续登程了。答应充任仲裁人的拿破仑随即解决了这事，把有争议的王位给了他哥哥约瑟夫。

5月2日马德里的革命改变了菲迪南的命运，他被指控为革命的策动者；至少怀疑到他的朋友和支持者身上。他签字放弃他对西班牙王位的权利，王太子也签了字。这个时期在汉堡的瑞典太子以及欧洲各国的公使都支持波拿巴。对于他的军队在1808年8

月8日败给英军而感到耻辱和恼怒。他预见到除非在西班牙爱国分子组成正规政府和军队之前平息叛乱，否则英国的援助和德国正在增长的不满情绪将给事业增添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他决定亲自率领一支足以扫清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部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至此为止，西班牙的种种不幸事件都没在他的政府的任何公报上提到过，也不准任何法国报刊披露。现在必须打破这种高傲的沉默了。因此皇帝宣布，西班牙的农民对他们的国王造反。他的军队有一个军团由于叛变而被消灭，另一个军团为英军所迫撤出葡萄牙。因此需要征召每批为8万人的两批新兵。他要以这些新兵补充法国驻扎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各个军营。他下令把数达20万的老兵部队，包括大量的优秀骑兵和大批御林禁卫军，从上述边境抽调出来穿过法国向西班牙进发。

10月14日爱尔福特会谈结束后拿破仑回国，于24日在巴黎亲自主持立法院会议。两天后他离开首都去指挥在西班牙的各军，于11月3日抵达巴荣纳。他在该地停留数日，指挥他正在挺进的大军的几支殿后纵队，于8日到达维多利亚，他立即得到了关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军阵势的详尽报告，马上起草了继续作战的计划，几小时之内整个战争机器就运转起来了。拿破仑的亲临使各处的法兰西军队都重新获胜，

不到两个月他就扫清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敌对势力，并且迫使约翰·穆尔爵士统率的英军仓皇撤往拉科鲁尼亚。拿破仑得意地看到这支英国军队全面撤退，认为法军已不需要他亲自指挥，他把全部任务交给苏尔特，他本人则立刻前去巴黎。他突然转变目的并特别加速驰返是有充分原因的，这原因不久便揭露了。

在西班牙战争各次战役期间，拿破仑获悉奥地利首次征召后备兵。听说奥地利在准备战争，已向四面八方发布命令，搜集并动用那个强大的君主国的全部资财。其他各方大概也提供了同样的情报，虽然如此，皇帝还是把在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交给了各将领，启程回巴黎，于1809年1月末到达。他是1808年11月初以后才到西班牙的，虽然反叛部队被击败了，居民还是没有平服，对于约瑟夫的在位越来越表示反对，看来他不大可能太平地坐稳马德里的宝座。

1809年的战役，尤其在开战之初，拿破仑的进程要比1805年战役更加迅速。皇帝一经得知奥地利军向巴伐利亚进攻就给所有带兵的将领下达命令，要他们火速驰往战争现场。蓬特—科伏亲王也率领他指挥的萨克森部队被派往大军团，并且暂时移交了汉撒各城镇政府的职责。

1809年正需要皇帝果断敏捷地向维也纳进军，以挫败针对他的政府的种种阴谋。因为，万一他的武

力不能成功，就要遭到打击。英国已经拟订了远征德国北部的计划，其部队数量已达万人上下。卡尔大公也制订了在德国中部集中大量部队的计划，包括阿姆·欧特将军、拉迪兹华维兹将军的部队以及英军，同时预期英军来临时就要起事的人民也将参加英军。但是英国对大陆的一切努力和计划都毫无结果，因为皇帝采用了向首都冲击的新的作战体系，很快就赢得了和平谈判。甚至不待英国组织远征，他已成为维也纳的主人。他于4月11日离开巴黎，17日到多瑙沃尔特，23日已是累根斯堡的主人。拿破仑在攻入累根斯堡以前的战斗中脚后跟受伤。然而伤势轻微，不足以使他片刻脱离战场。在多瑙沃尔特到累根斯堡之间还实现了大胆而巧妙的调遣行动，达武由此获得当之无愧的艾克米耳亲王的称号。波拿巴宣告进攻奥地利之后不到一个月，法国部队果真进入了奥地利首都。

波拿巴来到维也纳城下，但这回他进入奥地利都城不像1805年靠了拉纳的机智勇敢那么容易。关闭在都城里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不顾法军占领郊区的事实，还想保卫该城。休战旗一次次送往大公处都无济于事，不仅对旗帜不加理睬地送回，使者还受到虐待，其中一人险些被群众杀害。于是都城遭到炮轰，迅即为烈焰所吞没，直到皇帝听说有位女大公因健康欠佳而留在城里，才下令停止炮火。这位女大公并非

他人，而是玛丽·路易莎！维也纳终于向拿破仑敞开了城门。炮轰维也纳5天后的5月17日，波拿巴发布敕令，教会国并入法兰西帝国，罗马宣布为帝国城市。教会国家已因扩大三个意大利省区而被肢解。此后缔结了肖恩布鲁恩条约，宣告古老的德意志帝国这座大厦被推翻，弗兰西斯二世改称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一世。奥地利也由此被迫作出惨重的牺牲。割让给法国的领土联合起来设置了一个新的政府，合称伊利里亚诸省。波拿巴因此在法国皇帝和意大利国王的双重头衔下成了亚得利亚海两岸的主人。

拿破仑回巴黎前在枫丹白露逗留时，约瑟芬首次听到皇帝要与她离婚的消息。拿破仑打算与玛丽·路易莎女大公结婚。婚事受到奥地利人们的热烈欢迎，被看作是奥法两国持久和平的保证。他与新皇后相继访问了荷兰、比利时等地，到处受到公众的庆贺与欢迎。

第六章 宝剑入鞘

1811年初，在西班牙法国武力颇为有利，但到3月初命运转向了。贝仑诺公爵的部队虽然英勇，还是在奇克朗纳战败，从那天起法军在英国和葡萄牙的联军面前再也驻守不住了。马塞纳虽然于前次战役在维也纳城下荣获埃斯林亲王称号，也不再像他在苏黎世时那样是命运的宠儿了。英国和葡萄牙的联军日益增多，而法军还在减员，英国不惜任何牺牲以求取胜；英国的金钱大量耗费，所以英国部队不论到何处，军火和粮秣的供应非常充足；另一方面，法军远没有那么丰富的财力，但为了不让当地百姓偏向英军，法军也迫不得已效法英军挥金如土。但即使这样也防止不了许多地方风起云涌的亲英起事，使得同法国的交通极为困难。武装小股不断架走分散的法军士兵，英国部队凭他们的金钱作后盾，煽动居民反对法军。如果没有英国的援助，葡萄牙休想面对法国支持片刻。一次次战役，恶劣的天气，以及各种供应俱缺的状况已大大削弱了法军，万分需要休整。同时法军的企图又是没有结果的。在这种状况下马塞纳被召回了，因为他的健康严重受损，不可能发挥充分的活动能力使

法军恢复往日的威风。

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派贝特朗去伊利里亚替换马尔蒙，又命令马尔蒙去取代葡萄牙的马塞纳。马尔蒙任司令以后，发现部队处于悲惨的境地，粮秣极难弄到，他被迫采用的筹粮办法也无济于事。与此同时，不服从命令和军纪败坏已达到严重程度。马尔蒙凭他的坚毅和品格，幸而扭转了局势，很快就重整了一支组织严整的军队，包括3万名步兵和40门大炮。但他只搜集到极小的一支骑兵，而且还尽是些劣马。

1811年初西班牙的情况同葡萄牙极为类似。起先是接连不断的胜利，但正因为这些胜利代价昂贵，就很容易预料到斗争的最后结局。当一个民族是为他们的自由和家园而战的时候，进犯他们的军队必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武装的人民为胜利所鼓舞，队伍迅速增加。法军一个团被截断退路后便无法摆脱困境，而勇敢的西班牙人民因被焚毁一个村落反会激发整个省区武装起来。西班牙人把起事看作神圣的职责，在莱昂岛集会的议会赋予起事以近似合法的性质，因为西班牙在追忆其古老的特权时，再度发现了政府的形象，从而有了聚集保卫伊比利亚半岛战士的中心。

1811年初，拿破仑同玛丽·路易莎女大公的儿子降生。这时正值莫斯科初次受挫，拿破仑权势鼎盛的时期，被压碎而没落。

1811年夏季，西班牙没有发生重大战斗，小规模战斗互有胜负，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一些辉煌的事件也确实证明了法军的勇敢和才干。在拿破仑10月巡视荷兰回转时，他清清楚楚地察觉到同俄国的决裂在所难免。他派洛里斯顿为驻圣彼得堡大使，接替不愿在那里呆下去的科兰古。但是最干练的外交家碰上一个已经下定决心的强有力的政府也将一事无成。现在欧洲各国政府一致希望推翻拿破仑的政权，人民也同样迫切要求一个使他们的贸易和工业少受损害的社会秩序。欧洲处于这种状况，谁也打消不了俄国及各盟国对法国开战的意愿——洛里斯顿不比科兰古更能干。

拿破仑现在不得不为迫在眉睫的战争作准备，迫使他忽视西班牙，任凭西班牙的事务处于危险的状态。事实上，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想在西班牙站住脚的愿望，不过是促使欧洲各国进入了战争。而这样战争要分散他的兵力。意大利和德国北部的部队同时向俄罗斯帝国边境开拔。1811年3月，几乎欧洲的全部军事力量都在拿破仑的挑拨之中。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各国的联盟，其习俗、语言、宗教和利益各不相同，全都准备好为一个人而对一个从来不曾伤害过自己的国家作战，普鲁士本身虽然永远不会原谅拿破仑对普鲁士犯下的过失，却还是参加了联盟。

拿破仑的冒险事业已经决定，准备工作的规模就像要征服全世界那样。拿破仑在离国以前想带上他全部可以动用的部队，发布了一道参议院敕令征召国民自卫军，分编成三个军团。他也安排了外交事务，于1812年2月同普鲁士缔结了攻守同盟条约，两个缔约国根据条约相互保证各自领土和奥托曼帝国欧洲部分领土的完整，因为土耳其、苏丹当时正同俄国作战。3月同奥地利缔结了类似的条约，3月末拿破仑又签了法国同瑞士的协定。

拿破仑按照他的习惯把一切事务布置就绪，他的敏捷和远见近乎奇迹。然而，当他去德国以前教皇不愿谈判，而且决心不可动摇，使他颇为焦急。他认为萨伏那并不是教皇的最适宜的住地。他惟恐他的全部兵力向涅曼河开动时，英国人会架走教皇，或者意大利人在心怀不满的教士煽动下会激起宗教骚乱。他为了让教皇继续归自己控制而指定他住枫丹白露去，甚至一度想把教皇弄到巴黎。

皇帝指令德农先生陪伴那位圣父住在枫丹白露。给他的名声赫赫的囚徒找来一个可以交往的人，因为这人的举止风度和教养都配得上与教皇交往。事实上，庇护七世不久就同德农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拿破仑安置好教皇以后，从德斯斯登出发，玛丽·路易莎随行，她表示要去看她的父皇。

预期中的对俄战争，堪称是亚历山大王征服印度以来人类最大的冒险事业。拿破仑置理性的考虑于不顾，早把西班牙战场忘在了脑后。各将领的野心及人们的忧虑，全都集中到了俄国。俄、法两国皇帝也都要战争。并且，俄国已与土耳其、瑞典缔和。一个经常热烈讨论的问题是：波拿巴着手他最后的战役之前是否已决定恢复波兰的独立。各种事实只能证明，波拿巴称帝后从未形成重建古老的波兰王国的明确意图，虽然称帝之前他完全相信这是必需的，他尽管说他要这么办，但是他的真正意图则不在此。

拿破仑来到波兰时，华沙议会因为相信皇帝的意见，便宣布王国的自由和独立。各项瓜分条约宣告为无效，议会倚仗拿破仑的支持，毫无问题是有权这样做的。但是议会上呈皇帝、内中宣布了上述原则的呈文，却没有被拿破仑接受。他的复文含糊，他的动机大可非议，为确保同奥国联盟对付俄国，他刚向他岳父保证其领土完整。因此拿破仑宣布，不参与任何妨碍奥地利领有波兰各省区的运动或决议。他说，这些省区是帝国组成部分，不这样做就是使他脱离与奥国的同盟而把奥国投入俄国怀抱。至于俄属波兰省区，拿破仑宣布他将考虑该怎么办，只要上帝保佑他们。

波拿巴的性格表现出许多绝对无法解释的情形。在许多场合愿望和现实对于他是同一样东西。但是他

从未有像莫斯科战役开始时那样耽迷于更大的幻想。俄国人焚烧他们的村镇，足够证明他们想要引诱法军深入他们帝国的腹地。但是，这时凡是有见识的人都认为皇帝应在波兰度过1812—1813年的严冬，等到春季再开始他巨大的冒险事业，而他天生的急性子不知不觉地驱使他前进，他似乎处在一个比他自己的意志还要强的魔鬼的影响下：这个魔鬼就是野心。他深知时间的价值，却从未充分理解推迟一步往往会获得多大好处。莫斯科战役期间使拿破仑上当的另一错觉是，亚历山大皇帝看到有些可能他亲率大军深入俄国领土当会求和，这从过去的经验看来是至少有些可能的。但是莫斯科的焚烧很快令他确信这是一场斩尽杀绝的战争。这位征服者久已惯于接受被击败的敌人的建议，这次却因自己的建议第一次遭到拒绝而大大地讨了个没趣。波拿巴在莫斯科多留了些时日只能解释为他以为俄国政府会改变主意，同意议和。无论是否如此，拿破仑在逗留莫斯科许久而一无所获之后离开了那个已是废墟的城市，打算在波兰安营过冬。但是现在命运之神宣告开始反对他了。在那次可怖的撤退中，连天气也好像是同俄军结伙来毁灭一个首领指挥的强大军队的。在历史上，也只有瓦卢斯的军团被消灭的情形与之相似。

巴黎虽然大雾弥漫，有人忧伤，有人预兆不祥，

可是帝国仍然保持平静，而由于机会凑巧，拿破仑撤出焚烧不息的莫斯科城那天，马莱发动了他的不同寻常的冒险尝试。这位将军一贯标榜共和原则，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被拘禁一个时期以后，得到政府准许居住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位于宝街垒附近。这个轻率的冒险家想出了推翻拿破仑帝国，建立一个大众形式的政府的主意。他一口咬定说皇帝已在俄国阵亡，但是只要有信差从俄国来到就会揭穿马莱的说法。他的冒险尝试是疯子的冒险。国家已被搅动得疲惫不堪，再不愿投入马莱的怀抱。然而，虽然明明不可能成功，还必须承认，在这项愚蠢的阴谋开始时，还使用了相当机敏和灵巧的手法。

在这一非同寻常的阴谋案件中死去 14 人，但马莱、基达和拉奥列不在内，其余的不过是些奉命行事的人。这个事件在巴黎没有发生什么轰动，因为冒险尝试及其结果几乎同时就为大家知道了。但是目击者一想到警务大臣和警察总监竟然会被前一天的囚徒囚禁就觉得太可笑了。第二天，萨瓦里，发现他被这不同寻常的冒险弄得精神恍惚，还没有回过神来。他知道他虽然只被囚禁了半小时，却已成了巴黎人取笑的话题。

拿破仑离开莫斯科的日子正是马莱发动大胆冒险那天，他听到这消息时在斯摩棱斯克，拿破仑接到有

关巴黎发生的事情的文件时，细读以后大为激动，他把怒气发泄在警察的无能和玩忽职守上。他说：“那么，难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我的政权就那么不牢靠，一个人就能造成危害，而他还是个囚犯！如果说在我自己的首都，三个冒险分子大胆一击就能动摇我的皇冠；那么我的皇冠在我头上就没戴稳。拉普，祸不单行；这是这里发生的事的最好终结。我不能到处分身。我必须回巴黎去，我到巴黎是重新发动公众舆论。我必须得到人员和金钱；几次重大的成功和胜利就能恢复一切；我必须出发了。”这些情况促使皇帝突然匆忙离开了他的军队，他在危急之中镇定自若。离开莫斯科时，拿破仑把他的残余军队托付给有经验的缪拉和内伊照管。缪拉曾高明地指挥过骑兵，可是他却抛弃军队回那不勒斯去了。而内伊与其是受封的莫斯科亲王，还不如称是莫斯科英雄。他的英名将在光荣史册上永垂不朽，正如他的死也将在派系斗争史上永存一样。在混乱中，欧仁要比其他人更能在意大利籍士兵中维持纪律。引人注目的是，参与致命的莫斯科战役的南欧部队竟比很少见到阳光和煦天气的当地人更能忍受酷寒。

拿破仑从莫斯科归来，不像他从维也纳、提尔西特两战役归来时那样头戴凯旋的荣光。从这时起，他在制定政府上连合法性的外表都抛开了。他独揽专制

权力，把他所处的危急状态作为充分的借口。但是不论皇帝用来获取人力物力的手段怎样无法解释，还须公正地承认，那是他的政府体制的自然结果，他用几乎难以想象的活动精力来抵抗各方敌人。他的诏令还是全体遵行；可是谁能描述这些诏令在法国造成的种种惨状！以巨大的牺牲获得补充兵员之后还要厉行征兵。为了保护拿破仑一人而征召的荣誉卫队，每退役一人就要付出不下 11 5 万法郎。

拿破仑虽然竭尽全力，俄罗斯战役的惨祸还是日益明显了。普鲁士国王不敢公开宣布他拥护俄国，反而加入了法国一方。拿破仑军中普鲁士分队司令官约克将军叛离，普鲁士国王无疑在暗地里赞许了约克将军的行为，表面上还是把他交付审判并判了。普鲁士军的叛离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后果。这无疑是德国各盟邦有了新意向的信号，不难看出这次叛离还会有人起而效尤。拿破仑立即预见到这事是未来的致命征兆，因此召集了御前会议，出席的有各国务大臣和他家庭中的一些高官。特·塔列朗先生、康巴塞雷斯以及参议院议长也到会。拿破仑征询大家的意见说，在法国局势错综复杂的困难中，最得当的是谈判和平还是准备新的战争！康巴塞雷斯和塔列朗的意见是赞成和平，这话是拿破仑吃了败仗后绝对不肯听从的。但是特·耳特公爵知道如何挑动拿破仑的心弦，说他认为皇帝

如果同意放弃并入帝国的哪怕最小的一个村落也是耻辱。这个意见得到赞同，战争继续下去。同波拿巴最亲密地结盟的一些国家都脱离了他。这是他预料中的，奥地利效法普鲁士树立的先例，也没有落在最后。在这些困难情况下，皇帝派路易·特·博纳去维也纳替换奥托先生，他对伯爵的才能和谈吐已经注意一个时期了。可是特·博纳先生的和平建议却没有被听从，奥地利哪肯放过这样一个安全报复的良机。现在拿破仑看清了，既然奥地利也抛弃了他，不久全欧洲都将武装起来反对他。但这没能吓倒他，莱茵同盟的有些王公依然忠于他。他的准备工作已完成，他提出再度亲自指挥奇迹般地重建起来的军队。出发之前，拿破仑指派玛丽·路易莎皇后为摄政，并设置一个摄政会议来协助她。

拿破仑的军队大部分在萨克森，他离开巴黎前去指挥军队以前，局部叛乱已在许多地方发生。他虽然已在旺代省建立了一座新城，命名为拿破仑市，但是旺代省也发生了动乱。诚然，这些含糊其词的谣传，不能引起拿破仑多大的注意，古老法国的内地仍然处于平静状态。而用武力并入帝国的各省区就远非如此，特别在北部和汉撒各镇市，俄罗斯和普鲁士部队沿易北河向下游进军的消息使威斯特法利亚、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普遍感到震动。到处都在趁法军

的一再败北而行动起来，因此驻扎在柏林汉堡之间的法军、包括那些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的，全部退缩到了汉堡。根据夸大到荒唐地步的报道，一个俄国军团已经迫近。于是圣西尔立即下令法军撤退，于3月12日执行。卡拉·圣西尔将军无钱供养部队，就从市府财库自行解决。他率领他从海关服役中带出的部队和人员撤离汉堡。他由市卫队护送，市卫队保护他不受民众的侮辱。汉堡市民为摆脱了他们的“贵客”而由衷地高兴。这次撤退使拿破仑生气，他在《箴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谴责圣西尔将军胆小和经不起恐吓，后来他命令所有报刊转载此文。在公正的观察家看来，确实难于为圣西尔开脱，因为他如果消息灵通一些，不那么容易惊慌，他可以守住汉堡不让敌军占领。对这事的全部责难落在圣西尔将军身上，他实际上是被他那些不讲信义而又胆怯的幕僚出卖了。

8月间，同奥地利的一切谈判均已破裂，不过奥国出自他一贯的虚伪政策，直到准备工作完成、作出最后决定的一刻为止，还是声言忠实于拿破仑。但是如果说维也纳在施行其欺骗伎俩，杜伊勒里宫的政府又何尝不是愚蠢而昏聩呢！法国有理由指靠奥地利吗！奥国眼看俄军渡过维斯杜拉河，进逼萨勒河，但是一声抗议也没有。德国北部，特别是汉堡仍在遭受种种灾祸。汉堡以东15里格有一个还在汉堡区划内的村

落，叫做伯格道夫。这个村落头一次见到的哥萨克骑兵，是太顿朋上校指挥的1200至1500名哥萨克兵，他们离开相距约30里格的俄军主力来到此地。如果不是因为法军已撤退，他们不至于试图进占汉堡。3月17日下午4时，40名哥萨克兵占领了一个不久前还拥有12万人口而繁盛兴旺的镇市。18日，太顿朋上校率领1000名哥萨克正规军开入汉堡。他们的司令官首先注意的是占领邮局和各公共机关的金库。所有法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动产都被没收和拍卖。军官们一接触私人财产就抓住不放，这是真正的哥萨克作风。

汉堡参议会恢复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发现人民对法国政府表示憎恨的时机尚未成熟。汉撒各城镇的人民听了大为吃惊的是，波拿巴正在大规模准备进攻德国。4月15日拿破仑离开巴黎之前，已在他的军旗下征召了18万人，荣誉禁卫军还不在此内。他凭这样一支部队和高超的指挥能力，就敢从事一场重大的赌博——还可能赢得这一局。

法军远远推进到哈堡，占据了他们在施瓦岑贝格河的阵地，控制了施瓦岑贝格小镇和河流以及哈堡和汉堡之间河流上的许多岛屿。他们开始威胁汉堡，进攻哈堡。这几次攻击由旺达姆指挥。他是被攻占各国最害怕的一位法军将领。他是弗兰德斯的可塞人，以

不折不扣的严厉闻名。哈堡同意投降时，达武正率领4万人在当地。法军于5月30日傍晚开入哈堡，好像仅仅换了岗那样悄悄地占领了各个岗哨。6月18日公布了皇帝6月8日签署的诏令。为了赎叛乱的罪过，向汉堡强征了4800万法郎的特别贡赋，也要求卢卑克捐献600万法郎。向已经毁坏了的汉堡征收的这笔巨款，要在一个月的短期分六股用现金或票据向巴黎各商行付清。如果不付或者拖延偿付，就将居民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拍卖。除此之外，汉堡的新任长官还索要谷物和各类食物、酒类、帆布、桅杆、松脂、大麻、铁、铜、钢——总之是陆军和海军补给方面一切有用的东西。但是汉堡向个人强征这些财物时，在德累斯顿还侵犯了市民的自由甚至性命。6月15日拿破仑为虚妄的报告所蒙蔽，下令把汉堡居民中所有离城的人造出名册。他限令他们在两周以内返回家园，似乎这个短时期已够他们从避难地点回来。结果许多人过了期限还没有到。7月24日公布了一道法令，发表在7月27日的《汉堡讯》上。这道法令只是一张剥夺公权的人的名单，汉撒各镇市，汉诺威和威斯特法利亚一些最富裕的人都在内，据说都犯有背叛法兰西的罪。

5月2日拿破仑打赢了卢岑战役后，一星期后到了德累斯顿，只停留10天就去追击俄军，于19日

在包岑追上。这一战连同随后两天的武岑之战和奥许克青之战，延续了3天久，经过了剧烈搏斗，最后以拿破仑取胜告终，不过他和法国都为这次胜利付出了昂贵代价。克许纳将军正同迪罗克说话时，被一发炮弹击毙，迪罗克腹部也受了致命重伤。奥国的全部友好表示只限于提出干预同俄国的公开谈判。因此6月4日于普列斯维兹缔结了休战协定。协定规定休战到7月8日为止，后来又延长到8月10日。

波拿巴没有为法兰西国家保持和平的前景，却往美因兹去了，皇后也去美因兹会见他，于皇帝离去后随即返回巴黎。休战状态没有延长，于规定的期限8月17日那天自动告终。布拉格会议破裂后立即发生了一件致命的事，当天奥地利宣告把部队加入联军。奥国想从战争中获利，正如从前想从结盟中获利一样。这时法军将领若米尼投奔了敌军。若米尼属于不幸的内伊元帅的幕僚。公众舆论已经报道了若米尼的行为，他于危急的关头脱离法军，这完全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

停战破裂后7天，打响了旺达姆战役，德累斯顿一战以失败告终，莫罗在德累斯顿战死。巴伐利亚在没有法国军队驻扎的时候揭开了假面具，投向了法国的敌人。10月间打响了来比锡之战，其失败决定了法国的命运。唯一忠实于法国的萨克森军也在战斗期

间倒向敌军。在这一战中，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在试图渡过埃耳斯特河时阵亡，这是法国不幸的前兆。

来比锡一战法军失败后，联盟各国决定只有在拿破仑本人的都城才与他谈判，正如他两年以前除非在维也纳，否则拒绝同奥地利皇帝谈判那样。奥皇完全抛弃了假面具，向皇帝宣告将与俄罗斯和普鲁士同心协力对付他。拿破仑在宣言里为此事举出的理由是够奇怪的，说是反对他的敌人越多，迫使他接受恢复欧洲迫切需要的平静的机会越大。这个宣言对奥地利方面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这时奥国已征集起一支25万人的军队，莱茵同盟有15万人。总之，包括瑞典人与荷兰人、西班牙与荷兰的英国部队、抛弃了法国的丹麦人以及因法军一再败北恢复了勇气与希望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拿破仑已树立了上百万人的敌人来反对他，敌军中还有缪拉带头的那不勒斯兵！

1813年11月对拿破仑的命运是悲惨的。各处的法军都被击退，逐回莱茵河，四面八方的联军部队还在向莱茵河挺进。法国的崩溃已成定局，并非因为各国君主已决意要毁灭法国，而是由于拿破仑不可能面对整个欧洲来防卫自身。而且无论他的命运怎样绝望，什么力量也不能劝说他同意耻辱的条件。这个时期天天都发生新的叛离。连法国的天然盟友巴伐利亚也反对法国了。

莱比锡之战给拿破仑造成灾难深重的后果，在那一战之前他已感到必须要求法国再次征召队伍——好像法国人是无穷无尽似的。他指令摄政皇后提出这项要求，但是如今帝国的荣耀已趋衰落，玛丽·路易莎征集到28万人，他们刚一入伍就在激烈的战争中牺牲了。巴伐利亚军的背叛使在莱比锡战役后残余的法军增加了困难，他们赶在距法兰克福4里格的哈瑙镇布防，目的是要切断法军退路。但是法军鼓起勇气，很快攻下了这个小镇，巴伐利亚军被击退，损失重大。法军这时已到达美因兹，但已溃不成军。他们抵达美因兹时，没有食物和补给。更不幸的是，士兵中间发生了传染病。这时不包括逃脱了莱比锡惨祸和病魔的残兵败卒，也不包括10月间参议院应玛丽·路易莎的要求而同意征召的28万人，拿破仑仍然拥有精锐部队12万人，但是他们在敌后，散布在易北河沿岸，或者封闭在但泽、汉堡、托尔高和斯盘道等要塞内。在法国，普遍的呼声是要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求得和平。10月份征兵以后不到一个月，又征召了30万人，到此时法国才充分理解他遭受的创伤有多么深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肯定说，1813年对于拿破仑来说是比较1812年更加致命的一年。

莱比锡战役使法国第二次丧失了一支劲旅，这次战役之后，结盟反对拿破仑的所有国家于11月9日

在法兰克福宣布，他们永不破坏把他们联合起来的盟约。此后要坚持的不仅是大陆上的和平而且是普遍和平。不以普遍和平为目标的任何谈判都予拒绝。联盟各国还宣告：“法国应以下列天然边界为满足：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有关领土应完全退出法国版图，承认英国贸易航海自由。”而且宣告提出：“各国大会要在莱茵河右岸一个中立的市镇召集，交战各国的全权代表在那里会集，而且这些谈判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

法国外交大臣特·巴萨诺公爵奉拿破仑之命答复联盟各国提出的建议，声称皇帝同意他们的意见，希望选定曼海姆为中立镇市。最初几次谈判没有结果。

10月间联盟各国推翻了称为法兰西帝国的巨厦。他们乘胜进抵莱茵河畔时，宣称他们不想攻城略地。联盟各国的宣言使得法国政府表示了和平意图。拿破仑表面上希望他的臣民表示明显的和平愿望。按照他所宣布的，他要求新的牺牲是使他能够以尽可能体面的条件求得和平。但真相是这样，他甚至决心不去理会在法兰克福提出的建议。他一再表示莱茵河界限只是瓜分波兰和英属亚洲领地的补偿，但他的真正目标是赢得时间，可能的话把联军遏止在莱茵河右岸。

法国已经厌倦战争。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已把征召制度转变为一种压榨。乡间的劳力和城镇的工匠被迫

离开了他们的职业。百姓大胆地表示了对于政府措施的不满。然而，只要皇帝以后能把他的意向局限于法国，他们还是情愿做最后一次努力。拿破仑派科兰古去联军总部，但那仅是为了赢得时间，使人相信他是倾向和平。

联盟各国已经得知拿破仑正在大量征召兵员，也深悉法国的民情状态，于是发生了著名的致法国人民宣言。宣言流传极广，使法国百姓信任了各国政府的种种诺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仍然忠于拿破仑的人，宣言也促使他们脱离了拿破仑。他们把拿破仑看作是法国和平的唯一障碍。征集部队也是徒然——军队所必需的一切全都没有。皇帝从杜伊勒里宫的马香楼阁的地窖和陈列室中聚积的无数财宝中抽取3000万法郎来支付最紧急的需求。这3000万法郎是拿破仑做的慷慨牺牲，但是不久就耗尽了。

1812年后，欧仁重返意大利，当即听说奥地利对法国的态度相当可疑。因此他赶紧组织了一支受皇帝委托足以保卫这个国家的军队。拿破仑深知意大利北部边境驻扎一支强大军队的好处，万一奥地利反法就可用这支军队来骚扰奥国。欧仁为实现皇帝的意图而做了所有工作，但是他虽然尽了一切努力，若把实有人数同名册上的人数作比较，就知道意大利方面军毕竟只是一支徒有虚名的军队。1813年7月间，

欧仁得知在布拉格的谈判时断时续，他再不怀疑战事即将复起。并预见到意大利将遭到攻击，便决定尽速开赴奥地利边境。他竭尽全力召集到一支约有45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的军队，其中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战事复起时，欧仁的总部在乌迪讷。直到1814年4月，他都维持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架势，并以出色的军事才干保卫住他的王国大门。这种才干正是在拿破仑伟大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他是全军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当他向波拿巴报告缪拉叛变时，波拿巴拒不相信。缪拉同奥地利缔结的条约于1814年1月11日签字。2月8日欧仁亲王在明河与奥军交战。8天后，缪拉正式向拿破仑宣战。缪拉的叛变毁灭了波拿巴的宏大计划，原计划由缪拉与欧仁联合在联军的后方进军，波拿巴则在本国国土上抵抗入侵联军。1814年1月，法国已有1/3国土被敌军侵入，拿破仑的处境日益恶化。1月21日拿破仑发表演说后，离开杜伊勒里宫前去指挥军队。他辞别了巴黎国民自卫军。这天正是路易十六在25年前受刑的日子。

这时，一个大会在塞纳河上的夏蒂荣开幕，到会的有法国的特·维琴察公爵、英国的阿伯丁、卡斯卡特和斯图亚特三位勋爵，俄国的拉佐莫夫斯基伯爵、奥地利的施塔迪翁伯爵，还有代表普鲁士的洪堡伯爵。

大会开幕前，特·维琴察公爵遵照波拿巴的诏令要求休战，这在谈判和平时几乎总是准许的。但现在已嫌太迟，联盟各国早已决定不去理会任何这类要求。过去的情况教训他们，决心在谈判进行期间继续军事行动，他们还要求和平，提议立即签字。但这些不是法兰克福会议的主张。联盟各国确定旧日法兰西君主国的界限为基础。他们认为凭他们的成功和地位有权提出这点。

为了公正估价拿破仑在这几次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则他倒台的原因在于他的个性就很明显了。他是自欺和无限嗜好名誉的牺牲者，至少在这个时期，他谁也不能怪，只能责怪他自己。

联盟各国的全权代表确信拿破仑无非是在争取时间，宣称联盟各国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原则，并遵守他们以前的各项宣言，认为夏蒂荣的谈判已被法国政府中止。会议破裂在3月19日，即联盟各国递交最后通牒六天以后。最后通牒起先只限二十四小时以内签字。于是这些旷日持久的讨论只有留待战争去决定了。联军在夏蒂荣会议期间的一再胜利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而拿破仑这时不顾形势，拒绝签署耻辱文件。他的毁灭只能归咎于这种情绪。而他却说：“丧失一切而保住了荣誉！”他的荣耀是不朽的。

法兰西战役迫使拿破仑采取新的作战制度。他习

惯于攻击，现在却被迫进行防御。皇帝抵达马纳河畔夏龙时，普鲁士军正沿洛林大道推进，被拿破仑在圣迪济埃以东击退。这时奥地利—俄罗斯大军已在蒙特罗渡过塞纳河及荣河，甚至派出一个军团远远进抵枫丹白露。这时拿破仑向右行动，以便击退有向巴黎挺进之虞的敌军。十分凑巧的是，他赶上部队的地点就是他度过少年时期的旧地。

34年前他正是在布里恩对布里昂说的：“我一定要尽我所能来危害你们这个法兰西国家。”从那时以来他的想法必定已经改变，但是，命运之神一定要强使这个人不由自主地实现孩童的目的。拿破仑作为战胜者重访布里恩之后不久就被击退，匆匆走向每时每刻都在临近他的覆灭。

从拿破仑离开巴黎时起联军进入首都为止，法军将领和法国军队在这命运的重大转折中所争得的无尚光荣，是那些成功的战役也未必能够与之相比的。因为战胜和光荣地倒下都是可能的，而荣誉本身却失去了。战争的机遇已不容置疑，但是人数众多的联军必定料想不到会有如此持久而辉煌的抵抗。不久，战场已经迫近巴黎，大家便不难得到军事消息。皇帝这方面一有什么新的胜利消息，他那一派人就看成敌军已被逐出法国领土。拿破仑于1月25日离开巴黎，这时俄奥两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正聚会在朗格勒。拿破

仑重新会合他的禁卫军是在维持里—勒—法兰西。2月1日，7万至8万法军同联军部队正面交锋。这一次双方司令官都招致了重大的人身危险。因为拿破仑的一匹坐骑被击毙，而一个哥萨克兵在布吕歇尔元帅身旁倒下死去。

这次重要战斗之后不久，拿破仑进入特卢瓦，在那里停留很短时间就前往尚波贝尔，在这里打了尚波贝尔之战。俄军战败，阿耳苏菲耶夫将军被俘，2000名士兵和30门大炮落入战胜者之手。俘虏被押送到巴黎去作为皇帝战胜的证明。这一战发生在2月10日，这个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军队每天都要打一仗，往往是在不同地点，尚波贝尔战役之后，皇帝对他的处境抱有这样的妄想，以致同贝尔蒂埃、马尔蒙和他的俘虏阿耳苏菲耶夫将军以及其他数人共进晚餐时说：“诸位先生，再有一个这样的胜仗，我将在维斯杜拉河上了。”

但是这时拿破仑除了战争以外开始另有焦虑的事情了。他不是不知道，2月初以来，昂古莱姆伯爵已经抵达圣尚特卢兹，他在那里以他叔父路易十八的名义发表了对法国各国的宣言。他也很快听说阿图瓦伯爵已于2月21日抵达维索耳，直到3月16日才离开。这时战事正在广阔的战线上持续进行。法军士兵可算在这些战斗中争得了光荣，但是密集成群的敌军

不顾这种奇迹般的勇敢，依然向一个中心地点接近，因此这种战争大可比之为阿尔卑斯山间兀鹰同大乌鸦群的搏斗。兀鹰杀死了成百的大乌鸦，鹰的每一啄都制敌于死命，可是大乌鸦仍然回头冲锋，猛攻兀鹰，直至兀鹰被乌鸦的数量优势所压倒为止。2月末，联军在几个地点后撤——但他们的后撤并非溃退。遭到几次挫折后，他们井然有序地撤退到奥布河后面集合，获得每天到来的大量增援，不久便能恢复攻势。

拿破仑还要继续使欧洲震惊，欧洲实际上已结成联盟来反对他。3月7日在克拉纳他一次剧烈的战斗中消灭了布吕歇尔军团，但是战胜者也遭受重大伤亡，维克托元帅以及格鲁希和费里埃两将军都受了重伤。3月23日法军后卫遭受重大损失。后卫遭到攻击在拿破仑听来确实是刺耳，他的前锋曾屡次把他的大军引导到胜利。施瓦岑贝格亲王不久就渡过奥布河向维特里和夏龙进发。拿破仑为能保卫巴黎，以雄鹰般的敏捷经过杜苗旺和奥布河岸扑向施瓦岑贝格的后方，他把前锋推进到肖蒙，在那里看到奥军已采取行动。他应当是撤退——但并非如此。整个军事行动是朝向巴黎推进的，再次占领上夏龙的布吕歇尔前来会合施瓦岑贝格亲王，拿破仑想要切断他们的退路，自己反被截断退路而不得不回师巴黎。于是一切都取决于巴黎保卫战了，或者正确点说，只有牺牲首都才能

把即将消失的帝国命运延长数日。26日打了费尔·尚佩努瓦兹之战，勇敢斗不过人众，马尔蒙和莫蒂埃两元帅遭受惨重伤亡后，不得不退往塞赞纳。

3月26日，拿破仑遭到了一次可说是无法补偿的损失。联军在费尔·尚努瓦兹战役中俘获了法军一支护送辎重队，包括剩余的全部军火和粮秣，大量武器，弹药车辆以及各种各样的装备。联军发表公告宣布这次重大的缴获。就在这天皇后离开巴黎，召开过一次特别摄政会议，由玛丽·路易莎主持。讨论的问题是，皇后应该留在巴黎还是前往布卢瓦。约瑟夫·波拿巴根据皇帝来函指示的，如果巴黎吃紧，皇后摄政以及摄政会议全体都应撤往布卢瓦。首席大臣以及摄政会议的多数都是这个意见，但是摄政会议中很有势力的一个成员，一个以判断力和见识著称的人向约瑟夫进言，皇帝来函是在与目前情势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写的，如今皇后留在巴黎对于皇帝和法国利益至关重要，对谁都毫无疑义的是，她在巴黎要比距巴黎50里格处更能得到她父皇以及联盟各国君主的优待。那人甚至建议，玛丽·路易莎应效法她祖先玛丽德丽莎女皇的榜样，把儿子抢在怀里请求百姓保护。他认为这样的步骤会把民族热情激发到最高程度，促使公民武装起来保卫首都。采纳这个意见可能把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推迟数日而已，也可能引起种种严重的困

难，但对于维护拿破仑的利益来说肯定是最明智的意见，然而，多数人还是赞成皇帝在其来函中宣布的，皇后前往布卢瓦，约瑟夫以帝国陆军中将的头衔迁入杜伊勒里宫。

皇后离去后许多人期望发动一个赞成改换政府的人民运动，但是巴黎市民保持平静，好像人们只是某一个剧院的最后几幕场景的观众。的确，许多居民起初想到防卫不是为了保存拿破仑的政府，而仅仅是出于法国民族性格的那种敏锐的感觉。他们一想到要看外国人成为巴黎的主人就感到气愤，这种情况从查理七世时期以来未有先例。危急关头临近了。3月29日马尔蒙和莫蒂埃两元帅退而防守巴黎的各通道。夜间各关卡移交给国民自卫军把守，外国人，哪怕他们的代理人，谁也不准进入首都。

3月30日拂晓巴黎市民都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圣丹尼斯广场不久就布满了从各个据点涌入的联军部队。法军的英雄气概现在已敌不住敌军人数上的优势了。但联军部队进入首都也付出了昂贵代价。蒙塞元帅指挥的国民自卫军以及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成了炮手，其表现不亚于老兵。马尔蒙仅仅那一天的行为就足够使他成为不朽的将领。他指挥的军团减少到七八个步兵和800名骑兵，他就凭这点兵力面对5、5万敌军坚守地面达12小时，据说敌人死、伤、被俘

共达 1、4 万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处处都可见到这位元帅，他有 12 名手持刺刀的士兵护卫在侧，他的军帽被子弹击穿。可是对于压倒的数量优势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特·拉古萨公爵把他的处境报告了约瑟夫·波拿巴，约瑟夫授权他谈判。

“如果拉古萨和特列维索两公爵支持不住，兹授权两人同面前的施瓦岑贝格公爵和俄国皇帝谈判。他们可退往卢瓦瓦河。

1814年3月30日蒙马特尔
十二点一刻 约瑟夫”

这项正式授权以后马尔蒙和莫蒂埃元帅停止对联军的顽强抵抗，因为休战到下午四时才获准，而约瑟夫可没等到那时候。在十二点一刻，也就是说紧接授权马尔蒙之后，约瑟夫去布仑森林，重上凡尔赛大道前去朗布依埃。约瑟夫的突然出奔只有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才会惊讶。他们起先还以为是向纽利桥行进以阻挡联军过桥，但立刻省悟：全体人马一到外面的关卡就朝左转向布仑森林。

在这种状态下，马尔蒙签署了休战协定，随后于 3 月 31 日晚上巴黎城投降。

3 月 31 日清晨，巴黎出现前所未有的奇怪景象，

法军部队刚一撤离首都，上流社会的那些市区就响彻“打倒波拿巴！”“不许征兵！”“反对一揽子捐税”的呼声，其中还夹杂有“波帝王室万世不绝！”的口号，不过不像其余的那样反复呼喊。

3月31日晚，保王党人在特·莫封登伯爵公馆举行一次重要会议，莫封登伯爵担任主席，会上提议立即派出代表团去向亚历山大皇帝表示会议的愿望。会议迅即通过，提议人当选为代表团团长，团员还有弗朗和凯撒·特·肖瑟。离开公馆时遇见特·夏托勃里昂，他因发表令人钦佩的小册子《波拿巴和波旁王室》而成了复辟的先导。代表团邀请他参加，他同意了，可是怎么也克服不了他的自谦，没有发言。代表团到达圣弗洛仑丁路的公馆时，奈塞罗特伯爵、索丹纳斯·特·拉·罗歇福考向伯爵简单说明来意，表达了会议的希望以及巴黎和法国的一致愿望。他指出，波旁王室的复辟是保障欧洲和平的唯一办法。最后说，一天的操劳想必使皇帝非常疲劳，代表团不敢请求陛下接见的荣幸，但是非常依赖皇帝陛下的恩德。“我刚告辞皇帝，”奈塞罗特答道，“能够担保他将竭力回到会议去向法国人民宣布，皇帝陛下应允他们热忱表示的愿望，将运用他的全部影响把王冠归还给合法君主。路易十八国王陛下将重新登上法国王位。”代表团带了这个振奋人心的讯息回到安茹路的会议。

联军开入巴黎时无疑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无论赞许或反对，事实不容否认这是久已期待的那种情绪的表现。拿破仑倚仗宝剑成为法兰西的主人，宝剑既已入鞘，他再不能向王国要求其他权利。因为缺少深得民心的制度，就不能使全国支持他希望建立的新朝。全国钦佩而不是爱戴他，因为怕他就不可能爱戴他——况且拿破仑又没有做任何值得法兰西爱戴的事。

第七章 百日政权

亚历山大皇帝在他驻蹕的塔列朗先生的公馆里举行了所有集会和会议。出席这些集会的所有人士中，塔列朗先生最倾向于保存拿破仑政府而对其权力的实施加以某些限制。第一，同拿破仑讲和，以恰当的保证防范他；第二，建立摄政体制；第三，召回波旁王室。

3月31日联盟各国君主进入巴黎，亚历山大皇帝驾往特·塔列朗先生的公馆，讨论各式各样的提议。讨论转入三个可能的办法，是亚历山大本人提出的。讨论到下午三时才结束，亚历山大皇帝签署了下列宣言：

“如果和平的条件需要以限制波拿巴的野心为目的，那么一个贤明的政府回到法国，法国本身就能保证休养生息，岂非更加有利。各国君主宣告不再同波拿巴或他家族的任何成员打交道。他们尊重法国在全法君主政体下存在的领土完整。甚至还进一步，他们可以采纳法国必须伟大和强盛的原则，他们将承认并保证法兰西国家可能选用的任何宪法。因此他们要求参议院尽速任命一个临时政府处理国家事务并制订符

合人民愿望的宪法。这里表达的意见是联盟各国共同的。”

宣言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阴谋分子的各种希望破灭了。而亚历山大的诚意如何，看来又是不容置疑的。巴黎条约的后果不可预测，但有理由相信。法国有了新政府，和平的条件当比联盟各国同拿破仑打交道有利一些。但是这种幻想也迅即消失了。

最重要一点是得到了上述宣言。波拿巴分子现在知道把皇后和皇子迁出巴黎是多么失策，必须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特·塔列朗先生被任命为主席，其他成员是勃农维衣将军、弗朗斯瓦·特·约古伯爵、同玛丽·路易莎的伴娘结婚的达尔贝格公爵，还有特·孟德斯鸠神父。荣誉勋章团长一职授与了特·普拉特神父。

3月30日早晨巴黎城下之战最激烈时，波拿巴还在特卢瓦。他于10时离开该镇，随行的只有贝特朗、科兰古、两名副官以及两名传令军官。他们不到两小时就走完了最初10里格。皇帝和随从约在下午一时抵达桑城。一切都混乱不堪，不可能为皇帝准备适用的车驾。所以他和他的扈从都不得不在一辆外表粗陋的有篷马车中继续登程。这位不久以前还不可一世的君王，于凌晨四时抵达距巴黎约4里格的弗洛得曼都。皇帝在该地从贝尔将军处首次获得巴黎之战的

消息。他聆听新闻时态度镇定自若，大概是为了不使左右的人沮丧，他在大路上漫步大约一刻钟。那次散步后他派科兰古去巴黎。其后拿破仑去邮政局长屋里，吩咐把他的地图取来，按照他的习惯用针标出法军和敌军部队的不同位置。过了一些时候，他重新登程，于早晨6时到达枫丹白露。

3月31日晚间皇帝传召特·拉古萨公爵，公爵于4月1日三四点钟来到枫丹白露。这次会晤使拿破仑得到了30日事态的详细报告，他大大夸奖了马尔蒙在巴黎城下的英勇行为。

这时皇帝留在特卢瓦的各路头领经过急行军来到枫丹白露，他们不到3天赶完了50里格路程。4月2日拿破仑向左右将领传达了巴黎的事态，同时劝告他们隐瞒消息，免得使他仍要倚赖的部队丧胆落魄。

4月2日参议院发布一项法令，宣称拿破仑已丧失帝位，废除过去确立的他家族的继承权。临时政府有了这项法令，不待次日立法院表示同意就发表了告法国军队书。这篇文告通知部队，他们不再是拿破仑的士兵，参议院解除了他们原来的誓词。随即拿破仑派出麦克唐纳元帅、内伊元帅、特·维琴察公爵3名专使赴巴黎面见亚历山大皇帝，以谋求建立摄政体制。

亚历山大皇帝答复他们的建议说：“摄政政体办不到——各位先生，这是我和我的各盟国得出的结论。”

4月5日拿破仑的专使辞别亚历山大皇帝后，回到枫丹白露报告他们履行使命的情况。内伊元帅首先向拿破仑宣告联盟各国要求他完全无条件地退位，除了保证他人身安全以外别无其他保障。4月11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签署了他的退位诏令：

“联盟各国业已宣告，拿破仑皇帝是重建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拿破仑皇帝忠于其誓词，宣布他和他的后嗣放弃法国和意大利的王位，为了法国的利益，他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

拿破仑的法定在位期就此告终。他的退位诏令于4月12日刊登在《箴言报》上。玛丽·路易莎带着她的儿子离开朗波叶回奥地利去了。她没有获准在离开之前去见拿破仑一面，虽然她一直表示想见见他。

拿破仑同意按照他于13日批准的条约去厄尔巴岛，请求联盟国家各派一名专使陪送他到上船的地点。俄国指派了苏沃洛夫伯爵；英国派了尼耳·坎贝尔上校；奥国是科勒将军；普鲁士是华耳堡·特鲁契斯伯爵。16日四名专使首次来到枫丹白露，皇帝在该地还是由德鲁埃将军和贝特朗将军陪伴。第二天分别接见了他们的每一个人。

20日上午10时拿破仑的车驾准备停当，御林禁卫军在枫丹白露宫的名叫白马场院的广场排列成行。镇上和附近村落的全体居民齐集在宫廷周围。拿破仑

传召科勒将军，并为不准玛丽·路易莎陪伴他而口出怨言。

21日夜间拿破仑宿在奈弗尔，他在此地仍然受到百姓的欢呼，这里的百姓同另外几个镇市一样，在为逊位皇帝驾临而发出的热情呼声中夹杂了对各盟国专使的咒骂。他于22日晨6时离开奈弗尔。禁卫军不再是他的护送队伍，拿破仑也听不到“皇上万岁！”的呼声了，接替护送任务的是哥萨克兵，他伤心地听到替代的呼声是：“联盟各国万岁！”

拿破仑为这种种憎恨的表现感到沮丧，用忧伤、蔑视兼有的声调说：“这些地方的人都是样起哄闹事的疯子。大革命初期这些普罗旺斯人犯过可怕的屠杀罪行。”在距艾克斯约1里格处，皇帝和他的随从找到了马匹和一队护送宪兵带他们去卢克城堡。

那时波利娜·波格斯郡主在卢克城堡附近立法院议员夏尔先生家里。听说她哥哥的厄运，对他坚忍不拔地忍受一切感到惊异，她执意陪伴拿破仑去厄尔巴岛，于是前往弗雷儒斯同拿破仑一齐上船。她的到来给了拿破仑以极大的安慰。

后来不久，反对执行拿破仑退位条约的人反而为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提供了借口。拿破仑在厄尔巴岛登陆后，百姓和军队热情地迎接了他。拿破仑刚一登陆，路易十八国王在杜伊勒里宫经受了围攻。

拿破仑在厄尔巴岛构思了返回巴黎的计划，他一到法国即命令他可以领导的元帅死守法国的大门和往巴黎的通道。他让达武留下保卫巴黎，让缪拉向米兰挺进在意大利激起叛变以挫败各盟国的计划。一旦渡过波河缪拉逼近意大利首都，拿破仑率絮歇、布律纳、格鲁希和马塞纳等人的军团，加上向里昂强行军的部队，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发动皮蒙特革命，宣告意大利独立，但是缪拉的行动引起了欧洲各国的警觉。波拿巴于3月20日夜间进入巴黎。但是他对于第二次在位的时间的长短没有把握。维也纳获知波拿巴的企图时，路易十八指令他的全权代表捍卫和支持正义原则与国际法，以便确保各方的权利并防止新的战争。

1815年4月19日维也纳复函，告诉布里昂联军部队全速临近法国边界。在维斯杜拉河上的俄军比预定日期早四天到达波希米亚，将与奥国部队同时抵达莱茵河。预计战斗将于5月中旬开始，各国联盟军的力量迅速联合到一起。

拿破仑再次进入杜伊勒里宫以后，马上着手准备抗击对付他的庞大同盟。波拿巴在卡纳登陆时法国军队数达17、5万千人，兵员大大减少了。还能在5月份之内集结37、5万名武装士兵，包括由4万名精选的老兵组成的御林卫军，他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还有一支人马众多的优秀骑兵，以及一长列数量

成比例而质地优良的大炮。他还竭力用外交手段劝说联盟各国承认法国领土完整，可是毫无成功希望，因此他准备打仗。他无心在国内坐待敌军进攻，可是内政事务的状况又不允许他马上开始军事行动。他面临的各种困难若在往日是不致于使他迟疑不战的。所以，6月1日在五月广场主持了盛大集会，3天后又为两院的会议揭幕之后，于6月11日晚才离开巴黎前去指挥军队。

军事行动于6月15日上午开始，是后来的滑铁卢大血战决定了这次战役和战争的全局。

拿破仑3月1日在卡纳登陆的消息于9日传到布鲁塞尔。保卫比利时的准备工作迅即着手进行。克林顿将军麾下的英国部队随同盟军集中到艾特·蒙斯和土奈附近。这几处和伊普累、根特以及欧登纳德等地奉命根据情势进入防御状态，残存的旧日堡垒都尽量利用起来了，还增加了新的工事，并且利用了比利时巨大的防务系统。6月14日夜法国军队分三部分尽可能接近边界扎营并不让普鲁士军察觉。其左翼在哈姆苏厄雷，中心在布蒙，也是总部驻地；右翼在腓力维耳。6月15日凌晨三时法国军队分三路纵队越过边界，分别朝向马香纳、夏勒罗和夏提勒。普鲁士军前哨迅即被驱走，然而普军有3个据点顽强地据守到11点，直到齐特亨将军进入奇利和戈塞利斯的阵地

足以遏止法军推进时为止，然后遵照布吕歇尔元帅命令缓缓退往弗略留斯，让他有时间集结军队。15日夜法国军队又组成三路纵队：左路在戈塞利斯；中路在奇利；右路在夏提勒。当晚普鲁士军的两个军团占领了松勃雷夫的阵地，在那里会合第一军团，占领了圣阿芒、勃里和利尼。因此，尽管法军在时间极端重要的关头竭尽全力也只能在将近15小时的白天推进约15英里。齐特亨的军团损失很重，但是完成了命令。因此布吕歇尔元帅得以在15日早把他军队中的3个军团计8万人聚集在阵地上，他的第四个军团正在行军途中，当晚可同他会合。

16日的战斗对法军并未产生重要后果，英军击退了对加特—勃拉的进攻，使他们在滑铁卢面临法军再次进攻时信心更高，而对于法军效果则相反。普鲁士军团18日抵抗格鲁希的优势兵力的态度，也说明普军的信心很足。联军各元帅执行他们事先商定的防务计划，尽力摆脱遭到突然猛攻和分别指挥所增加的困难。17日上午英军仍然据守加特—勃拉，其余的军队到那里会合威灵顿公爵，如果普军据守利尼阵地以支持威灵顿的话，他打算守住那处阵地抵抗法军。

布吕歇尔元帅曾派一名副官通知公爵撤退，可是副官不幸阵亡，所以威灵顿公爵直到17日7时才得知普军的去向。普军从容地退向华弗雷，其后据守有

勃里，到17日凌晨3时才撤出，普军的后撤行动使得英军也必须后撤。10时全军分三路撤向滑铁卢阵地。

联军抵达圣让山前面的阵地后，进入了他们所要据守的地面。这时气候变得异常恶劣。波拿巴统率的全部法军，除格鲁希指挥的两个军团外，也都进入了联军对面的阵地。炮轰一阵之后，两军在夜间处于对峙状态，大雨如注。威灵顿公爵已同布吕歇尔元帅取得联系，布吕歇尔答应于18日晨率全军来援。随后决定固定圣让山阵地以掩护布鲁塞尔。联军各首领头图是，18日不遭遇战斗则将于19日进攻法军。

18日早晨和半个上午法军不知何故处于毫无动静状态。大雨必定妨碍了他们的行动，尤其使得大炮难以进入阵地。12时法军数路纵队以大批轻装部队打头阵进攻胡戈蒙，开始了战斗。

这次以“小时”计的短暂战役是一次联合作战。由法国最伟大最能干的首领指挥的法兰西前所未见的优秀军队再也不存在了，拿破仑曾经指挥过的虽然人数不算最多却是最精锐的军队全部覆灭。逃出战场的那部分军队混乱不堪地向法国边境夺命，到了劳翁才重新聚在一起。拿破仑本人继续前逃到腓力维耳，他想在这里接过格鲁希那个师，但是盛传这个师也已被消灭，格鲁希将军被俘。这些报道使他放弃原来目的，

继续前往巴黎，带去自己失败的消息。20日晚拿破仑回到爱丽舍宫。

两院匆促集会，通过一连串决议：第一，宣布国家处于危险中；第二，两院的会议为经常性的；第三，部队有功于国家；第四，国民自卫军应予召集；第五，请各大臣出席会议。这些建议显示了代表院的忧虑，他们惟恐再被武装部队解散，同时宣布他们的意图是要在公共事务上作主而再不顾什么皇帝。除了认为不够成熟的第四项外，各项决议都经采纳。

代表院自行组成为秘密委员会，各大臣向委员会和盘托出惨祸的情况，宣布皇帝已任命科兰古、富歇和卡尔诺为专使同联盟各国议和。共和派议员直截了当地提醒各大臣，他们缺乏可据以谈判的根据，因为联盟各国是向拿破仑宣战，只有他才是国家与和平之间的唯一障碍。大家怀有共同的情绪，认为拿破仑退位是绝对必须的处置，贵族院采纳了下议院的前三项决议，任命了一个公安委员会。6月21日晚拿破仑召开会议，两院议长和副议长出席，会上说到他必须退位，经过怒气冲冲的讨论，作不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

6月22日上午，滑铁卢战败后仅仅四天，代表院又集会了，表示急不可待地要取得退位诏令。要求皇帝退位的提案将付表决。后来拿破仑表示顺从，未

经表决就签署了诏令。富歇交来了诏令：

“ 法国人！——开始维护民族独立的战争之际，我领导一切力量，联合一切意志，所有国家机构协同一致，我有理由希望成功。现在各国反对我的一切宣言，全部情况对于我似已起了变化。我献出自己作为法国敌人仇恨的牺牲品，用以证明我的一切宣言是真诚的，而且真的证明这些宣言是引导他们只是反对我的政权！我的政治生命业已告终，我宣告我的儿子以拿破仑二世的尊号继任法国人的皇帝。

“ 现职各大臣当组成临时性政府会议，我对我儿子的关切促使我敦请两院立即制定法律，组织摄政政体。

“ 为公共安全而联合一切力量，以便保持一个独立国家。

拿破仑

1815年6月22日，草于爱丽舍宫”

拿破仑再度登位的百日政权到此告终。

临时政府成立，把国家的执行权力授给5个人：两名选自贵族院，3名选自代表院。这5人是卡尔诺、富歇、科兰古、格雷尼埃和基内特。

6月24日两院再次集会，但是以下述遁词避开

了问题，没有理由正式承认拿破仑二世。拿破仑毫无怨言又不失尊严地顺从他的命运。6月29日拿破仑离开马尔梅松，7月3日抵达罗歇福尔。一路上拿破仑所到之处，部队对他发出一片欢呼声，而国民则尊重的是这个差点没成为世界霸主的人的倒运。

临时政府请求威灵顿公爵发给拿破仑赴美国的护照，公爵因为未曾得到本国政府指令而拒绝发给，同时提高了英国巡洋舰的警惕性以防止拿破仑脱逃。

联盟各国通知临时政府的职权已告结束，而当时还在圣丹尼的路易十八数日内就驾临他的首都重掌王权。因此临时政府自行解散，7月8日路易十八再次进入他的首都，重新住进祖传的宫室。

7月10日拿破仑派他的两名随员，萨瓦里将军和拉斯加斯伯爵，去同柏雷勒芬号的梅特兰舰长联络，借口探询英国发给通行证的事，他们说这是曾经许诺给他的。他们的目的是打听梅特兰舰长是否准许两艘快速舰载拿破仑行驶而不予干涉，英国舰长拒绝了这点。于是拿破仑别无选择，只得投降。接着为投降事宜举行了多次谈判，7月15日他在柏雷勒芬舰上受到尊敬无比的接待，可是没有什么显著的荣典。拿破仑到了后甲板就脱帽，以坚定的声调对梅特兰舰长说：“我是来把自己置身于贵国君主和法律的保护下的。”他的态度很讨人喜欢，这是不平常的，他抓住机会对

他想要巴结的人说些奉承的话时又表现得那么娴熟。

摄政王殿下：

作为搅乱了我国的派系分子和欧洲最强大的几个国家的敌意的牺牲者，我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经历，我像泰米勘探托里斯那样前来投身于英国人民的善遇。我把自己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下；这是我向我的敌人中最强大、最持久而又最宽宏大量的摄政王殿下所要求的。

拿破仑

7月31日，英国政府的最后决定通知他了：他不得在英国登岸，而要立即转往圣赫勒拿岛，除了将军之外不承认他有其他身份。他倾听麦耳维耳勋爵来函的宣读，没有不耐烦或吃惊的表示，问他有无答复要说时，他以非常安详的态度与和善的面容开始宣告，他庄严抗议刚才宣读的命令，拒绝当作俘虏送往圣赫勒拿。他表示宁死也不愿送往该岛。他也对给予他的称号——拿破仑将军大发牢骚，坚持他有权被当作一位主权君主来对待。但是对处于他现在这种地位的人，怨诉是无用的，他如今只能顺从。

拿破仑最后默默接受了对他的通知：海军司令乔治·科伯恩爵士准备在诺森伯兰舰上接待他，把他送

往圣赫勒拿。这位倒台的皇帝获准任选四名军官和他自己的军医以及 12 名仆人随他前去。他挑选了贝特朗、蒙托隆、拉斯加斯三伯爵以及古尔戈将军，他的军医是柏雷勒芬舰上结识的奥马拉医生。

8 月 7 日拿破仑从柏雷勒芬舰转到诺森伯兰舰，第二天早晨他们驶向圣赫勒拿，于 1815 年 10 月 15 日到达。

英国政府的命令是拿破仑要在舰上留到绝对准备好适当住处时为止，后来因他已在船上呆腻了，改由乔治·科伯恩爵士自行负责让他的乘客在 12 月 9 日上陆，并且保障拿破仑的人身安全。

12 月 9 日朗伍德迎入了拿破仑和他的一部分家人，划出了一块周长约十二英里的地方，拿破仑在这范围内运动可以无须任何人陪伴。在此界限以外布置了一连串哨兵，除非有一名英国军官陪同否则不让他通过。

1816 年 4 月，乔治·科伯恩爵士空虚操心而痛苦的职务被赫德森·洛爵士取代了，洛仍任圣赫勒拿总督，负责看管拿破仑其人直到他去世。

拿破仑居住在圣赫勒拿岛的 5 年 7 个月期间，没有发生什么足以改变他生存的忧心的事，他的生活习惯是最正规和简单不过的了。他一天两餐，一般在 10 点左右进早餐，下午 8 点进晚餐。他喜欢清淡的饮

食，食量很大，胃口显然很好，晚餐时他主要喝几杯波尔多红酒，超不过英制一品脱，即结束一餐。他有时也喝香槟酒，但是他的体质不宜多饮，一大杯香槟酒就会脸红，不防认真说，像拿破仑那样不为男子特有的情欲所支配的人是少有的，他格外特殊的是身上的整齐和清洁，这种习惯他保持到死。

一般人都说，早在1817年拿破仑的健康已经客观地受到损害了，他自己利用这点充当了得到更多宽待的理由，但当时他的病状还不明显。1820年末他的疾病的症候增加了，消化能力的瓦解越来越明显，他还是那样固执地不愿服药，似乎是出于一种药物无效的本能信念。从这时起他的健康严重下降，精神也越来越消沉。他往往几小时沉默不语，可想而知是在忍受剧烈的痛楚和陷入了深沉的郁闷中。约在1821年1月末，他似乎恢复了一些精力，几次试图用体操来制服疾病，可是他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体力迅速下降。3月间病情更加严重，到5月3日已看出，拿破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维尼亚利于是为他施行了临终涂油礼。他在昏迷状态中苟延残喘到5日下午六时才咽气。

5月6日举行解剖，贝特朗和蒙托隆两将军以及死者的侍仆马香都在现场，目睹的还有汤麦士·里德爵士以及数名英国参谋军官。医药界人士汤麦士·肖

特、阿奇伯特·安诺德、查理·米切耳、马太·列文斯离以及弗朗西斯·伯顿诸牧师也在场。致死的病因相当明显，几乎整个胃部都溃疡了，只是由于胃的溃疡部位紧紧吸附于其上面的肝叶的凹面，才使胃部器官不致落入腹腔，延长了病人的生命。其他内脏器官都处于相当健康的状态，解剖报告由在场的英国医药界人士签字。拿破仑的随行人员想要把他的心脏保存起来，由他们保管。但是赫德森·洛爵士感到自己的职权不能任意准许此事。不过他同意把心脏置入一个银瓶，灌入酒精，随同尸体埋葬；这样以后如果英国许可，就可取出送往欧洲。安葬地择在拿破仑暮年所限的嶙峋海岛内，他自己指出过希望长眠的地点。这是一处隔绝的小山隈，叫做斯兰谷或海纳谷，有一道喷泉涌出。他的几名中国籍仆人常把泉水灌入银瓶带到朗伍德供拿破仑使用，那个地点的草木和绿荫是附近一带最多的。这位大名鼎鼎的流放者经常惯于在泉上高悬的美丽垂柳下休息。入殓后的遗体在他的卧室里供岛上每个有地位的人凭吊后，于5月8日运往安葬地点。覆盖棺木的罩衣是拿破仑在马伦哥会战时穿的一件军用斗篷。他最后时期的随从人员作为送葬人，后面跟着总督、海军司令和岛上全体文武官员，部队全副武装参加这个庄严的仪式。到墓地没有捷径可供灵车通行，一队英国掷弹兵有幸把棺木抬往墓穴，教

士维尼亚利神父念祈祷词。海军司令座舰上的精致小炮鸣放了，棺木在十五门大炮连续齐鸣三响声中放入墓穴。然后将一块大石安在墓上。

1824年拿破仑的遗体经英国政府准许移送巴黎，12月15日一辆华丽的柩车由盛大的军事仪仗护送运往荣誉军人院的小礼拜堂重新安葬。